

目 录

导 读

- 一、坎坷多难的仕宦生涯(1)
- 二、名满天下的文坛领袖(4)
- 三、彪炳史册的创作实绩(8)
- 四、成就卓著的诗词散文(11)
- 五、一代宗师的人格魅力(18)

欧阳修集

诗

- 宿云梦馆(27)
- 晓咏(28)
- 自菩提步月归广化寺(29)
- 绿竹堂独饮(30)
- 书怀感事寄梅圣俞(34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晚泊岳阳 | (38) |
| 戏答元珍 | (39) |
| 千叶红梨花 | (41) |
| 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 | (42) |
| 过张至秘校庄 | (44) |
| 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 | (45) |
| 班班林间鸠寄内 | (48) |
| 读《蟠桃诗》寄子美 | (52) |
| 石篆诗并序 | (55) |
| 书王元之画像侧 | (58) |
| 啼鸟 | (59) |
| 沧浪亭 | (62) |
| 画眉鸟 | (65) |
| 田家 | (65) |
| 丰乐亭游春三首 | (66) |
| 其一 | (66) |
| 其二 | (66) |
| 其三 | (67) |
| 重读《徂徕集》 | (68) |
| 怀嵩楼新开南轩与郡僚小饮 | (71) |
| 赠无为军李道士二首（其一） | (72) |
| 别滁 | (74) |
| 梦中作 | (75) |
| 食糟民 | (76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纪德陈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（其一）..... | (78) |
| 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 | (80) |
| 送徐生之浍池 | (82) |
| 和刘原父澄心纸 | (85) |
|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 | (88) |
| 边户 | (89) |
| 风吹沙 | (91) |
| 赠王介甫 | (92) |
| 赠沈博士歌 | (94) |
| 归田四时乐春夏二首 | (96) |
| 其一..... | (96) |
| 其二..... | (97) |
| 送王平甫下第 | (98) |
|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| (100) |
| 再和明妃曲 | (102) |
|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 | (103) |
| 哭圣俞 | (105) |
| 鹧鸪词..... | (108) |
| 早朝感事 | (110) |
| 秋怀 | (111) |
| 再至汝阴三绝 | (113) |
| 其一..... | (113) |
| 其二..... | (113) |
| 其三..... | (113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答资政邵谏议见寄二首 | (115) |
| 其一 | (115) |
| 其二 | (115) |
| 退居述怀寄北京韩侍中二首 | (117) |
| 其一 | (117) |
| 其二 | (117) |
| 绝句 | (119) |

词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采桑子 | (121) |
| 采桑子 | (122) |
| 采桑子 | (124) |
| 朝中措 | (125) |
| 长相思 | (126) |
| 诉衷情·眉意 | (127) |
| 踏莎行 | (128) |
| 减字木兰花 | (129) |
| 生查子 | (131) |
| 蝶恋花 | (132) |
| 蝶恋花 | (133) |
| 渔家傲 | (135) |
| 渔家傲 | (136) |
| 玉楼春 | (137) |
| 玉楼春 | (139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玉楼春 | (141) |
| 南歌子 | (142) |
| 临江仙 | (143) |
| 临江仙 | (145) |
| 浪淘沙 | (147) |
| 浪淘沙 | (148) |
| 浪淘沙 | (149) |
| 浣溪沙 | (151) |
| 少年游·咏草 | (152) |

文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送梅圣俞归河阳序 | (154) |
| 非非堂记 | (157) |
| 述梦赋 | (159) |
| 樊侯庙灾记 | (161) |
| 与张秀才第二书 | (164) |
| 上范司谏书 | (171) |
| 李秀才东园亭记 | (177) |
| 上杜中丞论举官书 | (181) |
| 与石推官第二书 | (186) |
| 原弊 | (191) |
| 与高司谏书 | (203) |
| 读李翱文 | (211) |
| 峡州至喜亭记 | (215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 | (218) |
| 与荆南乐秀才书 | (222) |
| 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 | (226) |
| 答吴充秀才书 | (230) |
| 纵囚论 | (234) |
| 张子野墓志铭 | (237) |
| 石曼卿墓表 | (243) |
| 释惟俨文集序 | (249) |
| 为君难论上 | (253) |
| 释秘演诗集序 | (259) |
| 本论 | (262) |
| 送曾巩秀才序 | (272) |
| 画舫斋记 | (275) |
| 王彦章画像记 | (279) |
| 黄梦升墓志铭 | (285) |
| 朋党论 | (289) |
| 吉州学记 | (294) |
| 外制集序 | (299) |
| 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 | (304) |
| 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 | (314) |
| 丰乐亭记 | (317) |
| 醉翁亭记 | (321) |
| 菱溪石记 | (325) |
| 偃虹堤记 | (329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送杨寘序 | (332) |
| 扬州谢上表 | (336) |
| 尹师鲁墓志铭 | (340) |
| 祭尹师鲁文 | (347) |
| 祭苏子美文 | (351) |
| 真州东园记 | (353) |
| 苏氏文集序 | (357) |
| 祭资政范公文 | (362) |
| 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 | (366) |
| 送徐无党南归序 | (381) |
| 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 | (385) |
| 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 | (391) |
| 秋声赋 | (395) |
| 有美堂记 | (399) |
| 梅圣俞诗集序 | (403) |
| 廖氏文集序 | (407) |
| 胡先生墓表 | (412) |
| 集古录目序 | (417) |
| 记旧本韩文后 | (421) |
| 相州昼锦堂记 | (426) |
| 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并序 | (431) |
| 祭石曼卿文 | (440) |
| 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 | (443) |
| 泂冈阡表 | (450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六一居士传 | (459) |
| 岷山亭记 | (463) |
| 江邻几文集序 | (467) |
| 五代史伶官传序 | (471) |
| 五代史宦者传论 | (475) |
| 卖油翁 | (485) |
| 诚实鲁宗道 | (487) |
| 梅圣俞说诗 | (489) |
| 主要参考文献 | (493) |

国家图书馆

导 读

欧阳修（1007—1072），字永叔，吉州永丰（今江西吉安永丰县）人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杰出的文学家和史学家，名列唐宋八大家中“宋六家”之首。吉州原属庐陵郡，故欧阳修自称庐陵人。他号醉翁，晚年又号六一居士，卒后谥文忠，后世称欧公、欧阳公、欧阳文忠公。

一、坎坷多难的仕宦生涯

宋真宗景德四年（1007），欧阳修出生于绵州（今四川绵阳），时父欧阳观任该州军事推官。大中祥符三年（1010），父病逝于泰州（今属江苏）军事判官任上，年仅四岁的欧阳修随母郑氏往随州（今属湖北）投靠时任该州推官的叔父欧阳晔。欧阳修家贫，“以荻画地学书”（《宋史》本传），在母亲的教育下，从小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。十岁时，欧阳修到邻人李尧辅家，看到残缺的《昌黎先生文集》，借回家抄录诵读，

自此喜爱韩文，废寝忘食地学习；写诗作赋，得到叔父的夸奖。

天圣元年（1023），欧阳修参加随州秋试，因赋失官韵落选。五年，到汴京参加礼部试，不中。七年，两次参加国子监考试，皆名列第一。八年（1030），欧阳修礼部试又获第一，殿试以甲科第十四名登第，任西京留守推官。在洛阳与尹洙、梅尧臣等吟诗作文，渐以文章知名。景祐三年（1034），欧阳修入朝，为馆阁校勘。范仲淹欲革除朝政积弊，与权相吕夷简发生冲突，贬官饶州。欧阳修怀着强烈的正义感，致书斥责司谏高若讷诋毁范仲淹，被贬至偏僻的峡州夷陵（今湖北宜昌）为县令，这是欧阳修遭受的第一次人生挫折。

在夷陵，欧阳修目睹农村的贫困和吏治的腐败，更坚定了为改变现状而努力的决心。一年后的宝元元年（1038），他改任光化军乾德（今湖北老河口）县令。康定元年（1040），调滑州（今河南滑县）任武成军节度判官。不久，召回京都复任馆阁校勘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，仁宗广开言路，准备革新朝政。吕夷简被罢相，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、杜衍先后担任宰辅要职，欧阳修和王素、余靖、蔡襄同为谏官。范仲淹提出“明黜陟，抑侥幸”等十项改革措施，得到谏官们的全力支持，并为仁宗所采纳。新政施行，其中关于官员升等与子弟荫补等改革措施，触犯了官僚特权阶层的利益。守旧派声称韩、范、富、杜等结为朋党，甚至散布富弼指使石介撰废立诏草的谎言，以动摇仁宗对新政主持者的信任。范仲淹、富弼不安于朝，自请外出为官以避嫌。杜衍女婿苏舜钦，监进奏院，出卖了一些旧档废纸，照例备办祀神宴会事，被反对派构陷为监守自盗，剥夺官职，废为平民。与宴者多支持或同情新政，受到惩罚，被称为“一网打尽”。

形势十分险恶之际，在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任上的欧阳修，挺身而出，作《朋党论》回击政敌的诬蔑，又上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》，奋力一搏，欲挽狂澜于既倒，为守旧势力深恶痛绝，遂借欧甥女张氏犯法事，

诬劾欧与张氏有私，且欺其财，下开封府查办。虽查明欧实被诬，仍落龙图阁直学士，罢都转运按察使，贬知滁州（今属安徽）。由庆历三年（1043）秋仁宗开天章阁，召政事之臣条对天下急务，至四年冬苏舜钦除名为民，五年春范、富、杜、韩相继罢去朝职，仅一年多时间，欧阳修目睹轰轰烈烈开始的庆历新政以急遽失败而告终，自身的人格又受到肆无忌惮的摧残。抵滁州后，他上呈仁宗《谢表》称“尝列谏垣，论议多及于贵权，指目不胜于怨怒”^①，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。这是他遭受的第二次人生挫折。次年，他在滁州自号“醉翁”。

庆历八年（1048），欧阳修由山城滁州调到大郡扬州（今属江苏），担任繁华都市的长官，预示着仁宗又开始起用直言极谏之士。此时，欧染上眼疾，请求到风光秀美的颍州（今安徽阜阳）任职，皇祐元年（1049），得遂所愿。二年，改知应天府兼南京（今河南商丘）留守司事。四年，归颍州守母丧。至和元年（1054），除丧服，赴京都，权判吏部流内铨。因有奏章乞请保障孤寒贫乏者候补官职的权利，抑制豪门贵族子弟优先入仕的特权，遭中伤而离职。但此后，一切都还顺利：诏命留京修《唐书》，迁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；至和二年，奉命出使契丹；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主持贡举；三年，权知开封府；五年，为枢密副使；六年，官至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；七年，与韩琦等力劝仁宗立皇侄宗实为皇子；八年，仁宗病卒，欧阳修与韩琦等拥立宗实继位为英宗，维持朝政的稳定。

治平二年（1065），因英宗生父濮安懿王崇奉典礼，朝中分为对立的双方：两制礼官等大臣，谓“为人后者为之子，不敢复顾私亲”^②，宜称皇伯；执政的韩琦、欧阳修等，谓自古无称生父为伯之理，当称皇考。这实际上反映了太后与英宗的矛盾。三年，太后手诏尊濮王为皇，英宗下诏不受尊为皇，而接受称亲之礼。年底，英宗卒。四年，神宗即位，以濮议赞同欧阳修观点而被荐为御史的蒋之奇，被众指为奸邪，为求自

解，得欧阳修仇家的诽谤信息，居然上殿弹劾欧阳修，诬告欧与长媳关系暧昧。御史中丞彭思永，称欧以濮议而犯众怒，不宜留在朝廷。受到晴天霹雳般的打击，欧阳修上章自辩，杜门不出。神宗终察其诬，贬黜思永、之奇。蒙受奇耻大辱，欧悲愤填膺，坚辞政事。终以观文殿学士、刑部尚书出知亳州（今属安徽）。由濮议而引起的政治风波给欧阳修带来巨大的伤害。这是他遭受的第三次人生挫折。

嘉祐时期，欧阳修官职荣升，但施政不易，难有作为，年老体衰，疾病缠身，萌生归田之念。熙宁元年（1068），欧于亳州连上五表五札子，乞请致仕，未获允许，反而以兵部尚书改知青州（今属山东），充京东东路安抚使。三年，于青州任两上札子，言散青苗钱不便。在长期的仕宦生涯即将结束之际，他依然保持着对事业的高度负责和刚直敢言的作风。朝廷欲倚重老臣赴太原府承担重任，欧坚辞不受，后改知蔡州（治今河南汝南县）。四年，终以观文殿学士、太子少师致仕，归颍州。熙宁五年（1072），病逝于颍州私第。

综观欧阳修作为政治家的一生，追求国家的进步与发展，反对因循守旧，积极倡导革新，虽历经坎坷，屡遭挫折，却凭着坚定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勇往直前。王安石《祭欧阳文忠公文》抒发了无限钦佩之情：“自公仕宦四十年，上下往复，感世路之崎岖。虽屯遭困蹶，窜斥流离，而终不可掩者，以其公议之是非。既压复起，遂显于世。果敢之气，刚正之节，至晚而不衰。”^③《宋史》本传也给予欧阳修高度的赞美：“天资刚劲，见义勇为，虽机阱在前，触发之不顾。放逐流离，至于再三，志气自若也。”^④这些都是十分公允的评价。

二、名满天下的文坛领袖

欧阳修是宋代诗文革新当之无愧的领袖。在仁宗朝执行太祖太宗与

士大夫共治天下方略的大背景下，凭借自己在文学创作和理论创新上所获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，也得力于积极投身国家政治革新大业，虽遭挫折打击而不屈不挠、声名远播的影响，欧阳修以潜移默化的感召力，把文士们的力量凝聚在一起，推动文学革新和发展，自己也成为众望所归的文坛盟主。

天圣九年（1031），欧阳修至洛阳，在喜好文学的钱惟演幕府任职，结识了通判谢绶和梅尧臣等诸多文士，即抛弃骈俪时文而积极投身古文的创作。明道二年（1033），他就倡导知古明道，“履之以身，施之于事”，反对“务高言而鲜事实”，践行“其道易知而可法，其言易明而可行”的创作主张^⑤，且始终坚守，毫不动摇。明道、景祐时，欧在诸多书信中阐述了中充实而发于文者辉光、文士要直面现实不可弃百事不关于心等重要文论观点，对其自身和后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贬官夷陵后，他对社会的底层有更深入的了解，诗文中注入了更多人生慨叹，更是不满时文的“穿蠹经传，移此俪彼，以为浮薄”^⑥。他因声援忠直敢言的范仲淹而贬官夷陵，于途中得到众多官员和友朋的热情接待，威望不降反升，创作亦不同凡响。《上范司谏书》《李秀才东园亭记》《读李翱文》等，即是在其文论思想指导下涌现的佳作，也是他在政坛与文坛起步阶段生机勃勃的创作实力的展示。这一时期，他在诗歌创作上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，作于夷陵的《戏答元珍》最为历代编宋诗集或欧诗集者所青睐，《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》等亦颇获好评。

到了庆历时期，欧阳修因从政、交游与创作的更趋活跃而引人注目，他在文坛的地位也日渐升高。毕仲游说：“本朝庐陵欧阳文忠公起于天圣、明道之间，主天下文章之盟者三十年。当时言文章者，至欧阳文忠公，然后以为极而不可加，谓之文师。”^⑦ 欧阳修逝世于熙宁五年（1072），上溯三十年为庆历二年（1042），此具体指明了欧入主文坛的时间。庆历元年（1041），曾巩入太学，称欧文“与孟子、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”，

“韩退之没，观圣人之道者，固在执事之门矣”^⑧；又称欧“文章、智谋、材力之雄伟挺特，信韩文公以来一人而已”^⑨，明确地将欧与韩并称。叶梦得也钦佩地说：“庆历后，欧阳修以文章擅天下，世莫敢有抗衡者。”^⑩皇祐二年（1050）强至称欧“主盟吾道，于变文章之淳”^⑪；又赞欧“文章大醇，坐复古道。制作一出，立为人模”^⑫。在盟主地位确立这一时期，欧阳修投身政治革新的高涨热情，与文学创作的卓越成就交相辉映，使他在文坛的影响与日俱增。为庆历革新的挫折鸣不平而奋笔疾书的《朋党论》和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》，深受朝野人士的关注。继一贬夷陵之后再贬滁州所作的《醉翁亭记》《丰乐亭记》等更是震动文坛，脍炙人口，一时洛阳纸贵。同时，其诗歌创作也取得可观的成绩，有《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》《丰乐亭游春》《沧浪亭》等。凭借文酒诗会、作序铭墓、书信往来，欧阳修与同僚友朋保持紧密的联系。在《梅圣俞诗集序》的初稿中，就提出了在当时和后世很有影响的诗文“穷而后工”说。曾巩之外，尚有诸多后生争先恐后地前去拜访欧公求教^⑬，少年苏轼闻知欧公的事迹和诗文，更是不胜仰慕^⑭。

嘉祐（1056—1063）朝八年是欧阳修作为文坛盟主业绩最为辉煌的时期。嘉祐二年（1057）贡举在宋代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，欧阳修凭借知贡举的时机，极力排抑当时颇有影响而文风怪异的太学体，让平易自然的文风成为此后士人们崇尚的主流。苏轼回忆自己举进士试于礼部时说：“方是时，士以剽裂为文，聚而见讪，且讪公者所在成市。曾未数年，忽焉若潦水之归壑，无复见一人者。”^⑮欧阳修力挽狂澜，引导宋文步入健康发展的通衢大道，可谓功标青史。

欧阳修以敏锐的目光，发现了远自西蜀而来的苏轼苏辙兄弟，对苏轼的杰出才华尤为欣赏。继此前发现曾巩和王安石并寄予期待之后，他把更多的关注转移到苏轼的身上。苏轼也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，嘉祐六年（1061）在应秘阁试时文章粲然，制策考试中亦成绩优异。七年，在

凤翔签判任上，写出了熔叙事、议论、抒情于一炉的佳作《喜雨亭记》。当欧阳修致仕归颍时，苏轼热烈赞颂欧公道：“全德难名，巨材不器。事业三朝之望，文章百世之师。”^⑥后来，他步武欧公，也众望所归地成为文坛盟主，在文学上创造了更为辉煌的业绩。

嘉祐二年榜进士，除曾巩与苏氏兄弟外，还有曾布、程颢、张载、吕大临、吕惠卿、朱光庭、王韶、林希等著名人士，得人号称一时之盛。南宋丞相周必大称：“欧阳文忠公知嘉祐贡举，所放进士，二三十年间多为名卿才大夫。”^⑦嘉祐及以后的岁月，欧阳修的创作愈来愈成熟，他情感依然充沛，但心态愈益平和，委婉纤徐、唱叹有致的文笔，催生出气度雍容、柔美畅达的作品。嘉祐时的《秋声赋》《有美堂记》《记旧本韩文后》，治平时的《相州昼锦堂记》等，都是这位德高望重的文坛盟主精心构撰、感慨淋漓、为后世传诵不绝的名篇。诗歌也不乏成熟而颇有影响的作品，《明妃曲和王介甫作》《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》等皆脍炙人口。

治平四年（1067）离京知亳州以后，欧阳修的创作活动仍在继续，他以从容不迫的文笔书写炉火纯青的篇章，《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》《祭石曼卿文》和《再至汝阴三绝》诗等精彩纷呈。熙宁时的《泷冈阡表》《岷山亭记》《江邻几文集序》《六一居士传》等，更是美不胜收的佳作。

欧阳修早年在西京洛阳时就开始写词，一生创作的数量极为可观。熙宁四年（1071）归颍州，写下《采桑子》词十首，最后一首有“俯仰流年二十春”之句，为以“西湖好”发端的这组清丽旷放的联章词作了总结。可见，文坛盟主在词的创作上也是硕果累累。欧公在辞别人世的前一年，迎来了他热情奖掖并引为自豪的接班人苏轼，同游美丽的颍州西湖，心情格外舒畅和兴奋。北宋文坛两位盟主的亲密相会，是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交接，堪称有口皆碑的佳话。

从上述欧阳修创作活动的经历中，我们看到了他那深受世人关注的文学事业，由天圣起步，至庆历奠基，终臻于嘉祐的辉煌发展轨迹。这是数十年的漫漫长路，由学韩开始筚路蓝缕的探索至影响后世的康庄大道的开辟，来之不易，意义深远，欧阳修做出了扬名千古的贡献。

三、彪炳史册的创作实绩

欧阳修凭数十年持之以恒的笔耕，留下了极为丰硕的创作成果。后由周必大主持编纂为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一百五十三卷，实乃皇皇巨著。就文学而言，《欧集》中最重要当然是欧阳修晚年自编诗文的《居士集》五十卷，后人续编的《居士外集》二十五卷和《近体乐府》三卷，分别是诗、文与词的创作成果。另有《诗话》，后世称为《六一诗话》，是“集以资闲谈”的关于诗人诗作评议及诗坛趣闻轶事的随笔，实为首创的文笔生动、体裁新颖的古代诗论专著。《归田录》二卷是著名的宋人笔记，欧自称“朝廷之遗事，史官之所不记，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，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”¹⁸。《笔说》为杂说，有学书说、诗说、老氏说等，都较简短。《试笔》以说学书与说诗为主，兼及苏氏四六、“六经”等。苏轼跋曰：“此数十纸，皆文忠公冲口而得，信手而成，初不加意者也。其文采字画，皆有自然绝人之姿，信天下之奇迹也。”¹⁹《于役志》是欧贬谪夷陵途中所记，是继唐代李翱《来南录》之后的日记体佳作。《书简》十卷与《居士集》《居士外集》中“书”的论理言事篇幅较长不同，多为篇幅短小的存问舒心之作。

《欧集》中还收有《外制集》三卷、《内制集》八卷、《表奏书启四六集》七卷、《奏议集》十八卷、《河东奉使奏草》二卷、《河北奉使奏草》二卷、《奏事录》《濮议》四卷，是代皇帝起草的官员任职的制诰、以骈文或古文所作的上书、奉命出使河东河北的奏章、奏事后追忆内容的记

述、反映英宗生父濮王崇奉典礼引出争议的相关文书，皆为欧阳修任朝官至宰辅期间因职务所系而书写上呈的文字，也是朝廷内外诸多事项的记录，体现他关于朝政的思考与主张，对官员的考察与评价等，亦不乏文情与文采的展现。《附录》五卷收祭欧公文六篇，关于欧公的行状、谥诰、墓志铭、神道碑各一篇，另有《神宗实录》《重修实录》《神宗旧史》《四朝国史》的本传各一篇，末为子欧阳发等述《事迹》。

欧阳修的史学成就亦堪称卓绝。他与宋祁领衔编修《新唐书》；又凭一己之力，撰《五代史记》，后称《新五代史》。《居士集》卷十六有史论四篇，为《正统论》三篇、与正统问题相关的《或问》一篇。卷十七有《魏梁解》一篇。《欧集》有《集古录跋尾》十卷，为上自周穆王，下至隋唐五代的金石考证汇编，欧称《集古录》所收古器物“皆三代以来至宝，怪奇伟丽、工妙可喜之物”^②。今《集古录跋尾》中，尚存多幅前古铭文拓片图，古文字清晰可观。

对《史记》在史学与文学上的成就，欧阳修是充分肯定的。苏轼说欧公“记事似司马迁”^①，显然是学有所得。众人赞颂的“六一风神”，后世也认为受到史迁风神的影响。欧作《桑怿传》称：“余固喜传人事，尤爱司马迁善传。”^②其考订史事，颇得益于《史记》，但也发现《史记》中的失误。如《帝王世次图序》指出，司马迁所作《本纪》，出于《大戴礼》《世本》诸书，但详加考察，发现尧、舜及夏、商、周的人物年代记述，有许多矛盾和不实之处。不盲从旧说，认真探究，发现问题，是欧公在学术上多有建树的重要原因。

欧阳修是善于独立思考的学者，具有疑古和批判精神。“五德”是指五行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，在有关正统问题的争论中，他对“五德之运”为君权神授的谬说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分析，他作《正统论上》，谈及“自古王者之兴”时指出：“或其功泽被于生民，或累世积渐而成王业，岂偏名于一德哉？”^③并有力地批判说：“谓帝王之兴

必乘五运者，缪妄之说也。”^{②4}

《新五代史·司天考第二》序，强调“予述本纪，书人而不书天”，还巧妙地引孔子及《易》《书》之语，一再申明“天，吾不知”，“天视”“天听”都来自“民视”“民听”^{②5}，大胆破除神秘而不可知的“天道”迷信，强调“人”“人心”“民视”“民听”的决定性作用。这与该书《伶官传序》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”^{②6}的意思一样，反映了欧阳修对人事高度重视的思想。

家谱是谱牒文化的载体，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、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。《居士外集》中收有欧阳修所撰《欧阳氏谱图序》，始言“欧阳氏之先，本出于夏禹之苗裔”，末云：“安福府君之九世孙曰修，当皇祐、至和之间，以其家之旧谱，问于族人，各得其所藏诸本，以考正其同异，列其世次，为《谱图》一篇。”^{②7}《谱图》首列南朝齐时的欧阳景达，末为自身及同辈。

经学方面，欧阳修也有不凡的建树。研《诗》，有《毛诗本义》十六卷，四库馆臣称：“自唐以来，说《诗》者莫敢议毛、郑，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。至宋而新义日增，旧说几废，推原所始，实发于修。”又称：“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，而亦不曲徇二家。其所训释，往往得诗人之本志。”^{②8}《居士外集》卷十有《诗解统序》一篇、《诗解》八篇。

研《书》，欧有收入《居士集》卷十八的《泰誓论》。

研《易》，《欧集》中有《易童子问》三卷，是欧阳修《易》学研究的重要著作。《居士集》卷十八还收有《易或问》三篇、《明用》一篇，《居士外集》卷十亦收《易或问》一篇。欧阳修关于“《文言》《说卦》而下，皆非圣人之作”^{②9}及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为“怪妄之尤甚者”^{③0}的论断，是历代学者评说、争论最多的话题。各种观点的展现与交锋，对其说的批评或肯定，凸显欧阳修在《易》学研究上敢于怀疑、勇于创新的精神，确立了他在《易》学研究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。

研究《春秋》，欧阳修有收入《居士集》卷十八的《春秋论》三篇与《春秋或问》两篇。还有收入《居士外集》卷十的《石鹞论》与《辨左氏》。他秉持“不惑传注，不为曲说以乱经”^①的精神而治《春秋》，开宋代以义解经的先河。他破除迷信，批判讖纬，反对过度阐释《春秋》，这些观点在后世亦引人注目。

《欧集》中还有《崇文总目叙释》，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家书目（已残缺）。翰林学士王尧臣及欧阳修等人校正条目，讨论撰次，每类有叙释即类序，欧撰有“六经”在内共三十类书目的叙释。

综上所述，以大者而言，如文学、史学、经学，以小者而言，如金石学、谱牒学、目录学，可以说欧阳修在中国文化学术的多个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，其中表现出的独立思考的创新精神尤为可贵，因此他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大家，是名副其实的。

四、成就卓著的诗词散文

欧阳修最为卓越的成就，无疑是在文学方面。他的诸多诗词散文，都受到读者的喜爱。

先说欧诗。欧阳修兴致勃勃地参加历时数十年的唱和盛会，在充满兴味的互动中，与诸多诗友一起促进了北宋中期诗坛的活跃与创作的繁荣。早年通过对苏舜钦、梅尧臣诗的揄扬，欧阳修力矫昆体，改变诗格，在促进宋代诗风的转变上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欧阳修还通过为梅尧臣等人的诗集作序和后来的《诗话》创作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关于诗歌应反映现实、抒写真情、力求意新语工等观点，引领宋诗在追求形象性的同时，展示了散文化、议论化的特色，在唐音之后，以独具一格的宋调，彰显诗风的转变与创新。

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共收古诗与律诗八百六十多首。其中议论时政、反

映民生疾苦的诗，引人注目。《食糟民》写“釜无糜粥度冬春”“还来就官买糟食”的农民深受官府盘剥的痛苦；《边户》写北方边民于澶渊之盟后“两地供赋租”与“身居界河上，不敢界河渔”的不幸；《明妃曲和王介甫》《再和明妃曲》写对妇女命运的同情，讽刺汉唐的和亲政策，借以表达对当时输银绢以求和的无能外交的不满。当然，更多的欧诗着墨于对情怀抱负的抒发和对山水风光的描绘。如《书怀感事寄梅圣俞》写西京洛阳友人的欢聚和城里城外秀美壮丽的景色；《戏答元珍》用巧妙的手法描绘出早春二月山城的景物，抒发贬谪中失意与期待相交织的情感，兼具诗情、画意与理趣；《丰乐亭游春》绘出绿树交加、山鸟啼鸣、醉翁与游人同欢共乐的场景，皆为佳作。

欧诗学韩，主要表现为以文为诗，使诗有散文之美。在通篇布局、句式安排、虚词使用等方面，都适当吸取散文的特点。如参用古文章法，作古体诗时一般不入骈偶，全用散行；或夹以长短句，得气盛言宜之妙；或句末巧用虚词，如“君家虽有澄心纸，有敢下笔知谁哉”（《和刘原父澄心纸》）等。散文与议论密切相关，《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》的“玉颜自古为身累，肉食何人与国谋”，对比鲜明，说理新警，意味深长。

陈善称欧阳公诗“每每效”退之体，举欧《紫石砚屏歌》等诗为例称：“其法盖出于退之。”^⑩《紫石砚屏歌》写道：“月从海底来，行上天东南。正当天中时，下照千丈潭。潭心无风月不动，倒影射入紫石岩。月光水洁石莹净，感此阴魄来中潜。”诗意颇奇特，但纯用平易自然之语，显然，欧阳修学韩愈的散文化写法，而非学韩诗的奇崛古奥。

欧阳修也有学杜的。他有反映军国大事和百姓疾苦以及为同道亡友鸣不平的诗篇，如《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》《食糟民》及《重读〈徂徕集〉》等，可能更多受到杜诗忧国忧民思想的感染。当然，他不仅在内容上，而且在艺术上，也受到杜甫的影响。苏轼早已看到这一点，说：“七言之伟丽者，杜子美云：‘旌旗日暖龙蛇动，宫殿风微燕雀

高。’‘五更鼓角声悲壮，三峡星河影动摇。’尔后寂寥无闻焉。直至欧阳永叔‘沧波万古流不尽，白鹤双飞意自闲’，‘万马不嘶听号令，诸蕃无事乐耕耘’，可以并驱争先矣。”^③而欧阳修自评甚佳的《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》诗，以气势豪放、想象奇特、意境动人而颇接近于李白的风格。

总之，欧诗善学前人，广采各家的长处，在仿效之时融入己意，在继承的基础上着意创新，最终形成了自己注重气格、平易疏畅、从容自然的风貌。由此看来，从事北宋诗文革新的欧阳修，其诗风与文风总体上是一致的。

次说欧词。论历史地位，欧阳修的创作承上启下，于唐五代词之后，开一代风气，所谓“宋至文忠，文始复古，天下翕然师尊之，风尚为之一变。即以词言，亦疏隽开子瞻（苏轼），深婉开少游（秦观）”^④，即谓此也。

欧词反映社会现实，注重日常生活，内容颇为丰富。其中，写恋情相思的居多，有《玉楼春》“离歌且莫翻新阕，一曲能教肠寸结”的伤感；有《少年游》“千里万里，二月三月，行色苦愁人”的思念；有《诉衷情》“拟歌先敛，欲笑还颦，最断人肠”的愁绪。写明丽风光的，首推以“西湖好”发端的《采桑子》组词，或是“春深雨过”后的“百卉争艳，蝶乱蜂喧”；或是“画船载酒”时的“急管繁弦，玉盏催传”；或是“残霞夕照”下的“花坞苹汀，十顷波平”，都是西湖美景和作者感受的生动写照。至于仕途坎坷，有《临江仙》“如今薄宦老天涯，十年歧路，空负曲江花”的痛惜；咏唐史事，有《浪淘沙》“一从魂散马嵬关，只有红尘无驿使，满眼骊山”的慨叹；还有《渔家傲》对武艺超强、英雄威风的称颂，颇见豪放的气派：“陇上雕鞍惟数骑，猎围半合新霜里。霜重鼓声寒不起，千人指，马前一雁寒空坠。”就后三首说仕宦、咏史实、赞壮士而言，可以看到作者为扩大词的题材和增添新的格调所做的努力。

欧词以深婉而浑成为主要特色。《艺概》说：“冯延巳词，晏同叔（晏殊）得其俊，欧阳永叔得其深。”³⁵《踏莎行》（候馆梅残）上片写游子之感，以“迢迢不断”的“春水”喻离愁，有绵延无尽的意味。下片述游子思念中的闺妇之情，“楼高莫近危阑倚”婉转地显露出闺妇思亲，又不忍登高远望的矛盾心理。末尾写道：“平芜尽处是春山，行人更在春山外。”以焦虑中的观景委婉地传达出浓浓的失望之情。全词随着笔墨的逐层递进而情意不断加深。《蝶恋花》（庭院深深深几许）以男子的“游冶”不归，反衬女主人公的孤寂与不幸，“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”二句，逐层深入地刻画女性的内心世界，抒写其满腔的愁情。两首皆是深婉而浑成的佳作。送刘敞出守扬州的《朝中措》词写道：“平山栏槛倚晴空，山色有无中。”妙用王维的“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”诗句，是那样熨帖生动地融入词中，体现了欧词浑成的特色。

欧词雅俗兼具。《长相思》写道：“花似伊，柳似伊，花柳青春人别离。低头双泪垂。 长江东，长江西，两岸鸳鸯两处飞。相逢知几时。”《生查子》亦类似：“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 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，泪湿春衫袖。”两词上下片前二句口语化，都用部分重复的句式，语言通俗，从民歌中汲取了丰富的创作营养。《欧集》中《近体乐府》卷二有十二首《渔家傲》词，分别歌咏十二月节气。跋语说是“永叔在李太尉端愿席上所作十二月鼓子词”。鼓子词属民间讲唱文学，足以说明其对欧词的影响。

关于欧词最多的争论，集中在一些艳情词是否确为欧作的问题上。为欧公辩解之辞甚多，曾慥《乐府雅词序》说：“欧公一代儒宗，风流自命，词章幼眇，世所矜式，当时小人或作艳曲，谬为公词。”³⁶王灼说：“欧阳永叔所集歌词，自作者三之一耳。其间他人数量，群小因指为永叔，起暧昧之谤。”³⁷今天所看到的三种欧阳修词集，一为《欧集》所收的由罗泌校正的《近体乐府》，一为据《近体乐府》稍加删节的《六一词》，

另一为《醉翁琴趣外篇》，其中可能误收有他人的艳词，但应尊重欧所作既有典雅亦有俗艳之词的事实，兼具雅、俗正是欧词的重要特点。其实宋代文人宴饮，有歌女陪侍，以佐清欢，不足为奇。欧阳修在西京幕府时，雅号“逸老”，也曾“轻狂”，故其创作艳词，当在情理之中。况且文以明道，而诗庄词媚，各有分工与特色，传道明志的诗文大家创作香浓软媚的俗艳之词，并非稀奇之事。

最后说欧文，这是欧阳修最为耀眼的创作实绩。欧文学韩而自具面目，以平易流畅、委婉曲折著称，对比苏洵有生动的表述：“执事之文，纤余委备，往复百折，而条达舒畅，无所间断；气尽语极，急言竭论，而容与闲易，无艰难劳苦之态。”^⑳刘大櫆论及欧阳修所擅长的文体时说：“欧之所长者三：曰序，曰记，曰志铭。”^㉑确实，欧阳修极擅长此三文，颇多佳篇，庆历之后，更见精彩。以下分体述之。

序体文有诗文集序和赠序，大致可分两类：一类以叙事为主，兼以议论，也不乏感叹，无论道古论今，谈艺说文，皆谨严翔实，阐叙深入，情怀毕现。如《送杨真序》，叙其荫补为官，远赴偏僻之地而闷闷不乐，于是以大段的琴说以解其抑郁。《集古录目序》自叙搜集古器铭文之乐趣，说明爱好专一旦持之以恒的重要。《送曾巩秀才序》言曾巩虽才华突出，但科考失利，对有司“概以一法”，“失多而得少”，却“久而不思革”，表达极度的不满。另一类以抒情为主，因时代变迁、人生起伏、世事无常，由遇合入手，或述难忘的交游，或惜知音的分离，或悲友朋的去世，俯仰古今，一唱三叹，感慨不尽。如《送梅圣俞归河阳序》记与梅尧臣在洛阳的相知与交往，赞其文才美如珠玉，叹其沉于下僚，又惜其离去。《释秘演诗集序》写尚气节又能诗的僧秘演，十年间游历在外，“无所合，困而归”，而知己石延年已死，作者身为二者之友，沉痛中发出“予亦将老矣”的悲叹。《江邻几文集序》由诸多朋友故旧的离世写起，最后言及江休复之死及其学问、文辞、诗歌，把对亡友的思念之情抒发

到极致。

记体文多姿多彩。有的侧重于叙事和议论，如早年的《非非堂记》关于堂的描写较为简略，重在就堂名“非非”说理，强调批评错误的重要性。晚年的《相州昼锦堂记》叙苏秦、朱买臣的衣锦之荣，反衬韩琦“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”的阔大胸襟，颂扬其“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”的丰功伟绩，也以议论居多。侧重写景与抒怀的，如《真州东园记》，详写想象中东园景色由“前日之苍烟白露而荆棘”，变至今日的“芙蕖芰荷之历，幽兰白芷之芬芳，与夫佳花美术列植而交阴”，对比强烈，画面生动，由此而感慨系焉。当然，更多的是写景、叙事、议论、抒情的交融，给读者以充分的美感享受。著名的《丰乐亭记》，先写“其上丰山，耸然而特立；下则幽谷，窈然而深藏；中有清泉，滢然而仰出”的美景和其中的丰乐亭，而后记叙赵匡胤率师平定滁州的史实，接着是太平来之不易而应居安思危的议论，末幅又有“日与滁人仰而望山，俯而听泉”的一段抒情，精彩至极。

墓志文在《欧集》篇目中占有很大比例，且多为至爱亲朋而作，充满深厚的情感，所以许多作品回顾往昔，呜咽伤怀，反复唱叹，情韵深长。《黄梦升墓志铭》从少居随州见梦升写起，后叙于京师、江陵、乾德等地重逢，以饮酒歌舞见梦升神态与情绪的变化，为其怀才不遇而痛惜。《张子野墓志铭》自西京洛阳与张先共事着墨，旁及谢绛、张汝士等友人，由当初的“饮酒歌呼，上下角逐，争相先后以为笑乐”，写到自己南贬夷陵，又至乾德，先后为张汝士、谢绛和张先铭墓，接以“呜呼，可哀也已”的悲号，至为感人。《徂徕石先生墓志铭》是为革新事业的同伴而作，题称先生不称其官是为表彰其德，述其“极陈古今治乱成败，以指切当世，贤愚善恶，是是非非，无所讳忌”的斗争精神，颂其“虽获祸咎，至死而不悔”的崇高品格，铭文是作者由衷赞美之韵语：“徂徕之岩岩，与子之德兮，鲁人之所瞻；汶水之汤汤，与子之道兮，逾

远而弥长。”^④

议论文有政论文和史论文。欧阳修关心时政，勇于揭弊，力主革新。他气势旺盛，激情澎湃，深入论说，慨叹不尽。《本论》列举国家的诸多弊病，回顾五代动乱不止民不聊生的历史教训，转而言及当前国家统一的有利条件，强调革故鼎新才有前途，但现状之堪忧又由篇末的反问中道出：“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，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，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，一切苟且，不异于五代之时，此甚可叹也。是所谓居得致之位，当可致之时，又有能致之资，然谁惮而久不为乎？”^④《朋党论》提出有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后，吁请人君“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”，又从漫长历史和贤君昏君两个角度反复论说，可谓力透纸背。史论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叙后唐庄宗的由盛至衰，一唱三叹，反复致慨，以庄宗“身死国灭”的教训给后人以深刻的警示。

书信文，因政见相关而予人以激励或痛斥的，欧阳修分别有著名的《上范司谏书》和《与高司谏书》；涉及政事的还有《上杜中丞论举官书》《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》《与尹师鲁书》等；数量最多的，是谈文论道启迪后学之作，如《与荆南乐秀才书》《答吴充秀才书》等，还有磋商学术、畅抒己见的，如《与王深甫论裴公碣》《答宋咸书》等。文中有出于礼貌的委婉陈说，但作者一般是坦诚且循循善诱地规劝，或虚心地问询与认真地探讨，于率真的交流中展现儒雅的气度。如《与荆南乐秀才书》写乐秀才屡次来访来信，自己未及时答复，心里不安，但笔锋一转，批评对方“力学好问，急于自为谋而然”。接着，自叙为应试作所谓时文，“皆穿蠹经传，移此俛彼”，“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”，得第后才“大改其为”。又指出不能全盘抹杀时文，“虽曰浮巧，然其为功，亦不易也”，仍有可取之处。最后告诉乐秀才风俗已大变，“今时之士大夫所为，彬彬有两汉之风”，当跟上致力于古文写作的时代潮流。

哀祭文，除求雨或求晴的祭文外，多为至亲好友而作，有以四字句

为主和长短句交错两种类型，都倾注了欧阳修真挚深厚的情感，为极亲密的朋友所作的祭文都很出色。作品能抓住人物的独特遭遇和个性特征，加以描写或刻画，如《祭尹师鲁文》写其“辩足以穷万物，而不能当一狱吏；志可以挟四海，而无所措其一身”，显其才能出众而命运不幸。《祭苏子美文》以“蟠屈龙蛇，风云变化，雨雹交加”，“须臾霁止，而回顾百里，山川草木，开发萌芽”，形容其作品之“雄豪放肆”，令人惊叹。《祭资政范公文》称“公曰彼恶，公为好讐；公曰彼善，公为树朋；公所勇为，公则躁进；公有退让，公为近名”，将范仲淹的革新言行与守旧势力的造谣污蔑两相对照，美丑自现。《祭石曼卿文》最为脍炙人口，由人体消逝而精神不朽之理，转写墓地荒芜满目凄凉之景，引出阴阳相隔悲伤难抑之情，一唱三叹，充满无尽的思念。

综上所述，欧文各体皆有佳作。欧阳修引领宋文走上平易自然的康庄大道，其功至伟。他学韩而自辟蹊径，与韩文气势壮盛、呈阳刚之美不同，欧文情深意浓，以阴柔之美著称。欧文所独具的纾徐委备、沉吟往复、一唱三叹、韵味无穷的艺术风格，后世称之为“六一风神”。

五、一代宗师的人格魅力

北宋贫寒士子，经多年苦读，科举及第，迈入仕途，一心为国，奋发有为，涌现出不少知名的人物，欧阳修就是其中的佼佼者，其人格魅力主要有以下表现。

其一，道义担当的崇高情怀。

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，是欧阳修学习的榜样。欧公入仕后就追随范仲淹参加革新朝政的活动，虽遭贬谪而不悔，其道义担当的崇高情怀感人至深。

为五代修史，欧阳修对朝代频繁更迭的社会动荡十分震惊，对士风

的卑劣、士气的丑陋有深切的感受，对儒家的道义有更强烈的追求。《朋党论》称君子“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节”，强调坚守道义是君子立身之本。因紧密追随革新领军者范仲淹，与守旧势力做义无反顾的斗争，他连遭两次贬谪。作《与尹师鲁第一书》，就自己因斥责高若讷而远贬夷陵写道：“五六十年来，天生此辈，沉默畏慎，布在世间，相师成风。忽见吾辈作此事，下至灶间老婢，亦相惊怪，交口议之。不知此事古人日有也，但问所言当否而已。又有深相赏叹者，此亦是不惯见事人也。可嗟世人不见如往时事久矣！往时砧斧鼎镬，皆是烹斩人之物，然士有死不失信，则趋而就之，与几席枕藉之无异。有义君子在傍，见有就死，知其当然，亦不甚叹赏也。”^④贬官滁州之前，他作《班班林间鸪寄内》诗说：“孤忠一许国，家事岂复恤。横身当众怒，见者旁可栗。”^⑤为了国家改革的大业，他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，展现了一个正直的士大夫勇于道义担当的无私无畏的情怀。

嘉祐七年（1062）八月，在仁宗患病的日子里，他与韩琦等大臣以极大的努力促成封皇侄宗实为皇子的大事。翌年三月，仁宗病逝，幸亏宗实（即英宗）继位，避免了皇位的真空。时有宦官在太后面前挑拨离间，致身体欠佳的英宗与太后的关系非常紧张。欧阳修《夜宿中书东阁》诗称“攀髯路断三山远，忧国心危百箭攻”^⑥，前句写仁宗已驾崩，后句写面对眼前的困局，自己内心极度忧虑与不安。好在他协助韩琦，居中耐心劝说，又及时处理了为非作歹的宦官，维持了宫中的安定。而作为身居宰辅高位的士大夫，他在协助履行了皇位传承的使命之后，于濮王崇奉典礼的争议中却横遭诬陷，虽终获得平反，但他仍“事了拂衣去”，坚辞朝职，只求外任，以保晚节，践行了君子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的信念。

综观欧阳修一生，无论在朝或外放，无论顺境或逆境，他都能以晚唐五代为鉴戒，自始至终秉承道义，发扬文人士大夫的正气，为宋代良

好士风的树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其二，爱才荐才的博大胸襟。

欧阳修一生以热心奖掖和扶持人才闻名。嘉祐二年（1057）他主持科举考试，为国家选拔出一批优秀的人才，传为千古佳话。其中录取的来自西蜀的苏轼，令欧阳修惊喜不已，他对梅尧臣说：“读轼书，不觉汗出，快哉，快哉！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。可喜，可喜！”^{④5}苏轼说：“欧阳公好士，为天下第一。士有一言中于道，不远千里而求之，甚于士之求公。以故尽致天下豪俊，自庸众人以显于世者固多矣。”^{④6}对年轻的读书人，欧公给予极大的关注，对他们提出的治学问题不厌其烦地予以答复，留下了诸多传世的书信。

黄震称赞欧阳修说：“荐布衣刘羲叟、苏洵、陈烈，举胡瑗居太学，梅尧臣充直讲，苏轼应制科，章望之、曾巩、王回充馆职，刘攽、吕惠卿充馆职，乞与尹洙孤子构一官。皆汲汲人材，忠厚盛心也。”^{④7}欧还荐王安石、吕公著为谏官，渴求天下的人才为国效力。黄震首先提到的刘羲叟，是庆历四年（1044）欧阳修出使河东时上门访问而发现的。朱弁说欧公“访刘羲叟于陋巷中。羲叟时为布衣，未有知者。公任翰林学士，尝有空头门状数十纸随身，或见贤士大夫称道人物，必问其所居，书填门状，先往见之。果如所言，则便以延誉，未尝以位貌骄人也”^{④8}。

在出使河东时，欧阳修不顾辛劳，奔波于各地，考察边防，了解基层情况，在上呈朝廷的诸多奏状中，不仅恳请免去昏聩无能之辈的官职，而且举荐了一批德能兼备的文武才俊。事实表明，欧阳修既有为国举贤的满腔热忱，又有伯乐识才的敏锐眼光。《宋史》本传称欧阳修“奖引后进，如恐不及，赏识之下，率为闻人”^{④9}，这样的评价，对识才爱才大力荐才的欧阳修来说，是当之无愧的。

其三，严于律己的君子风范。

欧阳修十分注重道义、忠信与名节，在《朋党论》中他强调“君子

与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”^{⑤0}，他以身作则，展现出严于律己的君子风范。

一生效力国事的欧阳修，不谋私利，为官清廉。《与十二侄通理》信中写道：“欧阳氏自江南归明，累世蒙朝廷官禄，吾今又被荣显，致汝等并列官裳，当思报效。偶此多事，如有差使，尽心向前，不得避事。至于临难死节，亦是汝荣事，但存心尽公，神明亦自祐汝，慎不可思避事也。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，吾不阙此物，汝于官下宜守廉，何得买官下物？吾在官所，除饮食物外，不曾买一物，汝可安此为戒也。”^{⑤1}此信写于皇祐四年（1052），时侄通理任象州司理，正遇上侂智高反，破邕州，建大南国，兵锋所向，势如破竹。欧对侄儿申明大义，勉励其“存心尽公”，“不得避事”，说“临难死节”是光荣的事。同时严拒侄儿买朱砂寄来，谆谆告诫其“于官下宜守廉”。

治平四年（1067）三月，在濮议之争中仇视欧阳修的御史中丞彭思永等人，因以诽谤不实之词诬陷欧阳修，意图伤害欧阳修的名节，终未能得逞而遭贬谪。捏造此事的竟是欧阳修妻薛氏的堂弟薛良孺。他因举官出事被弹劾，欧阳修身为参知政事，说不能由于我的关系而得到赦免，良孺因此被免官，对欧恨之入骨，就造谣说欧与长媳关系暧昧。因是姻亲而不赞成赦免，或许过于严苛，但毕竟看出欧对自身和亲戚有比一般人更高的要求。又如嘉祐二年（1057）贡举，苏轼文章让欧惊喜，苏辙谓欧公“以为异人，欲以冠多士。疑曾子固所为。子固，文忠门下士也，乃置公第二”^{⑤2}。对亲者严确实体现了欧阳修严于律己的君子气度。

以同道共处的君子，为国家着想，为事业操心，而不谋私利。治平二年（1065），韩琦、曾公亮要推荐欧阳修任枢密使，被欧制止，他认为，当时天子居丧，母后垂帘，而两三个大臣居然自相安排位置，如何向天下人交代？后来枢密使张昞离职，英宗又想让欧阳修任该职，他力辞不拜。苏辙感慨地说：“（欧）公再辞重位，诸公不喻其意，而服其难。”^{⑤3}

欧阳修与同道者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，与挚友尹洙的相处即闪耀着这一理念的光辉。在尹洙与刘沪为筑水洛城事矛盾之后，欧仍据自己对事件本身是非曲直的理解和判断，向朝中呈进《论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刘沪等札子》和《再论水洛城事乞保全刘沪札子》，在尹、刘二人同处前线而水火不容的情况下，力主万不得已则宁移尹洙而不移刘沪。欧阳修以国家利益为先，不因私情而害公义，展现的是公而忘私的思想境界。

其四，慎于立言的刻苦著述。

欧阳修十分重视古人所称“三不朽”中与立德、立功并列的立言，深知文章传后之不易，故写作从不掉以轻心。成名以后，他应邀撰写记、赠序、诗文集序，为已故同僚朋友作祭文，还要写大量的碑志墓铭，入朝后作制诰，写奏章，事务极其繁忙。为此他抓紧时间，在构思上勤下功夫。自称：“余平生所作文章，多在三上，乃马上、枕上、厕上也。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。”⁵⁴庆历末知扬州时，欧患眼疾，影响视力，后愈加严重。嘉祐四年，他给王素的信中说：“某益多病，目昏手颤，脚膝行履艰难，众疾并攻。”⁵⁵晚年又得淋渴疾，身体十分衰弱，但欧阳修仍以顽强的毅力写作，视作文为立言而具有高度的责任心。

欧阳修的写作极为认真。陈善说：“世传欧阳公平昔为文，每草就纸上净讫，即黏挂斋壁，卧兴看之，屡思屡改，至有终篇不留一字者。盖其精如此！大抵文以精故工，以工故传远。三折肱始为良医，百步穿杨始名善射。其可传者，皆不苟者也。”⁵⁶《过庭录》载：“韩魏公在相，曾乞《昼锦堂记》于欧公，云：‘仕宦至将相，富贵归故乡。’韩公得之爱赏。后数日，欧复遣介，别以本至，云：‘前有未是，可换此本。韩再三玩之，无异前者，但于‘仕宦’‘富贵’下各添一‘而’字，文义尤畅。”⁵⁷《寓简》载：“欧阳公晚年，尝自窜定平生所为文，用思甚苦。夫人止之曰：‘何自苦如此，当畏先生嗔邪？’公笑曰：‘不畏先生嗔，却怕后生笑。’”⁵⁸此当指欧晚年费尽心力遴选并改定平生佳作，收入自编《居士集》一事。

据笔者统计,《居士集》与《外集》共有文四百三十七篇,其中《居士集》文二百三十四篇,《外集》文二百零三篇,差距不是很大。由南宋至今日的诸多古文选本看来,受历代选家喜爱排名靠前的欧文,出自《居士集》的占绝大多数。由此可见,欧阳修自编的《居士集》确是好中选优的结集,他深知自己作品份量的轻重,“用思甚苦”地选出可留传后世的精品。

本书的诗文选自本人笺注、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出版的《欧阳修诗文集校笺》,该书以《四部丛刊》本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为底本,以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珍藏的南宋本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为主要参校本,因南宋战火致国内已失传,天理本比丛刊本早出,最接近周必大组织编纂的原刻本,其《书简》部分又新刻入了多达九十六篇的作品,故弥足珍贵。词选自胡可先、徐迈校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出版的《欧阳修词校注》,该书精选底本:一是《中华再造善本》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周必大刻本影印本出版的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一百五十三卷之《近体乐府》三卷,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《景刊宋金元明本词》中《景宋本醉翁琴趣外编》六卷。参校本有吴昌绶双照楼影印宋吉州本、日本天理本、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等。鉴于欧阳修文在《居士集》《居士外集》之外尚有精品,本书从中华书局二〇〇一年出版的李逸安点校《欧阳修全集》中选取《表奏书启四六集》《奏议集》《归田录》《诗话》中的个别作品,还从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出版的《新五代史》中选取了两篇文章。

本书遴选欧阳修诗 55 首、词 24 首、文 69 篇,皆为诗词文佳作。诗、词参阅了古今多种著名选本,而择其优者;文参阅了古今 34 种文章选本,择其排名居前列者,大致有如下要求:第一,为享誉古今、深受读者喜爱的名篇:代表作如《戏答元珍》《明妃曲和王介甫作》等诗,《采桑子》(轻舟短棹西湖好)、《朝中措》(平山栏槛倚晴空)等词,《醉翁亭记》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等文。第二,考虑到作品兼具思想性、艺术

性或学术性，选诗如《食糟民》《书王元之画像侧》，词如《浪淘沙》（今日北池游），文如《廖氏文集序》等。第三，注意兼具各体。诗兼取古体与近体，律诗与绝句。词取各词牌的佳作，绝大多数属婉约类，亦有个别显豪放气派。文取序、记、志铭、议论、书信、哀祭等各体，以欧最擅长的前三体为多，另有笔记两篇、诗话一篇；散文之外，取一篇骈文四六为代表。注释与点评，部分参考了各家此前的选注本，见书末“主要参考文献”。其中，刘德清、顾宝林、欧阳明亮先生笺注的《欧阳修诗编年笺注》，胡可先、徐迈先生校注的《欧阳修词校注》于笔者颇多启发，并加参考，谨此一并致谢。旁批主要征引古书中相应的批语，少数为笔者所加。失误或不足之处，敬请方家与诸位读者指正。

- ①（宋）欧阳修著、李逸安点校《欧阳修全集·表奏书启四六集》卷一《滁州谢上表》，中华书局2001年版，1321页。
- ②《欧阳修全集·濮议》卷三《两制礼官议状》，1862页。
- ③《王安石全集·临川先生文集》卷八十六《祭欧阳文忠公文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，1504页。
- ④《宋史》卷三百一十九《欧阳修传》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，10380页。
- ⑤见（宋）欧阳修著、洪本健校笺《欧阳修诗文集校笺·居士外集》卷十六《与张秀才第二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，1759页。
- ⑥《欧阳修诗文集校笺·居士集》卷四十七《与荆南乐秀才书》，1174页。
- ⑦（宋）毕仲游《西台集》卷六《欧阳叔弼传》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。
- ⑧《曾巩集》卷十五《上欧阳学士第一书》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232页。
- ⑨同上《上欧阳学士第二书》，233页。
- ⑩（宋）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卷上，学津讨原本。
- ⑪（宋）强至《祠部集》卷十九《代上新知南京欧阳龙图状》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。
- ⑫同上《代上新知南京欧阳龙图状》。
- ⑬见（宋）欧阳修《送章生东归》《送孙秀才》《送荥阳魏主簿》《送焦千之秀才》《怀嵩楼晚饮示徐无党无逸》诗，分别载《欧阳修诗文集校笺·居士集》卷二、卷三、卷四、卷四、卷三。

- ⑭ 《苏轼文集》卷四十八《上梅直讲书》：“轼七八岁时，始知读书，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，其为人如古孟轲、韩愈之徒。”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1386页。
按：是时为庆历二年、三年间。
- ⑮ 《苏轼文集》卷六十四《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》，1979页。
- ⑯ 同上卷四十七《贺欧阳少师致仕启》，1346页。
- ⑰ 《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·省斋文稿》卷二十《葛敏修圣功文集后序》，清道光二十八年瀛塘别墅刊本。
- ⑱ 《欧阳修诗文集校笺·居士集》卷四十四《归田录序》，1119页。
- ⑲ 《欧阳修全集·试笔》附录，1986页。
- ⑳ 《欧阳修诗文集校笺·居士集》卷四十一《集古录目序》，1061页。
- ㉑ 《苏轼文集》卷十《六一居士集叙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316页。
- ㉒ 《欧阳修诗文集校笺·居士外集》卷十五，1748页。
- ㉓ 同上卷十六，498页。
- ㉔ 同上。
- ㉕ （宋）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卷五十九《司天考第二》，中华书局1974年版，705页。
- ㉖ 同上卷三十七《伶官传》，397页。
- ㉗ 《欧阳修诗文集校笺·居士外集》卷二十一《欧阳氏谱图序》，1863—1864页。
- ㉘ （清）永瑆等撰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十五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121页。
- ㉙ 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七十八《易童子问》卷三，1119页。
- ㉚ 《欧阳修诗文集校笺·居士集》卷四十三《廖氏文集序》，1101页。
- ㉛ 同上卷二十七《孙明复先生墓志铭》，747页。
- ㉜ （宋）陈善《扞虱新语》下集卷二《欧阳公诗仿韩退之赤籐杖歌》，儒学警悟本。
- ㉝ （宋）苏轼《东坡题跋》卷三《评七言丽句》，津逮秘书本。
- ㉞ （清）冯煦《蒿庵论词》，词话丛编本。
- ㉟ （清）刘熙载《艺概》卷四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，107页。
- ㊱ （宋）曾慥《乐府雅词》，粤雅堂丛书本。
- ㊲ （宋）王灼《碧鸡漫志》，知不足斋丛书本。
- ㊳ （宋）苏洵著、曾枣庄、金成礼笺注《嘉祐集》卷十二《上欧阳内翰第一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，328—329页。
- ㊴ （清）刘大櫆《海峰先生精选八家文钞》卷首序，清光绪丙子裔孙继重刊于邢邱本。
- ㊵ 《欧阳修诗文集校笺·居士集》卷三十四《徂徕石先生墓志铭》，898页。

- ④1 《欧阳修诗文集校笺·居士外集》卷九《本论》，1547—1548页。
- ④2 《欧阳修诗文集校笺·居士外集》卷十七，1793页。
- ④3 《欧阳修诗文集校笺·居士集》卷二，51页。
- ④4 同上卷十三，419页。
- ④5 《欧阳修全集·书简》卷六《与梅圣俞》，2459页。
- ④6 《苏轼文集》卷十《钱塘勤上人诗集叙》，321页。
- ④7 （宋）黄震《黄氏日钞》卷六十一，耕余楼刊本。
- ④8 （宋）朱弁《曲洧旧闻》卷三，《四库笔记小说丛书·仇池笔记（外十八种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，302页。
- ④9 《宋史》卷三百一十九《欧阳修传》，10381页。
- ⑤0 《欧阳修诗文集校笺·居士集》卷十七，520—521页。
- ⑤1 《欧阳修全集·书简》卷十，中华书局，2528页。
- ⑤2 （宋）苏辙《栞城集·后集》卷二十二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1411页。
- ⑤3 同上卷二十三《欧阳文忠公神道碑》，1430—1431页。
- ⑤4 《欧阳修全集·归田录》卷二，1931页。
- ⑤5 《欧阳修全集·书简》卷三《与王懿敏公》，2389页。
- ⑤6 （宋）陈善《扞虱新语》卷二《文贵精工》，儒学警悟本。
- ⑤7 （宋）范公偁《过庭录》，丛书集成本。
- ⑤8 （宋）沈作喆《寓简》卷八，知不足斋丛书本。

欧阳修集

诗

宿云梦馆^[1]

北雁来时岁欲昏^[2]，私书归梦杳难分。
井桐叶落池荷尽^[3]，一夜西窗雨不闻^[4]。

鸿雁传书，馆连前二句，道出孤单寂寞的气氛。

[注释]

[1] 本诗选自《欧集·居士外集》卷五，卷首注：“未第时及西京作。天圣、明道间。”云梦：位于随州（今属湖北）东南，当为欧自随州出游宿云梦时作。馆：指驿舍。 [2]“北雁”二句：北雁南来，引出思家之念。岁欲昏，指一年将尽。私书，家书。归梦，梦中归家。李商隐《赠从兄闾之》：“私书幽梦约忘机。” [3]井桐：即梧桐。古人多在井边植桐。魏明帝曹叡《猛虎行》：“双桐生空井。” [4]“一夜”句：李商隐《夜雨寄北》诗有“何当共剪西窗烛”句。

[点评]

本诗细致地刻画了作者夜宿云梦馆的心理活动。时

节已是岁暮，游子难免想家，恰又收到家书，倍增思亲之念。由“私书”而“归梦”，已见情深意切。冷雨潇潇，荷花尽凋，一夜梦中，浑然不觉，醒来目睹，更添凄清之感。二、四句暗用李商隐诗句，含蓄地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而情意更浓。

晓咏^[1]

帘外星辰逐斗移^[2]，紫河声转下云西。
 九雏乌起城将曙^[3]，百尺楼高月易低。
 露裊兰苕惟有泪^[4]，秋荒桃李不成蹊^[5]。
 西堂吟思无人助^[6]，草满池塘梦自迷。

“声转”使人如闻银河流转之声，反衬出静境，妙。

[注释]

[1]《居士外集》亦列此篇为“未第时及西京作。天圣、明道间”，具体作年不详。 [2]“帘外”二句：说斗转星移，银河西下，拂晓将临。斗，北斗星。紫河，银河。 [3]九雏乌：乌鸦。传说尧时羿善射，一日落九乌。《论衡·说日》谓日中有三足乌，乌为日之代称，与下句的月相对。 [4]裊(yì)：沾湿。兰苕(tiáo)：兰花。 [5]“秋荒”句：言至深秋桃李下已无小路。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：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” [6]“西堂”二句：南朝宋谢灵运《登池上楼》有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的名句，说是在西堂梦见族弟谢惠连而得，如有神助。

[点评]

此诗紧扣“晓”字落笔，斗转星移、月降日升的自然现象，在短暂的拂晓被诗人抓住，描写得极为生动。露湿兰花如有泪的拟人和飞将军李广的典故，使全诗染上悲凉的色彩；以谢灵运作诗如有神助的故事作结，又于梦幻中生出无穷的韵味。诗中对仗工稳，转接自如，借助写景与典故，透露出青年诗人的些许忧虑，渴望如有神助的诗句出自笔下，这是富于才华尚未及第的士子微妙心绪的写照。

自菩提步月归广化寺^[1]

春岩瀑泉响^[2]，夜久山已寂。
明月净松林^[3]，千峰同一色。

[注释]

[1] 明道元年（1032）作。属《游龙门分题十五首》之七。时欧阳修为西京留守推官，记与友人同游龙门之行。菩提、广化寺：皆龙门八寺之一，始建于北魏。广化寺内葬有佛教密宗始祖无畏禅师。 [2] “春岩”二句：春天的岩石上，瀑布哗哗地响着，夜深了，山间归于寂寥。 [3] “明月”二句：月光下的松林是那样清幽静谧，千山万壑都融于明净的月色中。

[点评]

嵩山月夜，有赏心悦目的空灵静谧之美，令人陶醉其间。在朦胧月色中，瀑布以巨大的声响诉诸夜行人的听觉，故首句抒写的感受极其真切。“夜久山已寂”仍是由听觉引出的夜景，又巧妙地显现了“空寂之知”的“佛性”。“明月净松林”写月色普照山林的宏伟景观，已触及夜行人的视觉，场面是何等开阔！“千峰同一色”的收束，以“千峰”再展开辽阔幽静的山林，又通过“一色”点出月光的无所不在和沐浴月色中的佛地无比庄严。

绿竹堂独饮^[1]

夏簟解箨阴加繆^[2]，卧斋公退无喧嚣。清和况复值佳月^[3]，翠树好鸟鸣咬咬^[4]。芳樽有酒美可酌，胡为欲饮先长谣^[5]？人生暂别客秦楚，尚欲泣泪相攀邀^[6]。况兹一诀乃永已^[7]，独使幽梦恨蓬蒿^[8]。忆予驱马别家去^[9]，去时柳陌东风高。楚乡留滞一千里，归来落尽李与桃。残花不共一日看，东风送哭声嗷嗷。洛池不见青春色，白杨但有风萧萧^[10]。姚黄魏紫开次第^[11]，不觉成恨俱零凋。榴花最晚今又拆^[12]，红绿点缀如

“夏簟”六句扣题发问：何以未饮先悲歌？引出“暂别”成永诀的伤悲。

“留滞”与“落尽”并提，仍见无限的悔恨。

裙腰。年芳转新物转好，逝者日与生期遥。予生本是少年气，磋磨牙角争雄豪^[13]。马迁班固洎歆向^[14]，下笔点窜皆嘲嘈^[15]。客来共坐说今古，纷纷落尽玉麈毛^[16]。弯弓或拟射石虎^[17]，又欲醉斩荆江蛟。自言刚气贮心腹，何尔柔软为脂膏？吾闻庄生善齐物^[18]，平日吐论奇牙聱。忧从中来不自遣，强叩瓦缶何哓哓。伊人达者向乃尔^[19]，情之所钟况吾曹^[20]！愁填胸中若山积^[21]，虽欲强饮如沃焦。乃判自古英壮气，不有此恨如何消。又闻浮屠说生死^[22]，灭没谓若梦幻泡。前有万古后万世，其中一世独蚍蜉^[23]。安得独洒一榻泪^[24]，欲助河水增滔滔。古来此事无可奈，不如饮此樽中醪^[25]。

人亡物在，情何以堪？“裙腰”暗点胥氏。

插入与西京友人吟诗作文，意气风发，豪气干云。

“自言”二句转折，由宣泄“刚气”转为抒发悲情。

与前“少年气”呼应，见受打击之沉重。

以酒浇愁作结。

[注释]

[1] 明道二年（1033）作。是年三月，欧外出回洛阳时，夫人胥氏已去世，生子未满月。此为四月所作悼亡诗。绿竹堂：洛阳多竹，因居处亦有绿竹而名。 [2] 夏箨解箨（tuò）：夏时笋脱壳成竹。箨，竹。阴加糝（jī）：竹荫浓密而竹梢下垂。糝，枝条向下弯曲。 [3] 清和：阴历四月之称。白居易《初夏闲吟兼呈韦宾客》：“孟夏清和月，东都闲散官。” [4] 咬咬：鸟鸣声。 [5] 长谣：长歌。晋刘琨《答刘湛》：“何以叙怀，引领

长谣。” [6] 攀邀：牵手挽留。 [7] 永已：永别。已，停止，完结。 [8] 蓬蒿：指胥氏夫人墓地的野草。 [9] “忆予”以下四句：说春季因公事赴开封，转湖北随州探望叔父欧阳晔，未料返洛时春尽，胥氏已病逝。 [10] “白杨”句：典出《古诗十九首》：“白杨多悲风，萧萧愁杀人。”古时坟茔上多种白杨。 [11] 姚黄魏紫：牡丹品种之二名贵者。次第：依次。 [12] 拆：绽开。 [13] 磋（cu）磨：即磋磨。牙角：喻锋芒。 [14] 马迁：司马迁。与班固分别为西汉、东汉的史学家、文学家。洎（jì）：到，及。歆向：刘歆、刘向，歆为向之子，父子皆为西汉经学家、目录学家。 [15] 点窜：修整字句。嘲嘈：讥评。 [16] 落尽玉麈（zh）毛：说众客手挥玉柄拂尘，谈笑风生，极有兴致。传晋代人孙安国与殷浩清谈不停，彼我奋掷麈尾，悉落饭中，至暮而忘餐。 [17] “弯弓”二句：前典出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，说李广“出猎，见草中石，以为虎而射之，中石没镞”。后典出《世说新语·自新》，说周处醉斩荆江蛟，为民除害，改过自新。 [18] “吾闻”以下四句：说至为达观的庄周也因妻亡而悲伤。《庄子·至乐》：“庄子妻死，惠子吊之，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。”《庄子》有《齐物论》篇，谓万物齐一，无是非、美丑等差别。奇牙聱，指《庄子》议论恣肆而诙诡。瓦缶（f u），古代陶土制的打击乐器。晓（xi o）晓，争辩声。 [19] 伊人：指庄子。 [20] 吾曹：我辈。 [21] “愁填”二句：说酒即使强饮也无用，难以化解胸中如山之愁。沃焦，山名。东晋郭璞《玄中记》载沃焦“在东海南，方三万里，海水灌之而即消”。 [22] “又闻”二句：佛教称人之死生如梦幻泡影。浮屠，梵语称佛或和尚。 [23] 蚋蛄（di o láo）：即蟋蟀，蝉的一种。《庄子》有“蟋蟀不知春秋”之语，此形容人生之短暂。 [24] “安得”二句：《孔丛子校释》：“费子阳谓子思曰：‘吾念周室将灭，

涕泣不可禁也。’子思曰：‘然，此亦子之善意也。夫能以智知可知，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，危之道也。今以一人之身忧世之不治，而涕泣不禁，是忧河水之浊而泣清之也。’” [25]醪(láo)：浊酒。

[点评]

此诗是为十七岁而去世的妻子胥氏而作，诗人又外出归家未能见最后一面，为阴阳两隔而恸哭哀伤，故以沉痛的笔墨直抒胸臆，挥洒抑制不住的悲情。题作“绿竹堂独饮”，“独饮”二字，极显失去爱妻的痛苦和孤单。绿竹堂是居处，遂以夏日庭院所见“夏篁解箨”起兴，用“佳月”里“翠树”“好鸟”的美景，反衬与爱妻永别的悲伤。

“忆予驱马别家去”展开痛彻心扉的经历。“去时柳陌东风高”与“归来落尽李与桃”景色的鲜明对比，表达了因伤逝而揪心的绝望。“洛池不见青春色”以下的铺陈，再以牡丹花之盛开寄寓对妙龄而逝的亲人无比的思念，倾诉痛悔不已的心情。而“予生本是少年气”陡然一转，诗人意欲自我安慰，由极度的消沉苦闷，顿时转向意气昂扬，于是谈学论文，说古道今，似已摆脱人生不幸的折磨。孰料“吾闻庄生善齐物”再一转，想起至为达观的庄子也难免为丧妻而悲，又“忧从中来”，愁若山积，陷入更深的悲苦之中。“又闻浮屠说生死”以下叹人生短暂，如梦一场，除了饮酒，别无良方。诗人的笔下，一波三折，反复不断地诉说，曲折尽致地抒情，成为本诗的主要特色。

书怀感事寄梅圣俞^[1]

开头即说“幽忧”太甚，“少乐多悲”。

妙用叠字对仗，声色怡人。

入职不先拜见长官，却与梅尧臣共游香山，至以猿猴入山为喻，见知音难觅，得之至喜。

“幕府”二句总述。“希深”以下一一描叙西京友人，最后写自我，形神兼备，各有个性。

“出门”六句，写洛阳城里畅游之乐与暮春景物之美。

相别始一岁^[2]，幽忧有百端^[3]。乃知一世中，少乐多悲患。每忆少年日，未知人事艰。颠狂无所阂^[4]，落魄去羈牵。三月入洛阳，春深花未残。龙门翠郁郁，伊水清潺潺。逢君伊水畔，一见已开颜。不暇谒大尹^[5]，相携步香山。自兹愜所适，便若投山猿。幕府足文士，相公方好贤。希深好风骨^[6]，迥出风尘间。师鲁心磊落^[7]，高谈羲与轩。子渐口若讷，诵书坐千言。彦国善饮酒^[8]，百盏颜未丹。几道事闲远^[9]，风流如谢安。子聪作参军^[10]，常跨破虎鞞^[11]。子野乃秃翁^[12]，戏弄时脱冠。次公才旷奇^[13]，王霸驰笔端。圣俞善吟哦，共嘲为閩仙^[14]。惟予号达老^[15]，醉必如张颠^[16]。洛阳古郡邑，万户美风烟。荒凉见宫阙，表里壮河山。相将日无事^[17]，上马若鸿翩^[18]。出门尽垂柳，信步即名园^[19]。嫩箨筠粉暗^[20]，绿池萍锦翻。残花落酒面，飞絮拂归鞍。寻尽水与竹^[21]，忽去嵩峰巅。青苍缘万仞，杳蔼望三川。花草窥涧窦，崎岖寻石泉。君吟倚树

立，我醉欹云眠。子聪疑日近，谓若手可攀。共
 题三醉石，留在八仙坛。水云心已倦，归坐正
 杯盘。飞琼始十八^[22]，妖妙犹双环。寒篁暖凤
 觜^[23]，银甲调雁弦。自制白云曲^[24]，始送黄金
 船^[25]。珠帘卷明月^[26]，夜气如春烟。灯花弄粉
 色^[27]，酒红生脸莲。东堂榴花好^[28]，点缀裙腰
 鲜。插花云髻上，展簟绿阴前。乐事不可极，酣
 歌变为叹。诏书走东下^[29]，丞相忽南迁。送之
 伊水头，相顾泪潸潸。腊月相公去^[30]，君随赴
 春官。送君白马寺，独入东上门。故府谁同在，
 新年独未还。当时作此语，闻者已依然^[31]。

[注释]

[1] 景祐元年（1034）作，时欧与挚友梅尧臣皆已离开洛
 阳。梅尧臣（1002—1060），字圣俞，宣州宣城（今属安徽）
 人。以荫补河南主簿，后召试，赐进士，为太常博士，监永济
 仓。以欧阳修荐，为国子监直讲，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，预修
 《唐书》。为宋代杰出诗人，著有《宛陵集》。 [2] “相别”句：
 梅尧臣于明道二年（1033）离开洛阳，故云。 [3] 幽忧：忧伤。
 指与尧臣等友人天各一方以及关心文士的西京留守钱惟演病逝
 等事。 [4] “颠狂”二句：谓随心所欲，无拘无束。颠狂，放
 浪不羁。阂（hé），阻碍。落魄，即落拓，不拘小节。 [5] 大
 尹：钱惟演，字希圣，吴越王钱俶子，时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

“寻尽”十二
 句，写攀登嵩峰、
 遥望三川、一览自
 然美景之乐。

“水云”十六
 句，写外出归来享
 受管弦演奏和歌妓
 侑酒之乐。

送别钱相与挚
 友，尽是不舍与悲
 情，与开篇的叙悲
 相呼应，与中间大
 段描写西京文人欢
 聚出游之乐形成鲜
 明的对照。

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。平章事位同宰相，故后文又称其“相公”。 [6]“希深”二句：谢绛字希深，大中祥符年间进士，以文学知名一时，时为河南府通判，后为知制诰、判吏部流内铨，出知邓州。通判为州府副长官。风骨，言诗文有刚健遒劲的格调。迥出，远出。 [7]“师鲁”以下四句：尹洙字师鲁，其兄尹源字子渐。欧作《太常博士尹君（源）墓志铭》曰：“师鲁好辩，果于有为。子渐为人刚简，不矜饰，能自晦藏，与人居，久而莫知，至其一有所发，则人必惊伏。”羲与轩，上古伏羲氏与轩辕氏。 [8]彦国：富弼字彦国，为签书河阳判官，后官至宰相。以京官充州府判官称签书判官，简称签判。 [9]“几道”二句：几道，王复字几道，景祐元年进士及第。谢安，东晋大臣，领军获淝水大捷。此以其形容王复闲静从容的风采。 [10]子聪：杨愈字子聪，时任河南府户曹参军，为掌户籍、赋税等事的官员。 [11]鞞(jì n)：马鞍下的垫子。 [12]子野：张先字子野，时任河南府法曹参军，掌议法、断刑等事。 [13]“次公”二句：谓次公好发治国宏论，为少有的奇才。孙长卿字次公，时为河南府通判。《宋史》本传称其“长于政事，为能臣”。王霸，王道与霸道。 [14]阆仙：贾岛字阆仙，唐代苦吟诗人。 [15]“惟予”句：洛阳诗友皆有雅号，欧被称“逸老”，心中不悦，有书简致梅尧臣，说“诸君便以轻逸待我，故不能无言，……必欲不遗‘达’字，敢不闻命？”坚请诗友以“达老”称之。 [16]张颠：唐代书法家，善草书，与怀素有“颠张狂素”之称。 [17]相将：相随。 [18]若鸿翩：此化用曹植《洛神赋》之“翩若惊鸿”。 [19]“信步”句：洛阳有许多达官贵人的名园，北宋李格非撰有《洛阳名园记》。 [20]“嫩箨(tuò)”二句：箨衣脱去，新竹似敷薄粉；池塘清澈，鱼儿在浮萍下跳跃。嫩箨，新竹。筠，新竹上的白粉。淥，清澈。锦，指“锦鳞”，鱼的别称。 [21]“寻

尽”以下十二句：记叙明道元年（1032）春与梅尧臣、杨子聪共游嵩山的情景。欧另有《嵩山十二首》诗亦叙此行。万仞，极显满是青苍林木的嵩山之高。杳蔼，幽深渺茫。三川，伊水、洛水、黄河，指洛阳地区。涧，山涧。窞，指山上的洞穴。《嵩山十二首》里有《公路涧》《拜马涧》《天门泉》诗；又有《三醉石》诗，序云“三醉石在八仙坛上”。欹（q），同“敲”，倾斜，歪。[22]“飞琼”二句：写年轻歌女双鬟发髻，妖娆美好。飞琼，仙女名，此指歌妓。《汉武帝内传》载王母有侍女许飞琼鼓震灵之簧。双环，当作“双鬟”，未婚女子的发式。白居易《续古诗》：“窈窕双鬟女，容德俱如玉。”[23]“寒篴”二句：谓演奏管弦乐。篴，即笙，管乐器。古笙凤状，吹奏者如口含凤嘴。觜（z），嘴。银甲，用以弹奏的银制指套。杜甫《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》：“银甲弹箏用。”雁弦，指箏，弦乐器，弦柱排列似雁行，故称“雁弦”。[24]白云曲：即白云谣。传穆天子与西王母宴于天池，西王母为谣，首有“白云在天”句。[25]黄金船：亦称“金船”，酒杯名。庾信诗“金船代酒卮”注引《海录碎事》谓“金船，酒器中大者呼为船”。[26]“珠帘”句：王嘉《拾遗志》载越贡二美人于吴，“吴处以椒华之房，贯细珠为帘幌，朝下以蔽景，夕卷以待月”。[27]“灯花”二句：写夜宴中官妓的脸妆和劝酒时的面色。[28]“东堂”以下四句：写官妓在堂前树下陪客。簟（diàn），竹席。[29]“诏书”二句：明道二年（1033）九月，钱惟演遭弹劾，落平章事，解西京留守，归随州崇信军节度使本任。开封在洛阳东，随州在开封南，故曰诏书“东下”，丞相“南迁”。[30]“腊月”以下四句：钱惟演离开洛阳在十二月，梅尧臣紧接着赴开封应礼部试。春官，礼部别称。白马寺在洛阳东。东上门即上东门，《河南郡图经》称洛阳“东有三门，最北头曰上东门”。[31]依然：依恋不舍的样子。

[点评]

本诗回忆与挚友梅尧臣等在洛阳的生活，这段生活在欧阳修毕生的创作中屡被提及，因宋代诗文革新与欧、梅近三十年友谊皆起源于此，洛阳记忆已成为欧阳修一生难以割舍的情结。作品主要特点有二：一是善于铺排。西京幕府里包括作者在内的十位文士，从秉性至风采，诗中一一刻画，生动传神；洛阳城的古今、“壮山河”的“表里”、满街的“翠柳”、“信步”可见的“名园”，以至绿竹与清池、残花与飞絮，都形诸笔墨，绘声绘色；至于美不胜收的嵩山游览和管弦齐奏歌女劝酒的府邸饮宴，也都有令人恍若置身其间的描绘。二是抒情跌宕。全诗由发端之悲凉，转向欧、梅“相携步香山”的欣喜，继以众文士游遍洛阳城和嵩山的畅快，以及归来后享受音乐盛宴之愉悦，欢乐被推向高潮。但送钱相和挚友的结尾，造成欢情断崖式的下跌，由喜乐又回归篇首的悲凉。朱自清《宋五家诗钞》评云：“诗系少作，故排偶多，韵律谐，无刻琢之句。”综观全诗，语言平易，骈散结合，过渡自然，故有流畅之致。

晚泊岳阳^[1]

发端紧扣诗题。

迷茫的江景似
寓失意之情。

卧闻岳阳城里钟，系舟岳阳城下树。

正见空江明月来，云水苍茫失江路^[2]。

夜深江月弄清辉，水上人歌月下归。

一阕声长听不尽^[3]，轻舟短楫去如飞。

[注释]

[1]景祐三年（1036），欧阳修贬官夷陵（今湖北宜昌），有《于役志》载九月“己卯，至岳州，夷陵县吏来接，泊城外”。本诗即是时作。岳阳（今属湖南）：时为岳州治所。[2]“云水”句：谓月亮的光影和江面上的水气交织，茫茫一片，目光所及不远。[3]“一阕”二句：化用李白《早发白帝城》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之意。一阕，一首歌曲。

[点评]

本诗先写“卧闻”钟声，见已“系舟”树下。继而写江面所见，则明月当空，云水苍茫。夜深又转写听觉，忽闻“水上人歌”。歌声未尽，却见有轻舟如飞而逝。视觉与听觉的交错描写，道出了贬谪中的诗人对陌生环境敏锐的感受和孤寂惆怅的心情。全诗平易流畅，前“树”“路”与后“归”“飞”的韵脚变化，在幽美的诗境、从容的气韵外，更增添了灵动的色彩。

欧公对首联颇为自负，谓“若无下句，则上句何堪？既见下句，则上句颇工。文意难评，盖如此也”。（《笔说·峡州诗说》）清许印芳评曰：“起句妙在倒装，若从‘未见花’说起，便是凡笔。”（《瀛奎律髓汇评》）

戏答元珍^[1]

春风疑不到天涯，二月山城未见花。

残雪压枝犹有橘^[2]，冻雷惊笋欲抽芽。

隋薛道衡《人日思归》：“人归落雁后，思发在花前。”（《全隋诗》）

近代陈衍：“结句用高一层意自慰。”（《宋诗精华录》）

夜闻归雁生乡思，病入新年感物华^[3]。

曾是洛阳花下客^[4]，野芳虽晚不须嗟。

[注释]

[1] 元珍：丁宝臣字，景祐二年（1035），丁即致书欧，举荐孙侔，欧谓丁“爱我而过誉”（《答孙正之第一书》）。翌年，欧贬峡州夷陵（今湖北宜昌）令时，丁为峡州军事判官，两人交往密切。此诗景祐四年（1037）作，题下原校：“一本下云‘花时久雨之什’。”可知丁曾有“花时久雨”之诗相赠，此为欧之答诗。[2] “残雪”二句：言大雪过后，枝头上犹见去年尚存的红橘；春雷惊响，似欲催生出遍地的新笋。夷陵盛产橘、笋。[3] 物华：美好的自然景物。[4] 花下客：欧在洛阳任职时观赏过牡丹花，撰有《洛阳牡丹记》。

[点评]

本诗是作者最负盛名的七律佳作。发端即出奇制胜，以设问自答的方式，突出夷陵的严寒，隐含着遭贬失意的悲凉心绪。接着以夷陵早春最有代表性的景物红橘、新笋现于“残雪”之中、“冻雷”之下，于写景中蕴含着作者坚强、乐观的情怀。继而写夜闻雁鸣而生思乡之念，但在病中依然感受到自然景物的美好。尾联以当初见过号称国色天香的牡丹为傲，谓夷陵山野之花即使晚开也不必介意，仍见贬谪中失意而又不甘消沉的心情。首尾呼应，又有变化。题曰“戏答”，实写新景，抒真情，寓深意，使全篇兼具诗情、画意与理趣，堪称杰构。

千叶红梨花^[1]

红梨千叶爱者谁，白发郎官心好奇^[2]。
 徘徊绕树不忍折，一日千匝看无时^[3]。
 夷陵寂寞千山^[4]里，地远气偏时节异。
 愁烟苦雾少芳菲，野卉蛮花斗红紫。
 可怜此树生此处，高枝绝艳无人顾。
 春风吹落复吹开，山鸟飞来自飞去。
 根盘树老几经春，真赏今才遇使君^[5]。
 风轻绛雪樽前舞^[6]，日暖繁香露下闻。
 从来奇物产天涯^[7]，安得移根植帝家。
 犹胜张骞为汉使，辛勤西域徙榴花。

记叙知州的“好奇”，突出千叶红梨花的珍贵。

描写红梨花在艰难环境中倔强生长。

借张骞“西域徙榴花”发议，盛赞红梨花。

[注释]

[1] 景祐四年（1037）作。题下原注：“峡州署中旧有此花，前无赏者；知郡朱郎中始加栏槛，命坐客赋之。” [2] 白发郎官：指峡州知州朱庆基，时为尚书驾部员外郎，是作者的上司。 [3] 匝（z）：周。环绕一周称一匝。 [4] “夷陵”以下四句：谓夷陵地偏，气候怪甚，风物多异，尽是野生花草而少名贵花木。“芳菲”云云，化用韩愈《晚春》“百般红紫斗芳菲”句。 [5] 真赏：确能赏识。使君：汉时州刺史之称，此指知州朱庆基。 [6] 绛雪：喻红花，王禹偁《杏花》有“十里濛濛绛雪飞”句。梨花多为白色，此喻红梨花。 [7] “从来”以下四句：谓红梨花为稀奇之物

远在天涯，如何才能似张骞通西域带回石榴一般，移植红梨花至京城。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诸国，封博望侯，曾得安石榴、胡桃等以归。帝家，指京城。

[点评]

这是一首咏物诗。借知州由“好奇”转为“真赏”，称颂千叶红梨花在艰难中成长的刚毅，亦以此花自况遇挫不馁的坚强。本诗起句即点题，写千叶红梨花非同寻常，引人注目。而后宕开笔墨，赞其独秀于荒山野地，富于顽强的生命力，又展现其飘动之俊美和芳香之袭人。末以酣畅淋漓的议论作结。对千叶红梨花外观与内在之美的描写，寄托着作者忠于国事、勇于道义担当的宽广情怀，展现了虽沦落天涯仍傲然挺立的崇高境界。

化用白居易《忆江南》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句。

前后两个“万里”接得妙，由许州转至夷陵，由谢伯初言及自身。

“雪消”二句，堪称写夷陵春色之佳对。

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^[1]

西湖春色归^[2]，春水绿于染。

群芳烂不收，东风落如糝。

参军春思乱如云^[3]，白发题诗愁送春。

遥知湖上一樽酒，能忆天涯万里人^[4]。

万里思春尚有情，忽逢春至客心惊。

雪消门外千山绿，花发江边二月晴。

少年把酒逢春色，今日逢春头已白^[5]。

异乡物态与人殊，惟有东风旧相识^[6]。

[注释]

[1]景祐四年（1037）作。原诗有注：“西湖者，许昌（今属河南）胜地也。”《欧集·诗话》：“闽人有谢伯初者，字景山，当天圣、景祐之间，以诗知名。余滴夷陵时，景山方为许州法曹，以长韵见寄，颇多佳句。有云：‘长官衫色江波绿，学士文华蜀锦张。’余答云：‘参军春思乱如云，白发题诗愁送春。’盖景山诗有‘多情未老已白发，野思到春如乱云’之句，故余以此戏之也。”法曹：以录事参军掌议法、断刑等职的州辅佐官。歌：近体歌行，音节、格律较自由。[2]“西湖”以下四句：想象西湖暮春之景色。归，见春将尽。绿于染，比染的更绿。糝（s n），米粒，形容满地被春风吹落的花瓣。[3]参军：法曹参军的省称，指谢伯初。[4]天涯万里人：欧被贬至僻远的夷陵，故有此自称。[5]头已白：景祐三年，欧作《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》，就有“白发新年出，朱颜异域销”的感叹。[6]东风旧相识：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九年有“见子产，如旧相识”句。

[点评]

谢伯初作诗称颂远赴夷陵的迁客，欧阳修以此诗回赠友人，虽言“以此戏之”，实已道出仕宦坎坷之意。前八句写对方，描绘许州西湖春水碧绿，百花盛开，花瓣遍地飘洒的情景；后八句写自身，把山城春色之美描绘得异常动人，称头上已见白发与“异乡物态”，暗寓遭贬远谪的经历。两处“万里”缩连前后，且有“东风”“白发”

一再的呼应，又连用八个“春”字，将两地春色的描画和互赠佳作的深情融为一体。全篇构思巧妙，想象丰富，语言清丽，音节和谐，意境悠远，确属感物怀人的佳作。

头四句即“农家少闲日”之意。唐储光羲诗云：“蒲叶日已长，杏花日已滋。老农要看此，贵不违天时。”胡仔指出，欧诗用储诗之意而益工。（见《茗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三十）

明朱承爵：“温庭筠《商山早行》诗有‘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’。欧阳公甚嘉其语，故自作‘鸟声梅店雨，野色柳桥春’以拟之，终觉其在范围之内。”（《存余堂诗话》）

过张至秘校庄^[1]

田家何所乐，簠笠日相亲^[2]。
 桑条起蚕事^[3]，菖叶候耕辰。
 望岁占风色^[4]，宽徭知政仁。
 樵渔逐晚浦^[5]，鸡犬隔前村。
 泉溜塍间动^[6]，山田树杪分。
 鸟声梅店雨，野色柳桥春。
 有客问行路，呼童惊候门。
 焚鱼酌白醴^[7]，但坐且欢忻。

[注释]

[1]《居士外集》卷二收“自西京至夷陵作”诗，本首置景祐四年（1037）诗后，当为是年作。卷五有天圣、明道间诗《寄张至秘校》，知欧、张已交往多时。秘校：秘书省校书郎的简称。[2]“簠（tái）笠”句：谓农人几乎每天都下地劳作。簠笠，笠帽，农人御阳遮雨之用。簠，草名，可以制笠。[3]“桑条”二句：谓桑叶生即着手养蚕，蒲叶绿即从事耕种。菖，菖蒲，

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多生水中石间，叶狭长，亦称蒲剑。 [4] “望岁”二句：谓观察气象，祈望丰收。减轻徭役，有赖仁政。《左传》昭公三十二年有“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”之语。 [5] “樵渔”二句：至晚江边还有打渔或砍柴的人，前村传来阵阵鸡犬的叫声。 [6] “泉溜”二句：清清山泉田间流动，层层梯田高出树梢。塍（chéng），田埂。 [7] 焚鱼：煮鱼。白醴：甜酒。

[点评]

欧阳修访友人所居田庄，看到周遭的田园景色和农家生活，有感而作此诗。由设问入手的发端，加以“桑条”“菖叶”的对句，写出农人的忙碌，随即道出农家对天时与“宽徭”的关切。而后以生动的笔触描画依山傍水、渔樵未归、鸡犬有声的田庄景象，在问路、呼童、入门之后，写友人烹鱼敬酒热情款待，主客皆无比欢欣。田园生活在诗人的白描刻画中，显得颇为温馨。五言排律写得如此自然流畅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起四句写荒林夜行，点题。

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^[1]

寒鸡号荒林^[2]，山壁月倒挂。披衣起视夜，揽辔念行迈。我来夏云初^[3]，素节今已届。高河泻长空^[4]，势落九州外。微风动凉襟，晓气清余睡。缅怀京师友^[5]，文酒邈高会。其间苏与

南宋黄震：“‘微风动凉襟，晓气清余睡。’见平坦气象，极工。此诗说苏子美诗雄，梅圣俞诗清。”（《黄氏日钞》卷六十一）

《欧集·诗话》：“子美笔力豪隽，以超迈横绝为奇。”千里马与珍珠更是绝妙赞誉。

《欧集·诗话》：“圣俞覃思精微，以深远闲淡为意。”妖韶女与橄榄亦是妙喻。

由“新蟹”见本诗作于秋季，与篇首的“素节”相呼应。

梅，二子可畏爱。篇章富纵横，声价相磨盖。子美气尤雄^[6]，万窍号一噫。有时肆颠狂，醉墨洒霏霏^[7]。譬如千里马，已发不可杀^[8]。盈前尽珠玑^[9]，一一难束汰。梅翁事清切^[10]，石齿漱寒濑。作诗三十年，视我犹后辈。文词愈清新，心意虽老大。譬如妖韶女，老自有余态。近诗尤古硬^[11]，咀嚼苦难噉。初如食橄榄，真味久愈在。苏豪以气轶^[12]，举世徒惊骇。梅穷独我知，古货今难卖。二子双凤凰^[13]，百鸟之嘉瑞。云烟一翱翔，羽翮一摧铄。安得相从游，终日鸣啾啾。问胡苦思之，对酒把新蟹^[14]。

[注释]

[1] 庆历四年（1044）夏，欧阳修出使河东（今山西地区），至秋，返京途经水谷（今属山西芮城），作此诗寄苏舜钦、梅尧臣。苏舜钦（1008—1049），字子美，绵州盐泉（今四川绵阳东南）人。景祐年间进士，为光禄寺主簿、大理评事。范仲淹荐为集贤校理、监进奏院，遭陷害被劾除名。后复官，为湖州长史，旋卒。工诗文，著有《苏学士文集》。梅尧臣，字圣俞，见前《书怀感事寄梅圣俞》注[1]。[2] “寒鸡”以下四句：写归途中拂晓前登程的境况。月倒挂，言月落。揽辔，手挽缰绳，言骑马。迈，远。[3] “我来”二句：来时是初夏，现在到秋天。素节，秋天。梁元帝《纂要》称秋节为“素节”“商节”。[4] “高河”二句：

写黄河气势不凡。水谷地近黄河。李白《将进酒》：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九州，夏代，天下分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九州，后泛指全国。 [5]“缅怀”以下六句：怀念当年京师的文酒诗会，苏、梅二位尤为人所敬爱，纵横诗坛，名声难分高下。磨盖，同“磨戛(jiá)”，摩擦撞击，意谓较量。陆龟蒙《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》：“抽毫更唱和，剑戟相磨戛。” [6]“子美”二句：言苏诗气势极其雄壮，如大风吹万窍，众声齐聚，化为充满震撼力的怒号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，是唯无作，作则万窍怒号。” [7]“霏霏”：气势壮盛。 [8]“杀”：停顿。 [9]“盈前”二句：言苏诗如珍珠尽在眼前，没有差劣可遗弃的。束汰，选择，淘汰。 [10]“梅翁”以下八句：意谓梅诗清切，如寒泉漱石，沁人心脾，论创作经验，我如他的后辈。他文词清新，虽老犹壮，很有魅力。石齿漱寒漱(lài)，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：“所以枕流，欲洗其耳；所以漱石，欲砺其齿。”漱，沙石上的激流。妖韶，妖娆美艳。 [11]“近诗”以下四句：近年来的诗作尤有刚健的古风，就像食用橄榄一样，开始难接受其味道，越久越尝到真味。嚼(chuài)，咬、吃。 [12]“苏豪”以下四句：苏诗豪放，气势压倒古今，世人空自惊骇。梅诗古朴淡雅，唯独我很明白，但如珍贵的文物，无人赏识。辄(lì)，超越。 [13]“二子”以下六句：说苏、梅二人皆诗坛凤凰，但穷达各异，自己愿与他们一起吟诗为乐。时舜钦在京为官，尧臣沉沦下僚。羽翮，翅膀。摧铍，伤残。啾(huì)啾，鸾凤鸣声。 [14]“对酒”句：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载晋人毕卓嗜酒，其诗有“一手持蟹螯，一手把酒杯”之语。

[点评]

苏舜钦和梅尧臣是欧阳修的挚友，又是北宋著名的

诗人。本诗发端数句叙水谷夜行所见所思后，即转入对苏、梅诗个性的评说，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比喻，对二者不同的艺术风格加以描绘与比较，并定位为诗坛“双凤凰”，给予很高的评价。末尾，就苏、梅遭际的截然不同抒发了沉重的感慨。诗中对苏、梅诗的由衷赞誉，属形象性抒情性的诗论，见于文学史，亦富于美学的价值。清陆次云谓欧“评苏、梅二家诗，不爽铢两。圣俞、子美固佳，得此品题，益置青云之上”（《宋诗善鸣集》）。寄出本诗后的仲冬，苏氏在进奏院遭政治陷害，除官为民，时欧已免谏职而赴外任，痛心不已，叹曰：“子美可哀，吾恨不能为之言。”（费袞《梁溪漫志》）苏氏终因摧铄而跌落至悲凉的境地。梅氏自洛阳与欧公结识后，毕生得到其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照顾，仕途虽不顺，但深切地感受到友情的温暖。赵翼称欧阳修“倾倒于二公（苏、梅）者至矣，而于梅尤所钦服”，“欧公作诗之旨，亦与梅同，故尤推服也”（《瓯北诗话》卷十一）。

班班林间鸠寄内^[1]

以斑鸠雌雄和鸣起兴。

班班林间鸠^[2]，谷谷命其匹。迨天之未雨，与汝勿相失。春原洗新霁，绿叶暗朝日。鸣声相呼和，应答如吹律。深栖柔桑暖^[3]，下啄高

田实。人皆笑汝拙，无巢以家室。易安由寡求，吾羨拙之佚。吾虽有室家，出处曾不一。荆蛮昔窜逐^[4]，奔走若鞭挞。山川瘴雾深，江海波涛颭。跬步子所同，沦弃甘共没。投身去人眼，已废谁复嫉。山花与野草，我醉子鸣瑟。但知贫贱安，不觉岁月忽。还朝今几年^[5]，官禄沾儿侄。身荣责愈重，器小忧常溢。今年来镇阳^[6]，留滞见春物。北潭新涨绿，鱼鸟相聱聒。我意不在春，所忧空自咄。一官诚易了，报国何时毕。高堂母老矣^[7]，衰发不满栉。昨日寄书言，新阳发旧疾。药食子虽勤，岂若我在膝。又云子亦病，蓬首不加髻。书来本慰我，使我烦忧郁。思家春梦乱^[8]，妄意占凶吉。却思夷陵囚，其乐何可述。前年辞谏署^[9]，朝议不容乞。孤忠一许国，家事岂复恤。横身当众怒，见者旁可栗。近日读除书^[10]，朝廷更辅弼。君恩优大臣，进退礼有秩。小人妄希旨，论议争操笔。又闻说朋党，次第推甲乙。而我岂敢逃^[11]，不若先自劾。上赖天子圣，必未加斧钺。一身但得贬，群口息啾唧。公朝贤彦众，避路当揣质。苟能因谪去^[12]，引分思藏密。还

黄震：“此其为家之法。”（《黄氏日钞》）

欧《与尹师鲁书》：“临行，台吏催苛百端，不比催师鲁人长者有礼，使人惶迫不知所为。”《画舫斋记》：“尝以罪谪，走江湖间，自汴绝淮，浮于大江，至于巴峡，转而以入于汉沔，计其水行万余里。其羈穷不幸，而卒遭风波之恐，往往叫号神明以脱须臾之命者，数矣。”

“子”与“我”对应，写出对妻的感激与歉疚。

堂堂正正，不怒自威。

三十六座嵩峰苍翠，争相耸出，移情于山，化静为动，使诗情于收束前如奇峰振起，又有隐喻象征义。

尔禽鸟性，樊笼免惊怵。子意其谓何，吾谋今已必。子能甘藜藿，我易解簪绂。嵩峰三十六，苍翠争耸出。安得携子去，耕桑老蓬荜。

[注释]

[1] 庆历五年（1045）作。时新政已夭折，范仲淹、富弼、杜衍、韩琦相继罢职，欧忧念国事，遂作此诗。鸠：斑鸠，亦作班鸠。陆佃《埤雅》引语云：“天欲雨，鸠逐妇；既雨，鸠呼妇。”欧又有《鸣鸠》诗：“天雨止，鸠呼妇归鸣且喜，妇不亟归呼不已。”皆喻夫妻关系。内：内人，指夫人薛氏，其父薛奎，官至参知政事。苏辙《欧阳文忠公夫人薛氏墓志铭》称其“归于欧阳氏，治其家事，文忠所以得尽力于朝而不恤其私者，夫人之力也”。 [2] “班班”以下八句：以斑鸠起兴，写雌雄和鸣，生活自在平静。班班，形容斑鸠杂色的羽毛。谷谷，斑鸠鸣声。命其匹，呼其妇。匹，匹配，指雌鸠。迨（dài），趁着。霁，晴。吹律，吹奏律管使乐声相和。 [3] “深栖”以下八句：由斑鸠虽拙而安逸，感叹自己仕宦奔波，夫妻分离。《禽经》称“鸠拙而安”。《方言》称“蜀谓之拙鸟，不善营巢，取鸟巢居之，虽拙而安处也”。佚，通“逸”。 [4] “荆蛮”以下十二句：回忆贬谪夷陵的日子，虽处境艰困，但一家团聚，和睦平安。荆蛮，古代中原对楚、越或南人的称呼，夷陵属楚地，故云。窜逐，指遭贬谪。鞭挞（chì），鞭打。瘴雾，瘴气。飏（yù），风浪大。跬（kuǐ）步，半步。沦弃，贬官荒僻之地。鸣瑟，弹瑟。 [5] “还朝”以下四句：言回朝廷后，深感官职荣升，责任愈重。康定元年（1040），欧阳修回京，复为馆阁校勘，后官阶由正七品下宣德郎升至从五品下朝散大夫。官禄沾儿侄，按宋制，中高级文官子弟可享荫补为官的特权。器

小忧常溢，吴质《与太子笺》有“器小易盈”之语。器，才器。忧常溢，意为常忧溢。 [6]“今年”以下八句：言忧念国事，无心观赏镇阳春色。北潭，镇阳著名的池苑。淥（lù），水清。聱聱（yì），众声作。《文选》左思《吴都赋》“鱼鸟聱聱”李善注云“聱聱，众声也”。咄（du），嗟叹。了，办理，了结。 [7]“高堂”以下十句：言得家书，知母、妻皆病，烦忧尤甚。不满栉，指时已六十五岁的老母头发稀疏。栉，梳子。新阳，春天。蓬首，头发纷乱。髡（fú），妇人首饰。 [8]“思家”以下四句：言思家则心烦意乱，还是在夷陵时快乐。 [9]“前年”以下六句：韩琦《祭少师欧阳永叔文》述欧任谏官时尽忠为国情状：“公之谏诤，务倾大忠。在庆历初，职司帝聪。颜有必犯，阙无不缝。正路斯辟，奸萌辄攻。气劲忘忤，行孤少同。”乞，指辞职。恤，忧虑，顾及。栗，恐惧。 [10]“近日”以下八句：言新政失败，小人生事，朋党论起，范仲淹等罢去朝职。除书，任命官员的诏书。辅弼，正副宰相，指杜衍、范仲淹等。礼有秩，指宋代宰相等罢朝职后仍被派任地方官。秩，俸禄。希旨，迎合上面的旨意。 [11]“而我”以下八句：言已拟自劾，做好罢官的准备。欧有《自劾乞罢转运使》，载《欧集·河北奉使奏草》卷下。斧钺，斧子与铁砧，古代刑具。啾唧，细碎的声音，指小人之妄议。避路，退隐。揣质，估量自己的资质。 [12]“苟能”以下十二句：言已下辞官归田的决心。引分，引咎。韩愈《泷吏》：“官不自谨慎，宜即引分往。”藏密，隐居。禽鸟性，飞鸟般自由不羁的本性。樊笼，喻官场。甘藜藿，甘于过贫贱的生活。藜藿，野菜。解簪绂（fú），辞官而去。簪，冠连于发的长针。绂，系官印的丝带。嵩峰三十六，嵩山在今河南登封，由太室山与少室山组成，少室山上有三十六峰。李白《赠嵩山焦炼师》诗序：“余访道少室，尽登三十六峰。”蓬荜，蓬门荜户，指乡间简陋的住屋。

[点评]

此诗涉及欧阳修一生的两次贬谪：时欧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、权真定府事（府治今河北正定，旧称镇阳），但忆及贬官夷陵的经历；作诗后，上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》，再贬滁州。说是寄内诗，却从中窥见了政坛上的风云，亦尽显诗人公而忘私的品格和勤于国事敢于担当的精神。诗以“班班林间鸠，谷谷命其匹”开头，以“还尔禽鸟性”“耕桑老蓬蒿”终结，呼应甚妙。全篇以文为诗，不乏生动感人的描绘：“窜逐”夷陵、“还朝”“来镇阳”等经历，展现仕途的波折、凶险与诗人不屈不挠的意志；“沦弃甘共没”的同心、“跬步子所同”的宽慰、“昨日”得家书的挂念、“子能甘藜藿”的理解，又穿插其间，道出了伉俪之间的一往情深。借寄内书谈国事，以寻常语抒心怀，是本诗引人注目的特色。

南宋何汶：“《集注》云：‘（韩）公与东野联句，词意雄浑，极其情态，间以人才为喻，两皆杰作，真欧阳文忠所谓‘韩、孟于文词，两雄力相当’者也。’”（《竹庄诗话》）

读《蟠桃诗》寄子美^[1]

韩孟于文词^[2]，两雄力相当。篇章缀谈笑^[3]，雷电击幽荒。众鸟谁敢和，鸣凤呼其皇。孟穷苦累累^[4]，韩富浩穰穰。穷者啄其精，富者烂文章。发生一为宫^[5]，拏敛一为商。二律虽不同，合奏乃锵锵。天之产奇怪^[6]，希世不可常。寂寥二百

年，至宝埋无光。郊死不为岛^[7]，圣俞发其藏。患世愈不出，孤吟夜号霜。霜寒入毛骨，清响哀愈长。玉山禾难熟，终岁苦饥肠。我不能饱之^[8]，更欲不自量。引吭和其音，力尽犹勉强。诚知非所敌，但欲继前芳。近者《蟠桃诗》^[9]，有传来北方。发我衰病思，藹如得春阳。忻然便欲和，洗砚坐中堂。墨笔不能下，恍恍若有亡。老鸡觜爪硬，未易犯其场。不战先自却，虽奔未甘降。更欲呼子美^[10]，子美隔涛江。其人虽憔悴，其志独轩昂。气力诚当对，胜败可交相。安得二子接，挥锋两交铗。我亦愿助勇，鼓旗噪其旁。快哉天下乐^[11]，一觴宜百觴。乖离难会合，此志何由偿。

[注释]

[1]庆历五年（1045）作。欧《归田录》云：“圣俞自天圣中与余为诗友，余尝赠以《蟠桃诗》，有韩、孟之戏。” [2]“韩孟”二句：韩愈字退之，孟郊字东野，皆才华出众，且多有唱和，实力相当。中唐有韩孟诗派。 [3]“篇章”以下四句：韩孟首创联句，或如雷电霹雳，或如凤凰和鸣，无人敢和。韩集中有二人所作《同宿》《纳凉》《秋雨》《征蜀》《城南》《斗鸡》等联句诗。 [4]“孟穷”以下四句：言孟诗清寒瘦硬，韩诗力大思雄，风格不同。孟穷，

以孟郊引出圣俞，由夸奖韩孟的“合奏”转向对苏梅的揄扬。

“玉山”二句，见梅氏仕途蹇滞，欧甚为同情，念念不忘，出此妙喻。

“老鸡”六句，俏皮而亲切，足见欧与苏梅之情谊非同一般。

韩愈《荐士》：“有穷者孟郊，受材实雄骜。”韩富，孟郊《戏赠无本二首》之一：“诗骨耸东野，诗涛涌退之。”穰穰，丰盛。烂文章，形容文采灿烂。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：“文章焕以粲烂兮，美纷纭以从风。”[5]“发生”以下四句：以宫、商不同，相配成好音，喻韩孟合作出好诗。发生，萌发，形容韩诗之雄放。《汉书·律历志》：“宫，中也。居中央，畅四方，唱始施生，为四声纲也。”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孟秋之月，其音商。”擎（jǐ）斂，聚缩，形容孟诗之瘦硬。《礼记·乡饮酒义》“秋之为言愁也”注“愁，读为擎；擎，斂也”。[6]“天之”以下四句：言韩孟诗世所稀有，长期被冷落。欧《苏氏文集序》云：“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，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，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。后百有余年，韩、李之徒出，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。唐衰兵乱，又百余年而圣宋兴，天下一定，晏然无事。又几百年，而古文始盛于今。”[7]“郊死”以下八句：说梅尧臣能继承孟郊，但穷不得志，世无韩愈，只能孤吟。岛，贾岛，与孟郊同时人，有“郊寒岛瘦”之称。欧《梅圣俞诗集序》曰“奈何使其老不得志，而为穷者之诗，乃徒发于虫鱼物类、羈愁感叹之言？世徒喜其工，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，可不惜哉”，反复嗟叹。玉山禾，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载西王母居玉山，“上有木禾，长五寻，大五围”。韩愈《驺骥赠欧阳詹》：“饥食玉山禾，渴饮醴泉流。”[8]“我不”以下六句：自叹虽已尽力，但未能助梅尧臣摆脱不遇的困境。欧多次举荐尧臣，均未果。继前芳，即效法韩、孟，但称尧臣“非所敌”，难以相和鸣。[9]“近者”以下十二句：说尧臣《蟠桃诗》传来，欲作和诗，力又不逮。“老鸡”云云，以斗鸡喻和诗。奔，奔逃。[10]“更欲”以下四句：欲呼苏舜钦前来唱和，但彼远在江南。苏、梅力相当，自己只能在旁助兴。隔涛江，时苏氏已被废为民，南下居苏州。[11]“快哉”以下四句：叹已难有机会与苏、梅共吟咏。醕（jiào），干杯。

[点评]

欧称苏、梅为诗坛“双凤凰”，《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》与本诗均富于想象，妙喻迭出，堪称论苏梅诗的双璧。前诗针对苏梅“笔力豪俊，以超迈横绝为奇”“覃思精微，以深远闲淡为意”的不同特色，用十分形象的语言加以淋漓尽致的刻画；本诗则以唐代的韩、孟比拟苏、梅，以韩、孟“合奏乃锵锵”预示苏、梅和鸣亦辉煌，在充分肯定苏、梅诗历史地位的同时，对苏氏横遭陷害离京以致“双凤凰”“乖离难会合”无比惋惜，发出愤然不平的慨叹。

石篆诗并序^[1]

某启：近蒙朝恩守此州。州之西南有琅琊山唐李幼卿庶子泉者^[2]。某在馆阁时^[3]，方国家诏天下求古碑石之文，集于阁下，因得见李阳冰篆《庶子泉铭》^[4]。学篆者云：“阳冰之迹多矣^[5]，无如此铭者。”常欲求其本而不得^[6]，于今十年矣。及此来，已获焉。而铭石之侧，又阳冰别篆十余字，尤奇于铭文，世罕传焉。山僧惠觉指以示予，予徘徊其下，久之不能去。山之奇迹，古今纪述详矣，而独遗此字。予甚惜之，欲有所述，而患文辞之不称。思予尝爱其文而不及

李阳冰篆字，十年难觅，来滁竟得之，快哉！

又得阳冰“别篆十余字”，“尤奇”而“世罕传”，见发现至宝的惊喜。

者，梅圣俞、苏子美也。因为诗一首，并封题墨本以寄二君^[7]，乞诗刻于石。

“奇”字发端定调。

天地元气所钟，奇。

清方东树：“‘当时’二句偷退之。”（《昭昧詹言》卷十二）按：指韩诗《桃源图》有“当时万事皆眼见，不知几许犹流传”二句。

山神勤护卫，群仙“欲下读”，奇甚！

寒岩飞流落青苔^[8]，旁斫石篆何奇哉！
 其人已死骨已朽，此字不灭留山隈。
 山中老僧忧石泐^[9]，印之以纸磨松煤。
 欲令留传在人世，持以赠客比琼瑰。
 我疑此字非笔画，又疑人力非能为。
 始从天地胚浑判^[10]，元气结此高崔嵬。
 当时野鸟踏山石，万古遗迹于苍崖。
 山祇不欲人屡见^[11]，每吐云雾深藏埋。
 群仙飞空欲下读，常借海月清光来。
 嗟我岂能识字法，见之但觉心眼开。
 辞慳语鄙不足记^[12]，封题远寄苏与梅。

[注释]

珍奇至宝，与挚友共享。

[1] 庆历五年（1045）冬作。欧《集古录跋尾·唐李阳冰庶子泉铭》：“右《庶子泉铭》，李阳冰撰并书。庆历五年，余自河北都转运使贬滁阳，屡至阳冰刻石处，未尝不裴回其下。庶子泉昔为流溪，今为山僧填为平地，起屋于其上。问其泉，则指一大井示余曰：‘此庶子泉也。’可不惜哉！”梅、苏次年均作有和诗。 [2] 李幼卿庶子泉：唐独孤及《琅琊溪述》：“陇西李幼卿，字长夫，以右庶子领滁州，而滁人之饥者粒，流者占，乃至

无讼以听。故居多暇日，常寄傲此山之下。因凿石引泉，酹其流以为溪，溪左右建上下坊，作禅堂、琴台以环之，探异好古故也。” [3] 馆阁：宋有史馆、昭文馆、集贤院，称三馆；后又建秘阁，合称馆阁。景祐元年（1034）欧为馆阁校勘。 [4] 李阳冰：字少温，唐代著名书法家，工篆书，为李白从叔。 [5] 迹：墨迹。 [6] 本：拓本。下“墨本”同。 [7] 封题墨本：将李阳冰篆墨拓本封好口。 [8] “寒岩”以下四句：谓李阳冰虽已逝去，而刻于山石上的奇特篆书却留传下来。斫（zhuó），雕琢。隈（wēi），山的弯曲处。 [9] “山中”以下四句：谓山僧作石篆拓本以赠送来客。泐（lè），石头风化开裂。《周礼·考工记序》“石有时以泐”，郑玄注引郑司农曰“泐，谓石解散也，夏时盛暑大热则然”。松煤，制松烟墨的原料，此指墨。琼瑰，美玉。 [10] “始从”以下四句：说有天地以来，元气凝成琅琊山，野鸟践踏山石，留下篆书的痕迹。胚浑，《文选》郭璞《江赋》“类胚浑之未凝，象太极之构天”，李善注“言云气杳冥，似胚胎浑混，尚未凝结；又象太极之气，欲构天也”。此形容天体的原始状态。判，分开。崔嵬（wēi），高峻，此指琅琊山。野鸟踏山石，取《说文解字序》“黄帝之史官颉，见鸟兽远蹄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，初造书契”之意。 [11] “山祇（qí）”以下四句：说山神护卫着石篆，群仙视之为珍宝。祇，地神。扬雄《甘泉赋》“登乎颂祇之堂”，颜师古注曰“地神曰祇”。 [12] 辞铋语鄙：作者谦称词语欠缺又粗劣。

[点评]

苏轼《居士集序》称欧阳修“诗赋似李白”，就诗而言，主要指本篇及《庐山高》等古体诗，像李白那样发挥超凡的想象力，且有奇特夸张的描绘或议论。从以文

为诗、笔力豪健和“当时”二句的效仿，也可以看出韩愈诗的深刻影响。当然，文从字顺、平易自然仍是欧公本色，诗中“我疑此字非笔画，又疑人力非能为”，“嗟我岂能识字法，见之但觉心眼开”等，已近口语。此诗极写李阳冰石篆的神奇，凸显欧学问之广博，集古、书法皆其所爱。诗序如此之长，在《欧集》中颇少见。“乞诗刻于石”，更见欧对本诗的喜爱与自信。

书王元之画像侧^[1]

“偶然”源于贬官，效法前任，不幸中的安慰；“信矣”纯由为民，尽心履职，二贤千古流芳。

偶然来继前贤迹^[2]，信矣皆如昔日言。
 诸县丰登少公事^[3]，一家饱暖荷君恩。
 想公风采常如在，顾我文章不足论。
 名姓已光青史上^[4]，壁间容貌任尘昏。

[注释]

[1] 庆历六年（1046）作。原题下注：“在琅琊山。”王元之：即王禹偁（954—1001），字元之，济州巨野（今山东巨野）人。北宋政治改革先驱，刚直敢言，屡遭贬谪，作《三黜赋》以明志。赋诗师法白居易，为文畅达，《答张扶书》首倡“传道而明心”之说，主张“句之易道，义之易晓”。著《小畜集》，《宋史》有传。魏泰《东轩笔录》卷四谓“王禹偁在太宗末年以事谪守滁州”，“禹偁有遗爱，滁州怀之，画其像于堂以祀焉”。[2] “偶

然”二句：说继前贤王禹偁来任知州，滁州的情况和个人的感受与其略同。 [3]“诸县”二句：化用禹偁上表中语，亦即诗末原注：“诸县丰登，苦无公事；一家饱暖，共荷君恩。” [4]“名姓”二句：谓王禹偁已青史留名，祠堂上画像虽日久暗淡，亦无损其光辉。

[点评]

王禹偁与欧阳修，皆出身贫寒，皆属革新派人物，又同有贬谪的经历，且累遭贬黜而不屈。他们又分别是宋代诗文革新的先驱和领袖。论为人为文，王禹偁无愧为欧阳修效法的楷模，欧亦无愧为王的杰出后继者。此诗信手拈来前贤谢表之语，表达作者的无限仰慕、敬重和步武前辈的决心。境界高远，语言朴实，以平淡自然见长，化用而不见痕迹，是兼有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佳作。

啼 鸟^[1]

穷山候至阳气生^[2]，百物如与时节争。官居荒凉草树密，撩乱红紫开繁英。花深叶暗耀朝日^[3]，日暖众鸟皆嚶鸣。鸟言我岂解尔意，绵蛮但爱声可听。南窗睡多春正美^[4]，百舌未晓催天明。黄鹂颜色已可爱，舌端哑咤如娇婴。竹林静啼青竹笋，深处不见惟闻声。陂田绕郭白水满，

奠定全诗悲凉的基调。

绘声绘色的众鸟图。

方东树曰：“直叙逐写。‘我遭’以下入议。”（《昭昧詹言》卷十二）

戴胜谷谷催春耕。谁谓鸣鸠拙无用，雄雌各自知
 阴晴。雨声萧萧泥滑滑，草深苔绿无人行。独有
 花上提葫芦，劝我沽酒花前倾。其余百种各嘲哢，
 异乡殊俗难知名。我遭谗口身落此^[5]，每闻巧
 舌宜可憎。春到山城苦寂寞^[6]，把盏常恨无娉
 婷。花开鸟语辄自醉，醉与花鸟为交朋。花能
 嫣然顾我笑，鸟劝我饮非无情。身闲酒美惜光
 景，惟恐鸟散花飘零。可笑灵均楚泽畔^[7]，离
 骚憔悴愁独醒。

[注释]

[1] 庆历六年（1046）春作。 [2] “穷山”以下四句：写滁州官署荒凉而草木茂密、野花盛开的景象。候，时令，节候，五天称一候。阳气，暖气。《管子·形势解》：“春者，阳气始上，故万物生。”繁英，繁花。 [3] “花深”以下四句：写众鸟争鸣，声音不断。嚶鸣、绵蛮，皆鸟鸣声。《诗·小雅·伐木》：“嚶其鸣矣，求其友声。”《诗·小雅·绵蛮》：“绵蛮黄鸟，止于丘阿。” [4] “南窗”以下十六句：描摹众鸟各异的鸣声。百舌，乌鸫，鸣声圆滑。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“人有多言者，犹百舌之声”，高诱注：“百舌，鸟名，能易其舌，效百鸟之声，故曰百舌。以喻人虽多言，无益于事。”黄鹂，黄莺，羽毛亮丽，鸣声宛转。啞咤，黄鹂叫声。娇婴，小女孩。《玉篇》女部引《仓颉篇》谓“男曰儿，女曰婴”。竹林，鸟名。蔡條《西清诗话》：“崇宁间有贡士自同谷来，笼一鸟，大如雀，色正青，善鸣，曰此竹林鸟也。”

郭，外城。戴胜，状似雀，头有冠，俗名山和尚、鸡冠鸟，此似指布谷鸟。《礼记·月令》谓季春之月“戴胜降于桑”。诗言“陂田”“水满”，正是插秧时节，布谷鸟声声啼鸣。鸠，斑鸠，参阅前《班班林间鸠寄内》注释。泥滑滑，竹鸡，鸣声如呼泥滑滑。梅尧臣《禽言四首·竹鸡》：“泥滑滑，苦竹冈，雨萧萧，马上郎。马蹄凌兢雨又急，此鸟为君应断肠。”提葫芦，又称提壶鸟。梅尧臣《和欧阳永叔啼鸟十八韵》：“提壶相与来劝饮，戴胜亦助能劝耕。”倾，干杯。嘲哳（zhō zhā），形容鸟鸣声嘈杂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：“岂无山歌与村笛，呕哑嘲哳难为听。”[5]“我遭”二句：写庆历新政失败，遭朋党污蔑及钱明逸陷害而贬官滁州事。谗口，谗佞者的中伤。《诗·小雅·十月》：“无罪无辜，谗口嚣嚣。”[6]“春到”以下八句：写谪居滁州“醉与花鸟为交朋”的生活。娉婷，姿态美好貌，此指官妓。宋代官府可召官妓陪酒。嫣然，娇媚美好貌。光景，风光景物。[7]“可笑”二句：遭陷害而发的激愤之语。灵均，屈原字灵均。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：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，谗谄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”又谓屈原曰“举世混浊，而我独清；众人皆醉，而我独醒”。

[点评]

此篇堪称以文为诗咏物言志的佳作。“花深叶暗耀朝日，日暖众鸟皆嚶鸣”大段有声有色拟人情意的描绘，与后幅“花开鸟语辄自醉，醉与花鸟为交朋”苦中作乐的议论，前后交融，表露了遭诬陷而贬谪的诗人不甘消沉，自我激励的心态。“我遭”二句，由鸟鸣引出“谗口”的“可憎”，笔墨由山林转向社会，借“巧舌”控诉佞人，

抒发内心的愤懑，此为全篇主意之所在。高步瀛曰：“诗中‘我遭谗口’云云，所以发其不平也。”（《唐宋诗举要》）结尾称爱国而罹难、“憔悴”而“独醒”的屈原“可笑”，实为愤激之词，在控诉谗人迫害之时，亦彰显自身的旷观豁达与效法前贤的不屈精神。妙在“我遭”二句和末尾“可笑”二句的议论，皆是凸显主题、展现诗人意志的妙笔。可见只要注重形象思维，而非概念的说教，适当的散文笔法和议论决不会将诗歌创作引入歧途，语言自然流畅的以文为诗也会产生令人击节赞赏的效果。

沧浪亭^[1]

方东树：“起抚《石鼓》。”（《昭昧詹言》卷十二）按：指开头两句模仿韩诗《石鼓歌》：“张生手持石鼓文，劝我试作石鼓歌。”

宋陈善评“荒湾”二句：“此两句最为著题。”（《扞虱新话》下集卷一）

子美寄我沧浪吟^[2]，邀我共作沧浪篇。沧浪有景不可到，使我东望心悠然。荒湾野水气象古^[3]，高林翠阜相回环。新篁抽笋添夏影，老桤乱发争春妍。水禽闲暇事高格，山鸟日夕相啾喧。不知此地几兴废，仰视乔木皆苍烟。堪嗟人迹到不远，虽有来路曾无缘。穷奇极怪谁似子，搜索幽隐探神仙。初寻一径入蒙密，豁目异境无穷边。风高月白最宜夜，一片莹净铺琼田。清光不辨水与月，但见空碧涵漪涟。清风明月本

无价^[4]，可惜只卖四万钱！又疑此境天乞与^[5]，
 壮士憔悴天应怜。鸱夷古亦有独往^[6]，江湖波涛
 渺翻天。崎岖世路欲脱去，反以身试蛟龙渊。岂
 如扁舟任飘兀，红蕖绿浪摇醉眠。丈夫身在岂
 长弃^[7]，新诗美酒聊穷年。虽然不许俗客到，
 莫惜佳句人间传。

[注释]

[1] 本诗实作于庆历六年（1046）冬，刻石在七年春。沧浪亭：苏舜钦废居苏州后所居，今犹为名胜之处。 [2]“子美”二句：苏氏有《沧浪亭记》与《沧浪亭》《初晴游沧浪亭》等诗，并邀友人共赋沧浪，故欧有此作。 [3]“荒湾”以下十八句：大致据《沧浪亭记》以描绘该处想象中的景观。《记》称“一日过郡学，东顾草树郁然，崇阜广水，不类乎城中。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。东趋数百步，有弃地，纵广合五六十寻，三向皆水也。杠之南，其地益阔，旁无民居，左右皆林木相亏蔽。访诸旧老，云钱氏有国，近戚孙承祐之池馆也。坳隆胜势，遗意尚存。予爱而徘徊，遂以钱四万得之，构亭北碕，号‘沧浪’焉。前竹后水，水之阳又竹，无穷极。澄川翠干，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，尤与风月为相宜。予时榜小舟，幅巾以往，至则洒然忘其归。觞而浩歌，踞而仰啸，野老不至，鱼鸟共乐”。翠阜，植被翠绿的土山。篁，竹。枿（niè），通“蘖”，树木砍去后新抽出的枝条。事高格，指禽鸟发出鸣声。啾（jiū）喧，鸟声杂乱。子，指苏舜钦。蒙密，茂密的草木。琼田，月光下琼玉般的大地。空碧涵漪涟，谓水天相映成趣。白居易《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》有“烟波澹荡摇空

宋陈正敏引李白“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”与欧“清风”二句曰：“二人者致词虽异，然皆善谈风月者也。”（胡仔《茗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三引《遯斋闲览》）

方东树：“‘岂如’句，笔势挽力。”（《昭昧詹言》卷十二）

碧”之句。 [4]“清风”二句：化用李白《襄阳歌》“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”句意。 [5]“又疑”二句：说上天怜悯苏氏的不幸，给了他这块地方。乞与，给予。 [6]“鸥（ch）夷”以下六句：说春秋时范蠡隐遁海上，难免风波之险，还不如苏氏在沧浪亭居处荡舟安逸。《史记·越王句践世家》“范蠡浮海出齐，变姓名，自谓鸥夷子皮”，司马贞《索隐》云“韦昭曰‘鸥夷，革囊也’。或曰生牛皮也”。独往，隐居避祸。飘兀，飘摇，飘荡。兀，动摇。红蕖，红荷花。李白《越中秋怀》：“一为沧波客，十见红蕖秋。”绿浪，绿波，清波。曹植《洛神赋》有“灼若芙蕖出绿波”句。 [7]“丈夫”以下四句：言苏氏尽可饮酒作诗，让佳句传遍人间。长弃，进奏院案发，苏氏削去官职，被废为民，永不录用。不许俗客到，孔稚圭《北山移文》：“请回俗士驾，为君谢逋客。”

[点评]

苏舜钦是庆历新政的支持者，又是新政主持者宰相杜衍的女婿，反对派自然视之为击败新政的突破口，将苏氏监进奏院时援旧例卖故纸钱宴宾客事，办成重案，因此他首当其冲遭到毫不留情的迫害。欧于贬谪中作此诗，激愤难抑地为苏氏鸣不平。诗的开头交代写作缘由，中幅描写想象中的沧浪亭美景，其中水月交相辉映之状态，尤富诗情画意。后幅以形象的笔墨发慨，宽慰苏氏并表达自己最深切的同情。方东树《昭昧詹言》评“‘荒湾’以下写。‘不知’以下议。‘穷奇’四句叙”，如加上“风高”四句绘景，“清风”以下借议发慨，则全篇布局井然，层次分明，跌宕起伏，可睹以古文章法论七言古诗之妙。

画眉鸟^[1]

百啭千声随意移^[2]，山花红紫树高低。
始知锁向金笼听，不及林间自在啼。

“锁向金笼”与“林间自在”，对比何其分明！

[注释]

[1] 庆历七年（1047）滁州作。题下原注：“一作‘郡斋闻百舌’。”梅尧臣翌年有《和永叔郡斋闻百舌》诗。画眉鸟：全身大部棕褐色，眼圈白色且向后延伸如蛾眉。《居士外集》卷二十三《书三绝句诗后》：“前一篇梅圣俞咏泥滑滑，次一篇苏子美咏黄莺，后一篇余咏画眉鸟。三人者之作也出于偶然，初未始相知，及其至也，意辄同归，岂非其精神会通，遂暗合耶？”[2] 啭（zhuàn）：鸟婉转地鸣叫。

[点评]

前二句写景，鸣声婉转惹人喜爱的画眉鸟，在万紫千红的山花中或飞或停；后二句发慨，感叹被锁于金丝笼中的画眉，远不及在山林间飞翔鸣叫那般自由自在，隐含着诗人受困于仕宦之苦闷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。在咏物写景中寄寓哲理，耐人寻味。

田家^[1]

绿桑高下映平川，赛罢田神笑语喧^[2]。

田家“笑语喧”的欢情融入有声有色的春景中。

林外鸣鸠春雨歇^[3]，屋头初日杏花繁。

[注释]

[1] 庆历七年（1047）春在滁州作。 [2] 赛田神：古代春时有赛神会，祭祀土地神以祈求丰收。王维《凉州郊外游望》：“婆娑依里社，箫鼓赛田神。”赛，祭祀酬神。 [3] 鸣鸠：即斑鸠，知天之晴雨。见《班班林间鸠寄内》注一。

[点评]

这是一首写农家乐的诗。春雨停，杏花香，桑叶绿，鸠鸟鸣，充满勃勃生机。全诗仅第二句写赛神会人物活动的场面，与前后乡村景色的描写，随意而自然地融为一体。语言清新活泼，气氛热烈欢快，后二句忽成偶对，尤见句法的灵活。

丰乐亭游春三首^[1]

其 一

绿树交加山鸟啼，晴风荡漾落花飞。

鸟歌花舞太守醉^[2]，明日酒醒春已归。

其 二

春云淡淡日辉辉，草惹行襟絮拂衣^[3]。

“落花飞”与末首“踏落花”，“春已归”与末首“春将老”遥相呼应。

行到亭西逢太守，篮舆酩酊插花归^[4]。

“篮舆酩酊插花归”的太守形象何其传神！

其 三

红树青山日欲斜，长郊草色绿无涯。

游人不管春将老^[5]，来往亭前踏落花。

清潘德舆谓末首“与唐人身情气息，不隔累黍”，“且无论唐、宋，即以诗论，亦明珠美玉，千人皆见，近在眼前”。（《养一斋诗话》）

[注释]

[1]庆历七年（1047）作。上年，欧于滁州丰山下建丰乐亭，作《丰乐亭记》；又在《醉翁亭记》中自号“醉翁”。《与梅圣俞》云：“去年夏中，因饮滁水甚甘，问之，有一土泉，在城东百步许。遂往访之，乃一山谷中，山势一面高峰，三面竹岭回抱，泉上旧有佳木一二十株，乃天生一好景也。遂引其泉为石池，甚清甘，作亭其上，号丰乐，亭亦宏丽。”此三首诗展现了与百姓春日同游丰乐亭的醉翁形象。 [2]太守：宋代知州职务相当于汉太守，故欧以之自称。 [3]行襟：衣服下摆。 [4]篮舆：竹轿。酩酊：大醉貌。插花归：杜牧《九日齐山登高》：“人世难逢开口笑，菊花须插满头归。” [5]“游人”二句：谓游人不顾春之将尽，亭前还是来往不断，踏春而归。春将老，时已暮春，故云。踏落花，犹言“踏春”。杜甫《长吟》：“花飞竞渡日，草见踏春心。”

[点评]

这一年，欧《与梅圣俞》书简云：“某此愈久愈乐，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。小邦为政期年，粗有所成，固知古人不忽小官，有以也。”滁州美丽的山水给诗人以慰藉，为政有成也给诗人带来快乐。三首诗叙

“太守醉”，“插花归”，滁人“亭西逢太守”与“来往亭前踏落花”，都写出了太守与滁人同游的尽兴，更抒发了太守为民尽责、乐民之所乐的深情。作者以全诗未见的一个“乐”字为这组诗的诗眼，眼光贯穿三首，艺术构思精妙。

重读《徂徕集》^[1]

欧视石介为革新派勇士和亲密的战友，“哭”字发端，悲情难抑。申冤为一篇主旨。

读其书，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，却已阴阳两隔，痛何如哉！

人亡书在，传之万世而不朽。

我欲哭石子^[2]，夜开徂徕编^[3]。开编未及读，涕泗已涟涟^[4]。勉尽三四章，收泪辄忻欢。切切善恶戒，丁宁仁义言。如闻子谈论，疑子立我前。乃知长在世，谁谓已沉泉^[5]。昔也人事乖^[6]，相从常苦艰。今而每思子，开卷子在颜。我欲贵子文，刻以金玉联^[7]。金可烁而销，玉可碎非坚。不若书以纸，“六经”皆纸传^[8]。但当书百本，传百以为千。或落于四夷^[9]，或藏在深山^[10]。待彼谤焰熄^[11]，放此光芒悬。人生一世中，长短无百年。无穷在其后，万世在其先。得长多几何，得短未足怜。惟彼不可朽^[12]，名声文行然。谗诬不须辨，亦止百年间。百年后来者，

憎爱不相缘^[13]。公议然后出，自然见媿妍^[14]。
 孔孟困一生，毁逐遭百端。后世苟不公，至今无
 圣贤。所以忠义士，恃此死不难。当子病方革^[15]，
 谤辞正腾喧。众人皆欲杀，圣主独保全。已埋犹
 不信，仅免斫其棺。此事古未有，每思辄长叹。
 我欲犯众怒^[16]，为子记此冤。下紆冥冥忿，仰
 叫昭昭天。书于苍翠石，立彼崔嵬巔。询求子世
 家^[17]，恨子儿女顽。经岁不见报，有辞未能诠。
 忽开子遗文，使我心已宽。子道自能久，吾言岂
 须镌^[18]。

石介死而含冤，
 后世必有公评。

鸣冤叫屈，无
 限激愤。

[注释]

[1] 庆历七年（1047）作。此前已作《读徂徕（cú lái）集》，故曰“重读”。 [2] 石子：指石介（1005—1045），字守道，又字公操，兖州奉符（今山东泰安）人，号徂徕先生。天圣年间进士。历南京留守推官、镇南节度掌书记等职，入为国子监直讲。后为太子中允，直集贤院。作《庆历圣德诗》赞颂新政人物，指斥夏竦为大奸。旋通判濮州，未赴而卒。著有《徂徕集》。生平详见后《徂徕石先生墓志铭》。子，古时对男子的美称。 [3] 徂徕编：即《徂徕集》。编，串联竹简的绳子。 [4] 涕泗：涕泪。《诗·陈风·泽陂》：“寤寐无为，涕泗滂沱。”涟涟：垂泪貌。《诗·卫风·氓》：“不见复关，泣涕涟涟。” [5] 沉泉：死亡。泉，黄泉，地下。 [6] “昔也”二句：说当时朋党舆论甚嚣尘上，不便与石

介多来往。乖，乖违，不如意。 [7] “刻以”句：用相连的金、玉版镌刻石介诗文。 [8] 六经：儒家经典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。 [9] 四夷：古称中原以外的周边区域。 [10] “或藏”句：用司马迁《报任少卿书》“藏诸名山”之意。 [11] “待彼”二句：等毁谤石介的谣言破灭，石介的诗文将永放光芒。欧《徂徕石先生墓志铭》：“友人庐陵欧阳修哭之以诗，以谓待彼谤焰熄，然后先生之道明矣。”谤焰，指夏竦等人诈称石介未死，已逃往契丹，借兵谋反，进犯中原的谣言。光芒悬，意取韩愈《调张籍》的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”。 [12] “惟彼”二句：言人之名声不朽者，以其文章德行传后而使然。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子以四教，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文行，文章德行。 [13] 不相缘：相互没关系。缘，关系。 [14] 媿妍：丑恶与美好。 [15] “当子”以下八句：当石介病重之际，谤言正在喧嚣，好在皇帝仁厚给予保护，石介死后也免于开棺查验。王称《东都事略·石介传》：“介既卒，夏竦欲以奇祸中伤富弼，指介以起事，谓其诈死而北走契丹矣，请发棺。仁宗察其诬，得不发。”革（jí），病重。《礼记·檀弓》有“夫子之病革矣”句。 [16] “我欲”以下六句：说欲为石介撰文刻石鸣冤。治平二年（1065），欧撰成《徂徕石先生墓志铭》。纾，解除。冥冥忿，逝者的悲愤。冥冥，阴间。 [17] “询求”以下四句：时石介家属被羁管于他州，未能提供家世资料，欧不知此情，故难于下笔。顽，迟钝。诠，记述。 [18] 镌：刻，指墓志铭刻石。

[点评]

此篇是怀念、歌颂革新派友人石介的诗作，作者对庆历新政夭折和友人含冤而死的满腔悲愤，流溢于字里行间，颇有震撼人心的力量。题中“重读”二字看出《徂

徕集》在诗人中的地位 and 份量。全诗历叙石介著述之不凡与不朽、遭遇之不公与不幸，强调终有冤情大白之时，期待墓志早日撰成并刻之于石。通篇叙中有议，笔力强劲，气格不凡，气势雄健，宋人许颢评此诗：“英辩超然，能破万古毁誉。”（《彦周诗话》）富于激情与正义感是本诗特色，略于比兴，稍嫌不足。

怀嵩楼新开南轩与郡僚小饮^[1]

绕郭云烟匝几重，昔人曾此感怀嵩^[2]。
 霜林落后山争出^[3]，野菊开时酒正浓。
 解带西风飘画角^[4]，倚栏斜日照青松。
 会须乘醉携嘉客^[5]，踏雪来看群玉峰^[6]。

[注释]

[1] 庆历七年（1047）秋作。王禹偁《北楼感事》诗序：“唐朱崖李太尉卫公为滁州刺史，作怀嵩楼，取怀归嵩洛之意也。”按：李德裕，字文饶，赞皇（今属河北）人，唐代著名政治家。官拜太尉，封卫国公。曾两度分司东都洛阳，后遭朋党之祸贬滁州，怀念嵩洛，建怀嵩楼，作《怀嵩楼记》。[2] 昔人：指李德裕。[3] “霜林”二句：写秋霜后树叶凋零群山露真容，野菊花香迎来畅饮美酒的时节。[4] 解带：解开衣带。画角：传自西羌有彩绘的管乐器，声音哀厉高亢。[5] 会须：应当。[6] 群玉峰：《山海经》中的玉山，传说为西王母的住所。此喻环滁之山。

欧阳修与李德裕虽处不同朝代，却同流连于嵩山洛水之间，同写过《朋党论》，又同以朋党之祸而贬滁州，同登怀嵩楼，同有大抱负，同为大人物，何其相似与巧合！

陈衍：“‘霜林’二句，极为放翁所揣摩。”（《宋诗精华录》卷一）

[点评]

此诗虽写于贬谪之中，却焕发出昂扬乐观的精神。首联境界阔大，俯瞰“绕郭云烟”，胸怀嵩洛山水，气势壮伟。颔联写萧瑟之秋，山露真容，一个“争”字尤见挺拔与强势，尽显傲岸的风骨；野菊花香，象征勃勃的生机，衬托出与同僚欢饮的酒兴。颈联写高亢的画角声飘来助酒，不由地面对西风解带，既见酒酣耳热，又见诗人旷达的情怀；而“倚栏”观赏斜阳照耀下的苍松，是何等的惬意与坚强。尾联想象冬天来临，乘醉携友人到此地一睹冰雪晶莹的山景，洋溢着坚定执着乐观前行的豪情。本诗前三联叙所见、所感与所为，一展胸襟，尾联以美好的想象抒壮志，虚实结合。全篇情景交融，四联俱佳，意境高远，是欧公的七律佳作。

赠无为军李道士二首（其一）^[1]

无为道士三尺琴^[2]，中有万古无穷音。
音如石上泻流水^[3]，泻之不竭由源深。
弹虽在指声在意，听不以耳而以心。
心意既得形骸忘^[4]，不觉天地白日愁云阴。

后四句言弹者在意，听者以心，可谓合拍而共鸣，得意而忘形，以致阴云遮白日亦不觉。

[注释]

[1] 庆历七年（1047）作。无为军：宋置军名，属淮南路，治

所在今安徽无为。李道士：原注：“名景仙。”时年七十。 [2] 三尺琴：《琴操》称伏羲作琴，长三尺六寸六分。古琴身多以桐木制成，故又称三尺桐。 [3] “音如”二句：据《太平御览》引《琴历》，琴曲有“石上流泉操”。 [4] “心意”句：《晋书·阮籍传》：“（籍）善弹琴，当其得意，忽忘形骸。”何劭《赠张华》：“奚用遗形骸，忘筌在得鱼。”形骸，指人的形体、躯壳。

[点评]

欧《书琴阮记后》云：“为夷陵令时，得琴一张于河南刘虬，盖常琴。后作舍人，又得一琴，乃张粤琴也。后作学士，又得一琴，则雷琴也。官愈昌，琴愈贵，而意愈不乐。在夷陵，青山绿水，日在目前，无复俗累，琴虽不佳，意则自释。及作舍人、学士，日奔走于尘土中，声利扰扰，无复清思，琴虽佳，意则昏杂，何由有乐？乃知在人不在器也，若有心自释，无弦可也。”又有《试笔·琴枕说》云：“余家石暉琴，得之二十年。昨因患两手中指拘挛，医者言唯数运动以导其气之滞者，谓唯弹琴为可。亦寻理得十余年已忘诸曲，物理损益相因，固不能穷，至于如此。老庄之徒，多寓物以尽人情，信有以也哉！”两篇短文中，欧公诉说了一生弹琴的经历和感悟。指出身处环境、自我修养、当时情绪，都跟弹琴的效果密切相关。“乃知在人不在器”，尤其要心“自适”，“多寓物以尽人情”，这是他最深切的体会。本诗中的李道士，获得诗人的高度赞美，能弹出“万古无穷音”，已达到得意忘形的境界。

别 滁^[1]

花光浓烂柳轻明^[2]，酌酒花前送我行。

我亦且如常日醉，莫教弦管作离声^[3]。

陈衍：“末二语直是乐天。”（《宋诗精华录》卷一）钱锺书：“黄庭坚《夜发分宁寄杜涧叟》‘我自只如常日醉，满川风月替人愁’，正从这首诗来。”（《宋诗选注》）

[注释]

[1] 庆历八年（1048）作。是年闰正月，欧由小城滁州徙知大郡扬州。 [2] “花光”句：离滁时已二月，是春花烂漫的季节。柳轻明，柳丝轻盈亮丽。 [3] “莫教”句：武元衡《酬裴起居西亭留题》：“况是池塘风雨夜，不堪丝管尽离声。”《艺文类聚》载《吴越春秋》：“勾践伐吴，乃命国中与之诀，而国人悲哀，皆作离别之声。”

[点评]

别滁的心情应是愉悦的。上年十二月，因南郊恩，欧进封开国伯，有谢表，并作《拜赦》诗，标志着已告别因朋党而遭受诬陷的不堪。如今由滁徙扬，由右正言转为起居舍人，表明朝廷要他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当然，离滁又有不舍之情，这里既有遭贬的委屈，也有百姓认可的治绩和与民相亲的欢欣，更有漫步山林随性挥洒留下的声名远播的诗文。春光明媚时节，面对送行的滁州僚属与百姓，别离的伤感不免涌上心头。这首七绝的基调是欢快的，而将离别时的复杂心理，刻画得如此细致入微，亦属不易。

梦中作^[1]

夜凉吹笛千山月，路暗迷人百种花^[2]。
棋罢不知人换世^[3]，酒阑无奈客思家。

[注释]

[1] 皇祐元年（1049）作，时欧知颍州（今安徽阜阳）。苏轼《书李岩老棋》：“南岳李岩老好睡。众人食饱下棋，岩老辄就枕，阅数局一展转，云：‘我始一局，君几局矣？’东坡笑曰：‘岩老常用四脚棋盘，只著一色黑子。昔与边韶敌手，今被陈抟饶先。着时自有输赢，着了全无一物。’欧阳公诗云（本诗略），殆是谓也。” [2] “路暗”句：化用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“千岩万转路不定，迷花倚石忽已暝”。 [3] “棋罢”句：任昉《述异记》：“晋王质入山采樵，见二童子对弈。质置斧坐观，童子与质一物如枣核，食之不饥。局终，童子指示曰：‘汝柯烂矣。’质归乡里，已及百岁。”柯，斧柄。

[点评]

这是一幅诗意盎然的画，又是一首美妙如画的诗，更是一场精彩难忘的梦。月照千山的凉夜，传来了阵阵的笛声；暗淡无光的路旁，盛开着迷人的百花；对弈的棋局结束，人间已世代更迭；酒尽筵散的时候，宾客分外想家。四个不同的梦境，似毫不相干，却以跳跃的节奏，神奇地串成一首四句对仗沉郁顿挫的七绝。“夜凉”“路暗”“不知”“无奈”，营造出变幻莫测、朦胧迷离、令人

南宋洪迈：“此欧阳公绝妙之语。然以四句各一事，似不相贯穿，故名之曰《梦中作》。”（《容斋五笔》卷十）按：末二句由仙境归于思家，尤有意味。

陈衍：“此诗当真是梦中作，如有神助。”（《宋诗精华录》卷一）

感慨万端的意境氛围，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。清叶矫然评曰：“即摩诘、少陵亦不能远过也。”（《龙性堂诗话》续集）

食糟民^[1]

田家种糯官酿酒^[2]，权利秋毫升与斗。酒沽得钱糟弃物^[3]，大屋经年堆欲朽。酒醅瀲灩如沸汤^[4]，东风来吹酒瓮香。累累罌与瓶^[5]，惟恐不得尝。官沽味醲村酒薄，日饮官酒诚可乐。不见田中种糯人，釜无糜粥度冬春。还来就官买糟食，官吏散糟以为德^[6]。嗟彼官吏者，其职称长民^[7]。衣食不蚕耕，所学义与仁。仁当养人义适宜^[8]，言可闻达力可施^[9]。上不能宽国之利^[10]，下不能饱尔之饥。我饮酒，尔食糟。尔虽不我责，我责何由逃！

宋刘敞《和永叔食糟民》：“翰林仙伯屈主诺，忧民之忧乐民乐。”（《公是集》卷十六）按：欧为翰林学士，故以“翰林仙伯”称之。屈主诺，屈居地方官之职。

[注释]

[1] 据《欧集》目录，此诗列皇祐二年（1050）诗后，是年七月欧即调往南京（今河南商丘），诗云“东风来吹”，疑即当年春天作，时在颍州。糟：做酒剩下的渣子。 [2] “田家”二

句：官府用农家种的糯米酿酒，但升斗的微利也不肯放过。《宋史·食货志》：“宋榷酤之法：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，县、镇、乡、间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，若有遗利，所在多请官酤。”说酒属专卖，县以下偏僻地方允许民间酿酒，但要征高额利税。榷（què），专营，专卖。[3]沽：通“酤”，售卖。[4]醅（pēi）：未经过滤的酒。漉漉（chán zhuó）：原为小水声，此形容酒醅发酵时的泡沫声。[5]累累：重叠堆积，连贯成串。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累累乎端如贯珠。”罍（yí）：古时盛酒或水的小口大腹的容器。[6]以为德：以为是德政善行。刘敞《和永叔食糟民》：“黄头稚子白发翁，哺糟相随尘土中。岂嫌身居犬彘后，还喜生值恩施丰。”[7]长民：为民之长。此指地方官。《礼记·缙衣》：“长民者，衣服不贰，从容有常，以齐其民，则民德壹。”[8]仁当养人：仁就应当养活百姓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：“仁者爱人。”义适宜：义就是要做合适的事。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义者，宜也。”[9]闻达：指官吏将下情上达，即报告皇帝。[10]宽国之利：增加国家的收入。

[点评]

此诗颇似白居易语言浅易、揭露时弊、诉民疾苦的“新乐府”之作，体现出士大夫难能可贵的忧国忧民情怀。早在庆历四年（1044）欧奉命出使河东时，即呈上《乞不配卖醋糟与人户札子》称：“至忻州，见百姓人户经臣出头怨嗟告诉，为转运司将十五年积压损烂酒糟依配与人户，要清醋价钱。”欧对这种强行摊派酒糟勒索百姓钱财的行径极其厌恶，请求朝廷明令禁止。本诗批评官府与民争利的“榷酤”政策，谴责官吏一边“酒酤得钱”，

一边再卖酒糟渔利，不择手段地盘剥百姓的恶行。作者还联系自身，发出“我饮酒，尔食糟。尔虽不我责，我责何由逃”的忏悔之声。其“仁政”观念与“民本”思想值得称赞。此诗质朴平易，爱憎分明，许颢评曰：“《食糟民》诗，忠厚爱人，可为世训。”（《彦周诗话》）

纪德陈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（其一）^[1]

欧阳修：“杜祁公为人清俭，在官未尝燃官烛，油灯一炷，荧然欲灭，与客相对，清谈而已。”（《归田录》卷一）

俭节清名世绝伦^[2]，坐令风俗可还淳。
貌先年老因忧国^[3]，事与心违始乞身。
四海仪刑瞻旧德^[4]，一樽谈笑作闲人。
铃斋幸得亲师席^[5]，东向时容问治民。

[注释]

宋叶梦得：“欧公尝和公诗，有云：‘貌先年老因忧国，事与心违始乞身。’公得之大喜，常自讽诵。当时以谓不惟曲尽公志，虽其形貌亦在摹写中也。”（《石林诗话》卷上）

[1] 皇祐二年（1050）秋作。是年七月，欧改知应天府兼南京（今河南商丘）留守司事。致政：即致仕。《礼记·王制》“七十致政”注：“致政，还君事。”杜相公：杜衍（978—1057），字世昌，越州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大中祥符年间进士。出仕州郡，有政绩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任枢密使，次年拜相，为庆历新政主持者之一。新政失败，出知兖州。七年，以太子少傅致仕，皇祐元年加封太子太傅。《居士集》卷后原校：“京本作：‘某启。谨吟成纪德陈情拙诗二章，拜献太傅相公。虽不足游扬大君子之盛美，亦聊伸予小子区区感遇之心。干冒台严，伏惟俯赐采

览。’” [2]“俭节”二句：说杜衍以至为清廉廉洁闻名，给社会风气带来了良好影响。孙升《孙公谈圃》：“杜祁公为人清约，平生非宾客不食羊肉。时朝多恩赐，请求无不从。祁公尤抑幸，所请皆封还。其有私谒，上必曰：‘朕无不可，但这白须老子不肯。’”《墨子·辞过》：“俭节则昌，淫佚则亡。”《孟子·尽心下》有“故闻伯夷之风者，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”之语。 [3]“貌先”二句：说杜衍因心忧国事而早衰，已竭力而事难成则归休。欧《祭杜祁公文》称“公居于家，心在于国，思虑精深，言辞感激。或达旦不寐，或忧形于色，如在朝廷而有官责。呜呼！进不知富贵之为乐，退不忘天下以为心，故行于己者老益笃，而信于人者久愈深。人之爱公，宁有厌已？” [4]“四海”二句：说一代老臣堪为天下楷模，退休后过着清闲自在的生活。仪刑，法式，模范。《诗·大雅·文王》有“仪刑文王”句。旧德，指德高望重的老臣。一樽，一杯酒。 [5]“铃斋”二句：说有幸在应天府为官，政事可随时向杜相公请教。铃斋，古时州郡长官办事之处。韩翃《赠郢州马使君》：“他日铃斋内，知君亦赋诗。”师席，欧《答太傅相公见赠长韵》“凋零莺谷友”句下自注曰“修与尹师鲁、苏子美同出门下”。东向，古时公侯将相以坐西向东为尊。

[点评]

作者与杜衍关系十分亲密，对杜衍非常敬重。杜衍爱国忧民，素有节操，严以律己，廉洁奉公。本诗的赞美发自作者的内心深处，一字一句都饱含深厚的情意，对杜衍的描画尤为传神。语言平易，表达有力，对仗精巧，不乏警句。清人赵翼评颌联云：“意更沉郁深挚，即少陵集中，亦无可比拟也。”（《瓯北诗话》卷十一）

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^[1]

发端气势磅礴。

宋费衮：“欧公作《庐山高》，气象壮伟，殆与此山争雄，非公胸中有庐山，孰能至此！”（《梁溪漫志》卷七）

据欧《于役志》载，景祐三年贬官夷陵，八月，船泊江州，与人相约同游庐山，因病作罢。本诗描写登山所见景观，纯出于想象。

宋黄庭坚：“刘公中刚而外和，忍穷如铁石。”（《山谷集》卷三十《跋欧阳文忠公〈庐山高〉诗》）

“涣居庐山三十余年，环堵萧然，饘粥以为食，而游心尘垢之外，超然无戚戚意，以寿终。”（《宋史·刘恕传》）

庐山高哉几千仞兮^[2]，根盘几百里，巍然屹立乎长江。长江西来走其下^[3]，是为扬澜左里兮，洪涛巨浪日夕相舂撞。云消风止水镜净^[4]，泊舟登岸而远望兮，上摩青苍以晦霭，下压后土之鸿厖。试往造乎其间兮^[5]，攀缘石磴窥空窅。千岩万壑响松桧，悬崖巨石飞流淙。水声聒聒乱人耳，六月飞雪洒石缸。仙翁释子亦往往而逢兮^[6]，吾尝恶其学幻而言咙。但见丹霞翠壁远近映楼阁，晨钟暮鼓杳霭罗幡幢。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^[7]，风吹露湿香涧谷，时有白鹤飞来双。幽寻远去不可极，便欲绝世遗纷纭。羨君买田筑室老其下^[8]，插秧盈畴兮酿酒盈缸。欲令浮岚暖翠千万状，坐卧常对乎轩窗。君怀磊砢有至宝^[9]，世俗不辨珉与珏。策名为吏二十载，青衫白首困一邦。宠荣声利不可以苟屈兮^[10]，自非青云白石有深趣，其气兀砢何由降？丈夫壮节似君少，嗟我欲说安得巨笔如长杠！

[注释]

[1] 皇祐三年（1051）作，欧时知应天府（今河南商丘）。庐山高为新乐府题名。同年：科举考试同年及第者的彼此称呼。刘中允，即刘涣，字凝之，北宋著名史学家刘恕之父，与欧同年登第，为颖上令，刚直不阿，以太子中允致仕，归隐庐山。南康：宋置军名，治所今江西庐山。 [2] “庐山”以下三句：写高高的庐山巍然屹立在长江边。巖（jié）然，高峻矗立貌。 [3] “长江”以下三句：写庐山下的彭蠡湖壮观的涛浪。扬澜左里，《五灯会元》载：“庐山栖贤道坚禅师，……（有官人）问：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’师曰：‘洋澜左蠡，无风浪起。’”左里，一作左蠡，指彭蠡湖（今鄱阳湖）。舂撞，撞击，冲击。 [4] “云消”以下四句：写泊舟远望庐山所见。青苍，苍天。晦霭（yǎn ài），迷蒙的云气。徐陵《与李那书》：“山泽晦霭，松竹参差。”后土，土地神，亦对大地的尊称。《左传》僖公十五年：“君履后土而戴皇天。”鸿厯，广大而厚重。 [5] “试往”以下六句：写想象中登庐山途中之所见。造，访，此指登山。石磴，山路上的石阶。空窅（kōng yǎo），空而深的山谷。流淙，瀑布。飞雪，形容瀑布溅起的水雾。石砮（gōng），石桥。 [6] “仙翁”以下四句：写庐山上多佛寺道观。仙翁，道士。释子，和尚。欧不信佛老，尤排佛，故恶其所为。咙（máng），言语杂乱。晨钟暮鼓，寺庙早晚撞钟击鼓以报时。杳霭，云雾缥缈貌。幡幢（fān chuáng），佛寺中树立的旗帜。 [7] “幽花”以下五句：写庐山景色难穷尽，是归隐的好去处。幽寻，寻幽探胜。绝世，弃绝俗世。纷纭（fēn yún），繁杂不堪的世务。 [8] “羨君”以下四句：说刘涣辞官归居庐山，令人称许羡慕。浮岚暖翠，山间的云气与山壁的翠色。 [9] “君怀”以下四句：说刘涣才虽不凡，可惜以县官终老。磊砢（lěi kè），植物多节，喻人有奇特的才能。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：“庾子嵩目和峤：‘森森如千丈松，虽磊砢有节目，’

施之大厦，有栋梁之用。’”珉（mín），《说文》称“石之美者”。玨（hóng），《说文》称“玉也”。二十载，刘涣天圣八年（1030）登第入仕，至皇祐三年（1051），已二十二年。青衫，《宋史·舆服志》：“七品以上服绿，九品以上服青。” [10]“宠荣”以下五句：赞刘涣不慕荣利，气节可嘉。兀砮（lù），突出不平貌，此指胸中不平之气。壮节，壮烈的节操。杠（gāng），旗杆。

[点评]

此诗前幅抒写巍巍庐山的雄姿和山中壮美瑰丽的景象，后幅由“羨君买田”转入对刘涣刚正不屈、辞官归隐的赞美。前叙后议，将刻画名胜庐山的自然之美与展现刘涣的心灵之美，极其自然地融合在一起。刘涣崇高的人格，令作者钦佩不已，欲以如椽巨笔书写对他的无限敬意，而庐山的雄奇伟岸正好象征刘涣刚直磊落的人格。欧阳修承继韩愈的“以文为诗”，喜排比铺陈，跌宕起伏，又效法李白的想象奇特，豪放不羁。全篇长短句交错，且杂以骚体，开阖自如，纵横肆意，气势充沛，雄劲有力，音韵铿锵，意境动人，堪称富于想象的力作。

送徐生之澠池^[1]

本诗言及西京留守钱惟演与晏殊，二者皆以好贤爱才闻名，欧亦好贤爱才者，篇首即有共鸣。

河南地望雄西京^[2]，相公好贤天下称。吹嘘死灰生气焰，谈笑暖律回严凝。曾陪樽俎被顾盼，罗列台阁皆名卿。徐生南国后来秀^[3]，得官古县

依崑陵。脚靴手板实卑贱，贤俊未可吏事绳。携文百篇赴知己，西望未到气已增。我昔初官便伊洛^[4]，当时意气尤骄矜。主人乐士喜文学，幕府最盛多交朋。园林相映花百种，都邑四顾山千层。朝行绿槐听流水，夜饮翠幕张红灯。尔来飘流二十载^[5]，鬓发萧索垂霜冰。同时并游在者几？旧事欲说无人应。文章无用等画虎，名誉过耳如飞蝇。荣华万事不入眼，忧患百虑来填膺。羨子年少正得路^[6]，有如扶桑初日升。名高场屋已得隽，世有龙门今复登。出门相送亲与友，何异篱鷁瞻云鹏。嗟吾笔砚久已格，感激短章因子兴。

[注释]

[1] 至和元年（1054）作。是年，欧在京修《唐书》。门生徐无党甲科登第，赴河南府澠池（今属河南）任职，欧赠以此诗。徐生：即徐无党，婺州东阳永康（今浙江永康）人，曾从欧学古文辞，后为欧《新五代史》作注。 [2] “河南”以下六句：说知河南府晏殊爱才，徐无党幸运而为其属下。欧《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》载晏殊仕历终为“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”，至和元年六月，“以疾归于京师”，八月，“疾少间”，“乃留侍讲迓英阁”，明年正月卒。由此可知徐赴澠池当在至和元年六月前。相公好贤，《晏公神道碑铭》说晏殊“得一善，称之如己出，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、孔道辅等，皆出其门。及为相，益务进贤材。当公居

对西京文士交游的深切怀念，已成欧公终生难以排遣的情结。

清潘德舆：“永叔诗‘文章无用等画虎，名誉过耳如飞蝇’。东坡诗‘新诗绮语亦安用，相与变灭随东风’。作诗文者胸中必具此等见地，方有入处。若驱逐声华，自夸坛坫，纵多杰构，终未得门。”（《养一斋诗话》卷十）

相府时，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皆进用，至于台阁，多一时之贤”。吹嘘，喻奖掖、汲引。《宋书·沈攸之传》：“卵翼吹嘘，得升官秩。”死灰生气焰，意即死灰复燃。孙樵《刻武侯碑阴》：“武侯独愤激不顾，收死灰于蜀，欲嘘而再然之。”暖律，温暖的节候。古以时令合乐律，故称。《艺文类聚》引刘向《别录》称“邹衍在燕，燕有谷，地美而寒，不生五谷，邹子居之，吹律而温气至，而谷生，今名黍谷”。严凝，严寒。晏殊曾宴请欧，欧有《晏太尉西园贺雪歌》《和晏尚书对雪招饮》诗。樽俎，盛酒、肉之器，借指宴席。 [3]“徐生”以下六句：说徐无党虽官位卑下，但赴职意气风发，献文晏殊求教。古县，指澠池。崤（xiáo）陵，崤山。《河南通志》：“崤陵在澠池县西四十里。蹇叔曰‘崤有二陵’，即此。”脚靴手板，可显官员等级的衣履及用品。 [4]“我昔”以下八句：回顾入仕西京洛阳钱惟演幕府，与众文士度过愉快的岁月。主人，指钱惟演。 [5]“尔来”以下八句：说当年初官西京，至今已二十年，友朋凋零，空有文名，而满腔忧虑。画虎，“画虎不成反类犬”之缩略语，即中看不中用的意思。《颜氏家训·杂艺》：“萧子云改易字体，邵陵王颇行伪字；朝野翕然，以为楷式，画虎不成，多所伤败。” [6]“羨子”以下八句：说徐无党年少得名，前途无量，自己亦受激励。扶桑，神话中的树名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：“日出于暘谷，浴于咸池，拂于扶桑，是谓晨明。”名高场屋，指徐无党高中礼部试省元。场屋，科举考场。得隽，亦作“得俊”，谓及第。元稹《和王侍郎酬广宣上人观发榜后相贺》诗：“竞走墙前希得俊，高悬日下表无私。”登龙门，指为晏殊所接纳。龙门，声望高者之府第。篱鹑，篱间鸟，喻目光短浅无志向者。云鹏，云间飞翔的鹏鸟，喻胸有大志者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有鸟焉，其名为鹏。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。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

‘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适也？’”笔砚久已格，久已搁笔，指因母丧久未作诗。格，搁置。

[点评]

徐无党为欧公之得意门生，欧关注其成长，不仅有诗歌交流、书简往来，还写有著名的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，欧独撰《新五代史》里也留有徐无党的注文，此堪称宋代师生交往情谊深重的一段佳话。诗题中的“徐生”与“澠池”是两个关键词，一为赠诗对象，一属河南府管辖，与洛阳为邻。于是全诗就紧扣西京洛阳发慨，以今留守晏殊之好贤，为门生的幸运而欣喜；忆昔留守钱惟演之好贤，感叹众文友的离世；从而引出“文章无用”当自谦的深思，既鞭策徐生，亦以此自励。与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叹“言之不可恃”，当奋发以求精进，既“勉其思”又“以自警”，是同样的意思。诗中多用典故以言事论理，抒怀写志，故词简而意丰。

和刘原父澄心纸^[1]

君不见曼卿子美真奇才^[2]，久已零落埋黄埃。子美生穷死愈贵，残章断稿如琼瑰。曼卿醉题红粉壁，壁粉已剥昏烟煤。河倾昆仑势曲折^[3]，

以黄河、昆仑、太华之雄伟与气势，赞曼卿、子美诗作之壮美，用笔甚妙；“二子”之弃世而去，令山川颓丧失色，用笔更妙。

曼卿、子美虽已逝，“老手”梅翁能下笔，后梅尧臣作《依韵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》，见《宛陵集》卷三十五。

后世奇才自可期。苏轼有《次韵宋肇惠澄心纸二首》，其一云：“诗老囊空一不留，百番曾作百金收。知君也厌雕肝肾，分我江南数斛愁。”诗老，亦指梅尧臣。“百番”句，苏轼自注：“永叔以澄心百幅遗圣俞，圣俞有诗。”按：称“江南数斛愁”，因澄心纸乃江南李后主所制也。

雪压太华高崔嵬。自从二子相继没，山川气象皆低摧。君家虽有澄心纸^[4]，有敢下笔知谁哉？宣州诗翁饿欲死，黄鹄折翼鸣声哀。有时得饱好言语，似听高唱倾金罍。二子虽死此翁在，老手尚能工剪裁。奈何不寄反示我^[5]，如弃正论求俳诙。嗟我今衰不复昔，空能把卷阖且开。百年干戈流战血^[6]，一国歌舞今荒台。当时百物尽精好，往往遗弃沦蒿莱。君从何处得此纸，纯坚莹腻卷百枚。官曹职事喜闲暇^[7]，台阁唱和相追陪。文章自古世不乏，间出安知无后来？

[注释]

[1] 至和二年（1055）作。刘原父：即刘敞（1019—1068），字原父，号公是，临江军新喻（今江西新余）人。庆历年间进士。为知制诰，奉使契丹，出知扬州，徙郢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，召还，纠察在京刑狱，后出知永兴军。长于《春秋》学研究。敞皇祐时于颍州聚星堂曾与欧公等赋诗为乐。《公是集》有诗题云：“去年得澄心堂纸，甚惜之，辄为一轴，邀永叔诸君各赋一篇，仍各自书藏以为玩，故先以七言题其首。”本首即欧之和诗。胡仔《茗溪渔隐丛话》引《王直方诗话》：“澄心堂纸乃江南李后主所制，国初亦不甚以为贵。自刘贡甫首为题之，又邀诸公赋之，然后世以为贵重。贡甫诗云：‘当时百金售一幅，澄心堂中千万轴’，‘后人闻名宁复得，就令得之当不识。’”按：贡甫，系“原父”之

误。 [2]“君不见”以下六句：言石延年、苏舜钦皆奇才，可惜均已去世。曼卿，即石延年（994—1041），字曼卿，宋城人。累举进士不第，以武臣叙迁得官，仕至太子中允、秘阁校理。著有《石曼卿诗集》。为欧之挚友，欧有《哭曼卿》诗、《石曼卿墓表》和《祭石曼卿文》。残章断稿如琼瑰，言欧为苏舜钦作《苏氏文集序》有“斯文，金玉也。弃掷埋没粪土，不能销蚀”云云。琼瑰，珠玉，喻美好诗文。曼卿醉题红粉壁，指文莹《湘山野录》“石曼卿谓馆俸微薄”，有石延年与释秘演在繁台寺阁酒后题壁的记载。烟煤，烟熏之黑灰，可制墨。指墙上墨迹。 [3]“河倾”以下四句：赞石、苏之诗，豪放奔驰中有曲折，高峻雄伟中见气派。太华，西岳华山。低摧，疲惫不堪、萎靡不振貌。 [4]“君家”以下八句：言澄心纸太珍贵，应请高手梅尧臣落笔。宣州诗翁，梅尧臣，宣州人。俄欲死，尧臣仕途不顺，家境贫困。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有“侏儒饱欲死，臣朔饥欲死”之语。黄鹄（hú），千里高飞之鸟，喻高才贤士。《文选》屈原《卜居》：“宁与黄鹄比翼乎？将与鸡鹜争食乎？”刘良注云：“黄鹄，喻逸士也。”金罍（léi），古代饰金的口小腹深的大酒器。 [5]“奈何”以下四句：谦称今不如昔，难于和诗。正论，正确合理的言论。俳（pái）诙，戏谑不经的言说。把卷阖且开，说难以落笔，手握澄心纸卷，合上又打开。 [6]“百年”以下六句：言南唐已灭，战乱之余，何来如此珍贵之纸。一国歌舞，谓南唐李后主沉湎于歌舞，荒废朝政，导致亡国。蒿（hāo）莱，野草。莹膩，言澄心纸洁白细滑。 [7]“官曹”以下四句：谓我辈今日不过闲暇唱和，后世定会有高才用此纸写出好诗。官曹，官吏办事处所。白居易《司马厅独宿》有“官曹冷似冰，谁肯来同宿”之语。喜闲暇，时欧为翰林学士，在京修《唐书》。

[点评]

这是一首咏物诗。精美的澄心纸由五代乱世间流传下来，极其珍贵，尤为文人墨客所青睐。作者紧扣诗题展开精彩形象的议论。由“君不见”引出著名诗人石延年和苏舜钦，高度评价他们诗歌创作的成就，深为澄心纸不能留下两位“奇才”的墨迹而遗憾，故发出感叹：“有敢下笔知谁哉？”“宣州诗翁”梅尧臣，仕途蹇滞却富于诗才，但尚未见到这位“老手”在澄心纸上书写唱和的诗篇，不是更令人遗憾吗？虽然江山代有才人出，但澄心纸难道只能留待后世的英才落笔吗？一唱三叹的笔墨，深情地道出了作者对已逝者的怀念、对挚友梅尧臣的崇敬和同情，以及对宋诗发展与后世英才辈出的乐观期待。全诗忆旧思友，情怀激荡，深有韵味，而作者指点文坛，瞻望未来，更气势不凡。

奉使契丹初至雄州^[1]

古关衰柳聚寒鸦^[2]，驻马城头日欲斜。

犹去西楼二千里^[3]，行人至此莫思家。

说是“莫思家”，却透露了分外思家的真情。

[注释]

[1] 至和二年（1055）作。是年八月下旬，欧奉命出使契丹。雄州（今河北雄县）：以拒马河为界，北邻契丹。题下原注：“一作‘过塞’。” [2] 古关：瓦桥关。《续通典》：“后周于瓦桥关地置

雄州。” [3] 西楼：契丹国都上京。《辽史·地理志》：“会同元年（938），改皇都为上京临潢府（在今内蒙古赤峰林东镇）。” 厉鹗《辽史拾遗》：“上京，乃契丹所谓西楼者。”

[点评]

契丹国主耶律宗真卒，新国主耶律洪基继位，欧为贺契丹登宝位使，至雄州已是深秋季节。前二句写景，“古关”“衰柳”“寒鸦”，尽显萧瑟荒寂、凄凉冷漠的边塞风光，又逢斜阳西下的时刻，诗人的落寞可想而知。后二句议论，谓肩负国家的使命，两千里漫长的路程尚待跋涉，可谓任重道远。全诗情景交融，既显露出对陌生环境的不适，又表达了克难前行、不辱使命的决心。后来，回顾出使的经历，欧对朋友说：“冒风霜，衣皮毛，附火食面，皆于目疾有损，亦无如之何。”（《欧集·书简·与程文简公》）足见此行之不易。

边 户^[1]

家世为边户^[2]，年年常备胡。

儿僮习鞍马，妇女能弯弧。

边户常年习武。

胡尘朝夕起^[3]，虏骑蔑如无。

邂逅辄相射，杀伤两常俱。

边户勇敢能战。

自从澶州盟^[4]，南北结欢娱。

朝廷议和息事。

虽云免战斗，两地供赋租。
将吏戒生事^[5]，庙堂为远图。
身居界河上，不敢界河渔。

边户无奈心寒。

[注释]

[1] 至和二年（1055）作。欧奉使契丹，抵雄州边界，有感而作。边户：边境住户。 [2]“家世”以下四句：边户人家为御敌习武，妇女儿童皆能骑马射箭。胡，指契丹。弯弧，弯弓射箭。 [3]“胡尘”以下四句：边户人家与敌骑交战，互有伤亡。虏骑，契丹骑兵。蔑如无，不放在眼中，形容边户藐视敌人。邂逅（xiè hòu），偶然相遇。 [4]“自从”以下四句：澶（chán）州签约后虽无战事，但宋向契丹送钱物，更苦了边户。澶州盟，史称“澶渊之盟”。景德元年（1004），辽军南侵抵澶州（今河南濮阳），宋军伏弩射死辽大将萧挈览。真宗因寇准等力请，渡河登上澶州城，令宋军士气高涨。宋辽双方遂签和平盟约，宋每年输辽银十万两、绢二十万匹。两地供赋租，边民要向边界两边的官府缴纳赋税。 [5]“将吏”以下四句：宋廷怕边民生事，不准他们去界河捕鱼。界河，上游为拒马河，下游为白沟河，横贯今河北中部。

[点评]

辽军南侵时，寇准等力主真宗亲征御敌，遭主和派掣肘，澶渊之役宋方虽胜，但真宗仍急于以宋廷输辽银、绢为代价，与辽方议和。习武且爱国的边户成为最大的受害者，他们不仅交税加倍，连界河捕鱼的权利也被剥夺。欧阳修不满朝廷的软弱无能和苟且偷安，将底层老

百姓与高居庙堂者的不同态度加以对比，在诗中以婉转而不平的语言展示出来，表达了对边户人家的深切同情。本诗叙事简练生动，朴实感人。

风吹沙^[1]

北风吹沙千里黄，马行确犖悲摧藏^[2]。
 当冬万物惨颜色^[3]，冰雪射日生光芒。
 一年百日风尘道，安得朱颜长美好？
 揽鞍鞭马行勿迟，酒熟花开二月时^[4]。

欧有眼疾，情何以堪？

[注释]

[1] 嘉祐元年（1056）作，出使契丹已在返程中。 [2] 确犖：路径多石不平。刘禹锡《伤我马词》：“结为确犖，融为坳堂。”摧藏：摧伤，挫伤。汉王昭君《怨诗》：“离宫绝旷，身体摧藏。” [3] 惨颜色：指万物因严冬肃杀而变色。惨，肃杀，凋零。 [4] 二月时：欧《奉使道中作三首》：“若无二月还家乐，争奈千山远客愁。”

[点评]

首二句写环境恶劣，骑行坎坷，虽未写人，实已见冰天雪地长途跋涉之不易。三、四两句写一片萧瑟中唯雪光刺眼，而万物凋零。五、六两句议论，以“百日风尘”

有损“朱颜”，直言途中之艰辛。末二句韵随意转，情绪陡变，喜气盈盈，顿时快马加鞭，只因使命完成，急于还家迎接明媚的春光。全诗情怀敞露，起伏自然，真切动人。

赠王介甫^[1]

清蔡上翔：“欧阳公诗好李白，文宗韩昌黎，故云‘老去自怜心尚在’，三句作一气读，盖公所以自道也。‘后来谁与子争先’，则始及介甫矣。”（《王荆公年谱考略》）

“朱门”二句，是不满文学现状、以复古为革新的妙喻。

翰林风月三千首^[2]，吏部文章二百年。
老去自怜心尚在^[3]，后来谁与子争先？
朱门歌舞争新态^[4]，绿绮尘埃试拂弦。
常恨闻名不相识^[5]，相逢樽酒盍留连。

[注释]

[1]嘉祐元年（1056）作。王介甫，即王安石（1021—1086），字介甫，号半山。庆历年间进士。授签书淮南判官，改知鄞县。历舒州通判、群牧判官、常州知州，移提点江东刑狱，入为三司度支判官，迁知制诰。拜参知政事，主持变法，旋拜相，因新法遭强烈反对，罢相出知江宁府。复相后，再罢相出判江宁府，退居江宁。为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。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卷上：“王荆公初未识欧文忠公，曾子固力荐之，公愿得游其门，而荆公终不肯自通。至和初，为群牧判官，文忠还朝，始见知，遂有‘翰林风月三千首，吏部文章二百年’之句。”嘉祐元年，欧还作《再论水灾状》，称赞王安石“学问文章，知名当世，守道不苟，自重其身，论议通明，兼有时才之用，所谓无施不可者”。[2]“翰林”二句：欧以李白、韩愈的文学成就激励王安

石。翰林，皇帝的文学侍从。唐玄宗时，李白曾为翰林供奉。风月，指诗文。罗烨《醉翁谈录·小说引子》：“编成风月三千卷，散与知音论古今。”吏部，指韩愈，官至吏部侍郎。孙樵《与高锡望书》：“唐朝以文索士，二百年间，作者数十辈，独高韩吏部。”[3]“老去”二句：心慕韩、李，但谦称已衰老，以文坛未来之希望期待于安石，谓无人可与之争锋。[4]“朱门”二句：反流俗、复古道、兴古文之意。朱门，豪门贵族。绿绮，古名琴。傅玄《琴赋序》：“司马相如有琴曰绿绮。”[5]“常恨”二句：久闻安石之名，希望相会，把酒言欢。早在庆历七年（1047），欧就通过曾巩传达欲见安石之意。巩《与王介甫第一书》有“欧公甚欲一见足下，能作一来计否”之语。

[点评]

欧以翰林学士、文坛盟主之尊，赠诗给远比自己年轻的后辈，欣喜于王安石的文学成就，期待他继承诗文革新的伟业，寄托着莫大的希望，体现出强烈的事业心、对人才的无比珍惜和乐于荐贤的美德。诗中以李白、韩愈的诗文成就勉励安石，谦称自己虽有心而人已老，隐约表达对安石主盟文坛，为诗文革新发展做贡献的期待，还热情邀请安石前来畅饮欢叙。全诗首联比拟，颌联直言，颈联妙喻，尾联抒怀，一气呵成。王安石有答诗《奉酬永叔见赠》：“欲传道义心犹在，强学文章力已穷。他日若能窥孟子，终身何敢望韩公。抠衣最出诸生后，倒屣尝倾广座中。只恐虚名因此得，嘉篇为贶岂宜蒙。”意谓不图“望韩”，志在“窥孟”，感谢欧公的奖掖，以传道为己任，愿在治国理政上多做贡献。欧公晚年在青州

向沈遵发问，自然而亲切。

方东树：“‘滁山’七句直写。‘子有’句入琴。”（《昭昧詹言》卷十二）

方东树：“‘嗟乎’句入议。”（同上）

方东树：“‘杜彬’句是谓僦衬。”（同上）按：“僦衬”，是借以衬托之意，即凸显出“耳冷心衰翁索莫”的情怀。

沈遵的回答与开头诗人的发问呼应。

方东树：“收二句，学韩《八月十五夜》诗。”（《昭昧詹言》卷十二）按：韩愈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》诗末云：“人生由命非由他，有酒不饮奈明何？”

任上出于关心百姓的考虑，擅止发放青苗钱，与安石政见有异，但情谊仍在，观安石为欧公所作祭文可知。

赠沈博士歌^[1]

沈夫子^[2]，胡为《醉翁吟》？醉翁岂能知尔琴？滁山高绝滁水深，空岩悲风夜吹林。山溜白玉悬青岑，一泻万仞源莫寻。醉翁每来喜登临，醉倒石上遗其簪。云荒石老岁月侵，子有三尺徽黄金，写我幽思穷崎嵌。自言爱此万仞水^[3]，谓是太古之遗音。泉淙石乱到不平，指下呜咽悲人心。时时弄余声，言语软滑如春禽。嗟乎沈夫子，尔琴诚工弹且止。我昔被谪居滁山^[4]，名虽为翁实少年。坐中醉客谁最贤^[5]？杜彬琵琶皮作弦。自从彬死世莫传，《玉连锁》声入黄泉。死生聚散日零落，耳冷心衰翁索莫。国恩未报惭禄厚^[6]，世事多虞嗟力薄。颜摧鬓改真一翁，心以忧醉安知乐！沈夫子谓我^[7]：翁言何苦悲？人生百年间，饮酒能几时？揽衣推琴起视夜，仰见河汉西南移。

[注释]

[1] 嘉祐二年（1057）作。题下原注“遵”，又云：“一作《醉翁吟》。”沈博士：即沈遵，官太常博士，是年通判建州（今福建建瓯）。上年，欧有《赠沈遵》诗，序云：“予昔于滁州作醉翁亭于琅琊山，有记刻石，往往传人间。太常博士沈遵，好奇之士也，闻而往游焉。爱其山水，归而以琴写之，作《醉翁吟》一调，惜不以传人者五六年矣。去年冬，予奉使契丹，沈君会予恩、冀之间。夜闲酒半，出琴而作之。予既嘉君之好尚，又爱其琴声，乃作歌以赠之。” [2] “沈夫子”以下十二句：问沈遵何以游滁而作《醉翁吟》，是否欲以琴声发醉翁当年的幽思。山溜，山间下泻的水流。青岑，青山。岑，山峰。云荒石老，指时过境迁。三尺徽黄金，七弦琴面上金饰的十三个指示音节的标识。崎嵌（qí q n），孤直磊落。刘敞《种蔬》：“聊以资素饱，身世实崎嵌。” [3] “自言”以下八句：沈遵自称琴声与自然万物的声响契合共鸣，其琴艺确实高妙，值得称赞。《赠沈遵》：“有如风轻日暖好鸟语，夜静山响春泉鸣。坐思千岩万壑醉眠处，写君三尺膝上横。” [4] “我昔”二句：《赠沈遵》：“我时四十犹强力，自号醉翁聊戏客。” [5] “坐中”以下六句：怀念滁州通判善弹琵琶的杜彬，深感故人逝去的孤寂。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：“欧阳公谪永阳，闻其倅杜彬善琵琶，酒间取之；杜正色盛气而谢不能，公亦不复强也。后杜置酒数行，遽起还内，微闻丝声，且作且止而渐近。久之，抱器而出，手不绝弹，尽暮而罢。公喜甚过所望也。故公诗云：‘坐中醉客谁最贤？杜彬琵琶皮作弦。自从彬死世莫传。’皮弦，世未有也。”玉连锁，原作“玉练锁”，注曰“东坡诗云‘新曲从翻《玉连锁》’，练，疑当作‘连’”。按：苏轼诗《宋叔达家听琵琶》“新曲从翻《玉连锁》”句，王注厚曰：“《玉连锁》，今曲名。”索莫，寂寞无聊，失意消沉。贾岛《即事》：“索莫对孤灯，阴云积几层。” [6] “国

恩”以下四句：自愧自责，充满忧思。虞，忧虑。忧醉，忧思极深。陈子昂《感遇》：“一绳将何系，忧醉不能持。”[7]“沈夫子”以下六句：闻沈遵之劝慰，至夜深犹难眠。曹丕《燕歌行》：“明月皎皎照我床，星汉西流夜未央。”

[点评]

奉使北行途中与沈遵相遇，沈遵“夜阑酒半，出琴而作之”，欧深为感慨且感激，是此诗的创作动机。作者别出心裁地以“我”与沈夫子的对话构撰全篇，前半幅说的是醉翁笔下沈遵琴中的滁州山水，后半幅说的是与琴相关的杜彬琵琶和由此引发的人生感慨。悠扬的琴声在诗中无处不在，与美景和忧思融为一体。此仿韩愈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》诗，抒写人世沧桑，彰显作者回念往昔、追忆故人和忧念国事相交织的悲凉情怀，而以借酒消忧作结。全诗叙议结合，长短句交错，跌宕起伏而情浓意深。

归田四时乐春夏二首^[1]

其 一

春风二月三月时，农夫在田居者稀。
 新阳晴暖动膏脉^[2]，野水泛滟生光辉^[3]。
 鸣鸠聒聒屋上啄，布谷翩翩桑下飞。
 碧山远映丹杏发，青草暖眠黄犊肥。

田家此乐知者谁，吾独知之胡不归^[4]？
吾已买田清潁上^[5]，更欲临流作钓矶。

“田家”二句扣题，“胡不归”用陶潜《归去来兮辞》，尤妙。

其二

南风原头吹百草，草木丛深茅舍小。
麦穗初齐稚子娇^[6]，桑叶正肥蚕食饱。
老翁但喜岁年熟，饷妇安知时节好^[7]。
野棠梨密啼晚莺，海石榴红啖山鸟^[8]。
田家此乐知者谁，我独知之归不早。
乞身当及强健时^[9]，顾我蹉跎已衰老。

此与前首呼应，由“胡不归”到“归不早”，点明身不由己。

[注释]

[1] 嘉祐三年（1058）作。题下原注：“秋冬二首，命圣俞分作。”欧有书简《与梅圣俞》云：“闲作《归田乐》四首，只作得二篇，后遂无意思。欲告圣俞续成之，亦一时盛事。”得梅尧臣《续永叔归田乐秋冬二首》后，又有一简致圣俞云：“承宠惠二篇，钦诵感愧。思之正如杂剧人上名，下韵不来，须勾副末接续尔。呵呵。家人见消好时节将诗去人家厮搅，不知吾辈用以为乐尔。”[2] 新阳：初春。《文选》谢灵运《登池上楼》：“初景革绪风，新阳改故阴。”吕延济注：“春为阳，秋为阴也。”动膏脉：催动肥沃的土壤充满生机。宋祁《春雪》：“持杯一相劳，膏脉趁春耕。”[3] 泛滟：浮光闪耀貌。卢照邻《宿静安亭》：“泛滟月华晓，裴回星鬓垂。”[4] 胡不归：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：“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！”[5] “吾已”二句：皇祐二年（1050），

欧有《寄圣俞》诗曰“行当买田清颖上，与子相伴把锄犁”。清颖，指颍州。苏轼《颍州初别子由二首》其一：“征帆挂西风，别泪滴清颖。”作钓矶，筑钓鱼台。指效法吕尚等古人隐居垂钓。矶，水边突出之石。 [6] 稚子：小野鸡。杜甫《绝句漫兴九首》其七：“笋根稚子无人见，沙上鳧雏傍母眠。” [7] 饷（xi ng）妇：田间送饭的农妇。 [8] 海石榴：石榴从海外传来，故名。 [9] “乞身”二句：欧《续思颖诗序》：“忽忽七八年间，归颖之志虽未遑也，然未尝一日少忘焉。故其诗曰：‘乞身当及强健时，顾我蹉跎已衰老。’盖叹前言之未践也。时年五十有二。”

[点评]

嘉祐年间，欧仕途顺利，处于上升时期，但是作为一个以国事为己任、勇于担当的官员，他有深陷宦海而难有作为的烦恼，加之健康状况不佳，故每思隐退，二诗即此心境的真实写照。春诗写春播农忙之乐，夏诗写夏熟待收之乐，季节不同，景色各异，语言清新，描写惟妙惟肖，乡村气息浓郁，充满诗情画意，道出了对归田生活的极度向往。黄震评曰：“有味，殆《田园杂兴》之祖欤！”（《黄氏日钞》卷六）

宋葛立方引领联“朝廷”二句谓“律诗中间对联，两句意甚远，而中实潜贯者，最为高作”；“与规规然在于媿青对白者，相去万里矣”。（《韵语阳秋》卷一）陆以滢称此联“调高响逸”。（《冷庐杂识》卷六）

送王平甫下第^[1]

归袂摇摇心浩然^[2]，晓船鸣鼓转风滩。

朝廷失士有司耻^[3]，贫贱不忧君子难。

执手聊须为醉别^[4]，还家何以慰亲欢？
自惭知子不能荐^[5]，白首胡为侍从官！

[注释]

[1]嘉祐四年（1059）作。题下原注“安国”。王平甫：即王安国（1028—1074），字平甫，抚州临川（今江西抚州）人，王安石弟。安石有《王平甫墓志》云：“自卯角未尝从人受学，操笔为戏，文皆成理。年十二，出其所为铭、诗、赋、论数十篇，观者惊焉。自是遂以文学为一时贤士大夫誉叹。盖于书无所不该，于词无所不工，然数举进士不售。”熙宁元年（1068），赐进士及第，官至秘阁校理。与安石政见不合，后罢官归。著有《王校理集》。[2]“归袂”二句：平甫落第，坦然返乡。袂，衣袖。浩然，难以阻遏貌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：“予然后浩然有归志。”鸣鼓，宋时击鼓为开船信号。[3]“朝廷”二句：科考漏失人才，平甫不改其志。有司，主考官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“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[4]“执手”二句：一醉离别不易，欲慰双亲更难。[5]“自惭”二句：身份受限，不能荐贤。时欧以翰林学士兼给事中，为皇帝侍从官。

[点评]

王安国立身为文均得时人称誉，但科举失利。乐于荐士进贤的欧公，限于自己的身份，也难以给予帮助，临别作此诗以慰之。数年后，幸有韩绛等荐其才行，获赐进士及第，为西京国子监教授。此诗首联叙事外，余皆抒情议论，由批评“有司”不识英才，到自责欲荐贤而不得，说理警健，情意真挚，爱才心切，感叹不尽。

陆次云评曰：“此真宋诗，读之不觉其淡，不觉其平，不觉其腐，要是欧阳公笔力异人。”（《宋诗善鸣集》卷上）

化用李白《战城南》诗“匈奴以杀戮为耕作”之句意。

清贺裳谓此篇“散叙处已是以文为诗，至‘推手为琵琶却手琵琶’，大是训诂”。（《载酒园诗话》）陈衍以为此七字“自出新语”。（《宋诗精华录》卷一）按：贺裳不喜以文为诗，固然可议，但以训诂为诗，虽是“出新”，却少诗意。

清姚范谓末四句“颇具唐人风旨”。（《援鹑堂笔记》卷四十）

明妃曲和王介甫作^[1]

胡人以鞍马为家^[2]，射猎为俗。
 泉甘草美无常处，鸟惊兽骇争驰逐。
 谁将汉女嫁胡儿^[3]，风沙无情貌如玉。
 身行不遇中国人，马上自作思归曲。
 推手为琵琶^[4]，胡人共听亦咨嗟。
 玉颜流落死天涯，琵琶却传来汉家。
 汉宫争按新声谱^[5]，遗恨已深声更苦。
 纤纤女手生洞房^[6]，学得琵琶不下堂。
 不识黄云出塞路，岂知此声能断肠！

[注释]

[1] 嘉祐四年（1059）作。是年，王安石作《明妃曲》二首。明妃：即王嫱（qiáng），字昭君，秭（z）归（今属湖北）人，汉元帝时宫女，以和亲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。晋时避司马昭讳，改称明妃。欧阳修、梅尧臣、刘敞、曾巩、司马光等皆有《明妃曲》和诗，在嘉祐间问题唱和活动中，此次酬唱颇负盛名，对后世亦有影响。王介甫：即王安石，字介甫，时在京为度支判官。[2]“胡

人”二句：叙胡人骑射猎物流动的生活。胡人，指匈奴。《汉书·爰盎晁错传》：“胡人食肉饮酪，衣皮毛，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，如飞鸟走兽于广野，美草甘水则止，草尽水竭则移。” [3] “谁将”以下四句：说昭君远嫁异域，思念家乡。石崇《王明君词序》：“昔公主嫁乌孙，令琵琶马上作乐，以慰其道路之思，其送明君亦必尔也。”则知弹琵琶者乃从行之人，非行者自弹也。欧诗想象为王昭君自弹。中国，指中原地区。思归曲，《古诗源》有王昭君《怨诗》，曰“父兮母兮，道里悠长。呜呼哀哉，忧心恻伤”。 [4] “推手”句：《释名·释乐器》：“琵琶本出于胡中，马上所鼓也。推手前曰琵琶，引手却曰瑟，象其鼓时，因以为名也。”“本出于胡中”，故后有“琵琶却传来汉家”之句。 [5] “汉宫”二句：说汉宫争作新曲，多哀怨之声。刘长卿《王昭君》：“琵琶弦中苦调多，萧萧羌笛声相和。谁怜一曲传乐府，能使千秋伤绮罗。” [6] “纤纤”以下四句：谓宫中琵琶女学成即受宠，岂知昭君出塞之苦与此曲令人肝肠寸断之痛。纤纤，女子之手细长柔美貌。《古诗十九首》有“纤纤出素手”句。洞房，幽深的内室。下堂，指遭遗弃。黄云，边塞风沙。梁简文帝《陇西行》：“洗兵逢骤雨，送阵出黄云。”

[点评]

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称欧酒后颇自鸣得意于《庐山高》及《明妃曲》前后篇的创作，此事是否完全属实，难下定论，但欧无疑是珍爱此三篇的。从后人的热议中，可知本诗尚不及李、杜而堪称宋调中的杰作。欧将“玉颜流落死天涯”不幸的昭君和“纤纤女手生洞房”得宠的宫女对比，显示对红颜薄命的同情，对汉代和亲政策的鄙视，而对宋时输银绢于外邦以求和的行为，实有暗讽之意。全篇平易流畅的叙述与深刻有力的议论紧密结

合，抒写昭君出塞之苦与思乡之悲，动人心弦。既具唐人风旨，又见作者思深识高，气韵不同凡响，在宋代咏史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与影响。

再和明妃曲^[1]

汉宫有佳人^[2]，天子初未识。
一朝随汉使，远嫁单于国^[3]。
绝色天下无^[4]，一失难再得。
虽能杀画工，于事竟何益？
耳目所及尚如此^[5]，万里安能制夷狄！
汉计诚已拙^[6]，女色难自夸。
明妃去时泪，洒向枝上花。
狂风日暮起，飘泊落谁家？
红颜胜人多薄命^[7]，莫怨春风当自嗟。

宋钱晋斋评“耳目”二句曰：“此语切近膏肓。”（蔡正孙《诗林广记》后集卷一引）

贺裳评“明妃”以下六句曰：“点染稍为有情。”（《载酒园诗话》）

[注释]

[1] 嘉祐四年（1059）作，与上一首为姊妹篇。 [2] “汉宫”二句：西汉李延年古诗曰：“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”此化用其意，写王昭君之绝美，暗伏“杀画工”事。 [3] 单于（chányú）：匈奴部落联盟首领的专称。意为广大之貌。 [4] “绝色”以下四句：叙述并谴责汉元帝的荒淫残暴。《西京杂记》卷二：“元

帝后宫既多，不得常见，乃使画工图形，案图召幸之。诸宫人皆赂画工，多者十万，少者亦不减五万。独王嫱不肯，遂不得见。后匈奴入朝，求美人为阏氏（yān zhī）。于是上案图，以昭君行。及去，召见，貌为后宫第一，善应对，举止闲雅。帝悔之，而名籍已定。帝重信于外国，故不复更人。乃穷案其事，画工皆弃市，籍其家资，皆巨万。画工有杜陵毛延寿，为人形，丑好老少，必得其真。……同日弃市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。” [5]“耳目”二句：耳闻目见的后宫之事，尚且昏庸至不辨美丑，万里之外的边防，岂能有御敌大计。 [6]“汉计”句：西汉的和亲政策实在是拙劣。此暗讽宋代输辽银绢以求和的无能。 [7]“红颜”二句：说红颜薄命当“自嗟”，显然受“温柔敦厚”“怨而不怒”的“诗教”影响。

[点评]

本诗主旨在“汉计诚已拙”，借汉言宋，引古讽今，抨击时弊，颇具现实感与针对性。“耳目”两句议论，古人褒贬不一，涉及对宋诗议论化的看法。平心而论，诗中对红颜薄命的昭君表达深切的同情，对宋廷软弱无能、苟且偷安的行径极度不满，予以辛辣的嘲讽和有力的谴责，当属精警，发人深省。与前篇相比，后篇情韵意态略逊一筹，而批判精神依然强烈。通篇融合叙事、抒情和议论，意味隽永，堪称以文为诗、气格不凡的佳作。

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^[1]

故乡飞鸟尚啁啾^[2]，何况悲笳出塞愁^[3]。

“青冢”句化用杜甫《咏怀古迹》：“环佩空归月夜魂。”

朱熹评曰：“欧公文字锋刃利，文字好，议论亦好。尝有诗云：‘玉颜自古为身累，肉食何人为国谋？’以诗言之，是第一等好诗；以议论言之，是第一等议论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九）

青冢埋魂知不返^[4]，翠崖遗迹为谁留？
玉颜自古为身累，肉食何人与国谋^[5]？
行路至今空叹息，岩花涧草自春秋^[6]。

[注释]

[1] 嘉祐四年（1059）作。欧《集古录跋尾》有《唐崇徽公主手痕诗》云：“李山甫撰。崇徽公主者，仆固怀恩女也。”怀恩有二女嫁回纥，唐大历间封崇徽公主，出嫁回纥可汗者，乃其幼女。陈思《两宋名贤小集·公是集》有诗，题为“汾州有唐大历中崇徽公主嫁回鹘时手迹，在石壁上，李山甫作七言诗，并刻之。子华、永叔内翰皆继其韵，亦同赋”。此即欧所作诗。韩内翰：即韩绛，字子华，其诗已佚。[2] 啁啾（zhōu jiū）：鸟鸣声。王维《黄雀痴》：“到大啁啾解游飏，各自东西南北飞。”[3] 悲笳：悲凉的胡笳声。笳，古时军中号角，其声悲壮。杜甫《后出塞》：“悲笳数声动，壮士惨不骄。”[4] “青冢”二句：谓公主魂埋异域，汾州空留遗迹。青冢，汉王昭君墓，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。杜甫《咏怀古迹》：“一去紫台连朔漠，独留青冢向黄昏。”仇兆鳌注曰：“《归州图经》：‘边地多白草，昭君冢独青。’”[5] “肉食”句：《左传》庄公十年：“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。”[6] “岩花”句：谓路人见此遗迹徒留叹息声，而花草年复一年仍自在生长。

[点评]

本诗叙中有议，议中见情。首联由故乡的鸟鸣，写到出塞的悲笳，在给予年轻女子的深切同情中，已隐舍对和亲行径的不满；颌联叙孤魂不返，遗迹空留，潜藏深沉的慨叹；颈联终于迸发出直见锋刃的议论，对屈辱

无能的外交深致愤慨，溢出强烈的爱憎之情；尾联再转为叙，以景结情，叹息声中是无言且无穷的惋惜和悼念。叙事、议论、写景、抒情融为一体，呈现出作者七律自然而精警的高超艺术表现力。

哭圣俞^[1]

昔逢诗老伊水头^[2]，青衫白马渡伊流。滩声八节响石楼，坐中辞气凌清秋。一饮百盏不言休，酒酣思逸语更遒。河南丞相称贤侯^[3]，后车日载枚与邹。我年最少力方优，明珠白璧相报投。诗成希深拥鼻讴，师鲁卷舌藏戈矛。三十年间如转眸^[4]，屈指十九归山丘，凋零所余身百忧。晚登玉墀侍珠旒^[5]，诗老齏盐太学愁。乖离会合谓无由，此会天幸非人谋。颌须已白齿根浮，子年加我貌则不。欢犹可强闲屡偷，不觉岁月成淹留。文章落笔动九州^[6]，釜甑过午无馈留。良时易失不早收，篋椽瓦砾遗琳璆。荐贤转石古所尤^[7]，此事有职非吾羞。命也难知理莫求，名声赫赫掩诸幽。翩然素旒归一舟，送子有泪流如沟。

相识在西京，
哭从伊洛始。

含悲送诗老，
“有泪流如沟”。痛哭。

[注释]

[1] 嘉祐五年（1060）作。是年四月，京都大疫，梅尧臣染疾而逝。题首“哭”字道出了欧失去挚友无限悲痛。《祭梅圣俞文》云：“念昔河南，同时一辈，零落之余，惟予子在。子又去我，余存兀然，凡今之游，皆莫余先。纪行琢辞，子宜余责；送终恤孤，则有众力。惟声与泪，独出余臆。” [2] “昔逢”以下六句：记与梅尧臣相识时所见。可参阅前《书怀感事呈梅圣俞》诗，有“逢君伊水畔，一见已开颜。不暇谒大尹，相携步香山”的记录。又，《游龙门分题十五首》中《八节滩》有“乱石泻溪流，跳波溅如雪。往来川上人，朝暮愁滩阔。更待浮云散，孤舟弄明月”的叙述。《石楼》有“高滩复下滩，风急刺舟难。不及楼中客，徘徊川上山。夕阳洲渚远，唯见白鸥翻”的描绘。诗老，对梅尧臣的尊称。凌清秋，喻谈吐非同寻常。遒，有力。 [3] “河南”以下六句：回忆在钱惟演幕府与友人谈诗论文的岁月。河南丞相，指钱惟演，当年以使相出为西京留守、判河南府。枚与邹，西汉文士枚乘与邹阳，同在梁孝王幕府中。我年最少，时欧二十五岁，在幕府中最年轻。明珠白璧，指唱和的佳作。希深，谢绛之字。拥鼻讴，据《晋书·谢安传》，“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，有鼻疾，故其音浊，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，或手掩鼻以效之”。后指以雅音曼声吟咏。藏戈矛，谓尹师鲁能言善辩，时号“辩老”。有希深、师鲁衬托，见梅诗魅力，一至于此。 [4] “三十年”以下三句：由天圣九年（1031）至嘉祐五年（1060）三十年间，谢绛、尹洙等友人多已去世。 [5] “晚登”以下八句：言晚年幸与尧臣同居京都，有难得欢聚的数年时光。晚登玉墀（chí），指晚年成为翰林侍读学士。玉墀，宫殿前的石阶，借指朝廷。珠旒，帝王冠冕前悬之珠串，指皇帝。诗老黼（j）盐太学愁，韩愈《送穷文》谓“太学四年，朝黼暮盐”，此形容尧臣为国子监直讲，过

清苦的生活。齑盐，腌菜和盐。乖离，离别。孙楚《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》：“乖离即长衢，惆怅盈怀抱。”子年加我，《祭梅圣俞文》：“余狷而刚，中遭多难，气血先耗，发须早变。子心宽易，在险如夷，年实加我，其颜不衰。”貌则不，貌则相反。不，否。淹留，滞留。[6]“文章”以下四句：惜尧臣诗工而人穷，佳作多而未得珍视。釜甑（zèng），古炊煮器。过午无馐（f n）馏，指吃了上顿没下顿。馐馏，指饭食。韩愈《南山诗》：“或如火熺焰，或若气馐馏。”钱仲联集释引祝充曰“馐馏，蒸饭”。篋（qiè）椶瓦砾遗琳璆（qiú），谓以箱匣收瓦砾而弃美玉。琳璆，皆玉名。[7]“荐贤”以下六句：叹虽已尽力推荐尧臣，但未能如愿，诗豪已逝，无限悲哀。嘉祐元年，欧荐梅为国子监直讲；二年，邀梅为贡举参详官；三年，荐梅任馆职，未果，旋荐梅入唐史局。转石，《汉书·刘向传》：“用贤则如转石，去佞则如拔山。”尤，责难。掩诸幽，埋之于地下。素旒（zhào），白色的魂幡，出丧时为棺木引路所用。

[点评]

梅尧臣与欧阳修一同致力于北宋前期的诗文革新，又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与相互唱和的知音，双方感情深厚，来往书简不断。尧臣去世后，欧为之铭墓，作祭文，撰诗集序，写怀念苏、梅的《感二子》与《马上默诵圣俞诗有感》等诗，足见其刻骨铭心的思念。本诗以“哭圣俞”为题，浓郁的悲情贯穿通篇，加上效柏梁体的句句押韵，以下平声十一尤一韵到底，节奏急促，如泣如诉，不绝如缕，抒发出诗人痛彻心扉的悲痛，产生感人的艺术效果，显示深厚的创作功力。

鹧鸪词^[1]

龙楼凤阙郁峥嵘^[2]，深宫不闻更漏声。红纱
 蜡烛愁夜短，绿窗鹧鸪催天明。一声两声人渐
 起^[3]，金井辘轳闻汲水。三声四声促严妆，红靴
 玉带奉君王。万年枝软风露湿^[4]，上下枝间声转
 急。南衙促仗三卫列，九门放钥千官入。重城禁
 籀锁池台^[5]，此鸟飞从何处来？君不见颍河东岸
 村陂阔，山禽野鸟常嘲哢。田家惟听夏鸡声^[6]，
 夜夜垄头耕晓月。可怜此乐独吾知，眷恋君恩今
 白发。

宫中晨景的描
 写细致真切。

“重城”二句
 将笔触由深宫龙楼
 移至颍河田家，转
 接妙。

方东树：“可
 怜此乐”七字，用
 意深婉，不似今人
 一味说出。（《昭昧
 詹言》卷十二）

[注释]

[1] 嘉祐六年（1061）作。题下原注：“效王建作。”鹧鸪（b i jiá）：似鸪，身黑尾长而有冠，春分始见之鸟，凌晨先鸡而鸣，农人以为耕田之候。时京师谓之夏鸡。《欧集·诗话》：“王建宫词一百首，多言唐宫禁中事，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，往往见于其诗。”[2] “龙楼”以下四句：深宫幽静，鹧鸪催晓。龙楼凤阙，指皇宫。王嘉《拾遗记》：“青槐夹道多尘埃，龙楼凤阙望崔嵬。”峥嵘，形容楼阁高大耸立。更漏，漏刻，漏壶，古滴漏计时可据以报更的器具。[3] “一声”以下四句：后宫内汲水梳妆，里城外众官候朝。金井，井栏上有雕饰的井。费昶《行路难》：“唯闻哑哑城上乌，玉栏金井牵辘轳。”严妆，整妆。《玉台新咏·古诗

为焦仲卿妻作》：“鸡鸣外欲曙，新妇起严妆。” [4]“万年”以下四句：仪仗就位，众官上朝。万年枝，指冬青树。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：“万年青，江左谓之冬青。”南衙，《新唐书·兵志》：“夫所谓天子禁军者，南、北衙兵也。”南衙属宰相管辖。促仗，原校“促”作“捉”。《新唐书·仪卫志》云“三卫番上，分为五仗，号衙内五卫”。又云“皆带刀捉仗，列坐于东西廊下”。《欧集·归田录》载“唐制，三卫官有司阶、司戈、执干、执戟，谓之四色官。今三卫废，无官属，惟金吾有一人，每日于正衙放朝”。 [5]“重城”以下四句：禁苑何来鹌鹑，或自颍河岸边。禁籞，禁苑四周藩篱，代指皇宫。嘲哳（zhāo zhā），形容鸟鸣声嘈杂。 [6]“田家”以下四句：时起归田之念，难得致仕之身。是年，有书简《与吴正献公》称“某以孤拙之姿，不求合世，加以衰病，心在江湖久矣”。又有《初食鸡头有感》诗曰“何时遂买颖东田，归去结茅临野水”。“田家”句后，原注：“鹌鹑，京西村人谓之夏鸡。”

[点评]

是岁，欧阳修已荣升参知政事，以宰辅、翰林侍读学士身份参与宫中的轮值。晨闻鹌鹑的鸣声，触动思颖之念，而作此诗。取鹌鹑鸟为题，以小见大，写出身居深宫将晓时的感受，且将汴京与远在江淮的颍州、警卫森严的皇宫与颍河岸边的村野联系起来。本诗仿效王建宫词体，咏物生动，抒怀真切，想象丰富，感慨深挚，复杂的心理得到活灵活现的展示。既有对早已向往的归隐生活的憧憬，也有难以割舍的君臣情结，为其时诗人情怀的真实写照。近代学者高步瀛评曰：“语意深婉，情韵俱佳。”又曰：“方植之（东树）以此诗寄思君之意，吴北江（闾生）谓此乃侍从内廷而思归田里之作。以诗

意及事迹考之，则吴说是也。”（《唐宋诗举要》卷三）此评总体正确，但欧仍有一些“眷恋君恩”的思虑也是真实的。

早朝感事^[1]

颈联由“鸳兼鹭”带出“鹿与麋”，属对工整，又从宫廷直接转向村野，从“早朝”而转向“感事”，即思颖，真生花之妙笔。

疏星牢落晓光微^[2]，残月苍龙阙角西^[3]。
玉勒争门随仗入^[4]，牙牌当殿报班齐。
羽仪虽接鸳兼鹭^[5]，野性终存鹿与麋。
笑杀汝阴常处士^[6]，十年骑马听朝鸡。

[注释]

[1] 治平元年（1064）作，时为参知政事。上年，宋仁宗卒，曹太后垂帘听政。是岁，太后还政，英宗亲政。[2] 牢落：同“寥落”。韩愈《天星送杨凝郎中贺正》：“天星牢落鸡喔咿。”[3] 苍龙：汉宫阙名。王得臣《麈史》：“永叔《早朝》诗曰‘月在苍龙阙角西’，甚美。然予按汉之四阙，南曰朱雀，北曰玄武，东曰苍龙，西曰白虎。今永叔诗意盖以当前门阙状苍龙，故云月在西也。盖不用汉阙耳。”[4] “玉勒”二句：写早朝的礼仪。玉勒，玉饰的马衔，借指官员所乘之马。庾信《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》：“控玉勒而摇星，跨金鞍而动月。”仗，皇帝仪卫。牙牌，象牙腰牌，为官员的身份证。报班齐，皇帝坐殿前，仪卫官报告官员的出朝情况。[5] “羽仪”二句：言身在随班入朝之列，心存归隐田园之念。羽仪，官位。鸳兼鹭，指朝臣如鸳

尾联写在朝的欧公羡慕隐居的常秩，孰料多年后欧公归颖而常秩上朝，引出时人有趣的议论。

行鹭序按位次排列。杜甫《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》：“不息豺狼斗，空惭鸳鹭行。”韩愈《和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》：“鹓鹭欲归仙仗里，熊罴还入禁营中。”鹓鹭，意与“鸳鹭”同。麋（mí），幼鹿，或泛指幼兽。[6]“笑杀”二句：谓常处士生活惬意，远胜过十年朝官。王辟之《澠水燕谈录》：“颍上常夷甫处士，以行义为士大夫所推，近臣屡荐之，朝廷命之官，不起。欧阳公晚年治第于颍，久参政柄，将乞身以去。顾未得谢，而思颍之心日切，尝自为诗云：‘笑杀汝阴常处士，几年骑马听朝鸡。’后，公既还政，而处士被诏赴阙，为天章阁待制，日奉朝请。有轻薄子改公诗以戏之曰：‘却笑汝阴常处士，几年骑马听朝鸡。’”汝阴，即颍州。常处士，常秩，字夷甫。举进士不第。隐居里巷，以经术著称。屡召不起，为欧阳修、王安石所称荐。后王安石变法，一召即起，为宝文阁待制兼侍读，然在朝无所发明，闻望日损。十年，指至和元年（1054）欧服母丧毕赴京任职，至此十年。

[点评]

本诗先注目“晓光”中的皇宫，次描叙早朝时的礼仪，用妙对展现人在班列而思接颍州之后，以或遭汝阴处士讥笑的议论作结。写景气象庄严，抒怀磊落风趣，起承转合，行云流水，对仗工整，当属佳构。

元方回：“欧阳公于自然之中或壮健，或流丽，或全雅淡。有德者之言自不同也。三、四全不吃力，俗间有云：‘香橙螃蟹月，新酒菊花天。’本此。”（《瀛奎律髓汇评》）

秋 怀^[1]

节物岂不好^[2]，秋怀何黯然！

西风酒旗市^[3]，细雨菊花天。

感事悲双鬓^[4]，包羞食万钱。

鹿车终自驾^[5]，归去颍东田。

[注释]

[1] 治平二年（1065）作。时任参知政事，因崇奉英宗生父濮安懿王典礼事，朝廷顿起纷争，欧屡乞外任不允。 [2] “节物”二句：说节物虽好，心绪不佳。节物，时节景物。 [3] “西风”二句：说西风菊花，尽显秋色。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引《雪浪斋日记》谓“或疑六一居士诗，以为未尽妙，以质于子和。子和曰：六一诗只欲平易耳。‘西风酒旗市，细雨菊花天’，岂不佳？‘晚烟寒橘柚，秋色老梧桐’，岂不似少陵？” [4] “感事”二句：说忧念朝中事，叹老无作为。时因濮议之争，欧备受非议，两年后作《归田录序》曰“既不能因时奋身，遇事发愤，有所建明，以为补益；又不能依阿取容，以徇世俗。使怨嫉谤怒，丛于一身，以受侮于群小”。感事悲双鬓，王维《秋夜独坐》有“独坐悲双鬓”句。包羞，忍受羞辱。《易·否》“包羞，位不当也”，孔颖达疏：“位不当所包承之事，惟羞辱已。”食万钱，享优厚俸禄。《晋书·何曾传》：“日食万钱，犹曰无下箸处。” [5] “鹿车”二句：说终将辞任，归隐田园。《后汉书·赵憙传》“载以鹿车，身自推之”，李贤注引《风俗通》曰：“俗说鹿车窄小，裁容一鹿。”颍东田，指颍州。

[点评]

首联以抽象的秋景作反衬，见情怀之黯然不堪。颀联为对仗精妙的如画秋景，竟也不能带来一丝喜悦，亦是反衬，见愁情更甚。颈联直抒深忧国事又不愿尸位

素餐的苦闷。何去何从？尾联给出致仕归隐的回答。全诗白描写景，反衬有力，显情怀之抑郁，见归隐之必然。

再至汝阴三绝^[1]

其一

黄栗留鸣桑葚美^[2]，紫樱桃熟麦风凉。
朱轮昔愧无遗爱^[3]，白首重来似故乡。

四句首字皆颜色，绝美。

其二

十载荣华贪国宠^[4]，一生忧患损天真。
颍人莫怪归来晚，新向君前乞得身^[5]。

寻常口语，分外亲切。

其三

水味甘于大明井^[6]，鱼肥恰似新开湖。
十四五年劳梦寐^[7]，此时才得少踟蹰。

扬州大明井水闻名天下，欧有《大明水记》，称“此井，为水之美者也”。诗言颍州“水味甘于大明井”，评价至高矣。

[注释]

[1] 治平四年（1067）作。是年正月，英宗卒，神宗即位。二月，御史彭思永、蒋之奇诬陷欧阳修，事连其长媳吴氏。神宗终察其诬，黜思永、之奇。欧乞罢政事，遂除观文殿学士，转刑部尚书，出知亳州（今属安徽）。经神宗恩准，闰三月赴亳州时于颍州短暂停留，遂成此三绝。诗末原有自注：“余时将赴亳社，

恩许枉道过颍也。”欧有书简《与曾舍人（巩）》：“某昨假道于颍者，本以归休之计初未有涯，故须躬往。及至，则敞庐地势，喧嚣静得中，仍不至狭隘，但易故而新，稍增广之，可以自足矣。以是功可速就，期年挂冠之约，必不愆期也。甚幸甚幸。”[2]黄栗留：黄鸟。欧《夏享太庙摄事斋宫闻莺寄原甫》“何处飞来黄栗留”，自注：“田家谓麦熟时鸣者为黄栗留，出《诗》义。”《诗·周南·葛覃》“黄鸟于飞”，陆玕疏：“黄鸟，黄鹂留也，或谓之黄栗留。幽州人谓之黄莺。”或谓之黄鸟。桑葚（shèn）：桑树的成熟果实。[3]“朱轮”二句：说当年知颍，愧无政绩；年老重游，似回故乡。朱轮，红色车子，汉太守（与宋知州相当）所乘。《文选》载杨惲《报孙会宗书》“惲家方隆盛时，乘朱轮者十人”，李善注曰“二千石皆得乘朱轮”。二千石，太守俸也。[4]“十载”二句：说十年享朝官待遇，而天性受世俗束缚。欧于至和元年（1054）至京为翰林学士，修《唐书》，后逐渐升至参知政事，历十余载。天真，未受礼俗影响的淳朴本性。《庄子·渔父》：“礼者，世俗之所为也；真者，所以受于天也，自然不可易也。故圣人法天贵真，不拘于俗。”[5]乞得身：古人委身事君，欧请辞朝职外放获准，故云。[6]“水味”二句：谓颍州水、鱼俱佳，略胜扬州一筹。庆历八年（1048），欧知扬州，大明井、新开湖均在彼处。[7]“十四五年”二句：说多年梦寐以思，今得稍作停留。皇祐四年（1052），欧母病逝于颍州，至和元年五月欧服丧毕离颍，至治平四年（1067）闰三月离京，已近十四年。少踟蹰，短暂停留，此言徘徊流连。

[点评]

梦寐思颍，急切归颍，是此诗的主题。三首诗，或赞颍州景美，或叙迟归原因，或与扬州比较，都有视颍

州如故乡般的亲切之感，见多年的思颖而今终得补偿，颖之美始终在诗人心中。这是一组格调清新活泼、语言率真自然、充满画意诗情的七绝。

答资政邵谏议见寄二首^[1]

其一

豪横当年气吐虹^[2]，萧条晚节鬓如蓬。
欲知颖水新居士，即是滁山旧醉翁。
所乐藩篱追尺鷃^[3]，敢言寥廓逐冥鸿？
期公归辅岩廊上^[4]，顾我无忘畎亩中。

仕宦坎坷，冷暖自知。

其二

欲知归计久迁延^[5]，三十篇诗二十年。
受宠不思身报效，乞骸惟冀上哀怜^[6]。
相如旧苦中瘠渴^[7]，陶令犹能一醉眠。
材薄力殫难勉强^[8]，岂同高士爱林泉？

后半生心境之写照。

[注释]

[1]熙宁四年（1071）作，时欧已退居颍州。邵谏议：即邵亢（1014—1077），字兴宗，润州丹阳（今属江苏）人。英宗朝因论事得体，被称为“国器”。神宗立，知开封府，除枢密副使，

迁右谏议大夫。是年，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郢州，故题称“资政邵谏议”。 [2]“豪横”二句：写早年与如今状况、气概不同。豪横，豪放，爽朗有力。韩愈《东都遇春》：“饮噉惟所便，文章倚豪横。”气吐虹，气势如虹。曹植《七启》有“慷慨则气成虹蜺”句。鬓如蓬，衰老蓬首状。 [3]“所乐”二句：说安于平凡生活，不敢侈言大志。尺鷃(yàn)，小雀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载尺鷃笑鹏鸟曰“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”。冥鸿，高翔的鸿雁。扬雄《法言·问明》“鸿飞冥冥”，喻有远大志向。 [4]“期公”二句：说期盼邵亢重返朝廷效力，不忘归老颍水之畔的居士。岩廊，高峻的廊庑，指朝廷。桓宽《盐铁论》：“陛下优游岩廊，览群臣极言至论。”畎亩，田间。 [5]“欲知”二句：说归田之愿萌生二十年，思颖之诗写了三十篇。欧《思颖诗后序》称“皇祐元年春，予自广陵得请来颖，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，土厚水甘而风气和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也。尔来俯仰二十年间，历事三朝，窃位二府，宠荣已至而忧患随之，心志索然而筋骸惫矣。其思颖之念未尝少忘于心，而意之所存亦时时见于文字也”。《续思颖诗序》又曰“初，陆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书所作十有三篇为思颖诗，以刻于石，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”。 [6]乞骸：乞身隐退。上：指皇帝。 [7]“相如”二句：自述多病与嗜酒。相如旧苦中瘠渴，汉司马相如，为辞赋名家，患消渴症。瘠渴，通“消渴”，今称糖尿病。陶令，即晋陶渊明，曾为彭泽令，以饮酒闻名。 [8]“材薄”二句：谦称归田因才薄力尽，与高士爱林泉而隐居不同。欧急于归田，实与仕途风波、累遭诬陷、难有作为、身体不佳等原因有关。

[点评]

此欧公晚年之诗，回顾起伏不定的仕宦生涯，涌出

无穷无尽的感慨。前半生坎坷多难，直至贬官滁州；后半生亦历经风波，虽位居宰辅，而难有作为。俯仰今昔，心潮难平。由当年的意气风发，到如今的衰老多病，情绪低沉而悲凉，但人生谢幕之前，胸怀依然磊落坦荡，值得钦敬和同情。这组诗的对仗很有特色，将“滁山旧醉翁”与“颍水新居士”相比，嵌入了前后两个时期的雅号，也形象地概括了诗人的一生。第二首诗的颈联，以司马相如的善于“痛渴”和陶渊明的“一醉”方休对举，自嘲晚年与相如同病相怜，虽与陶令皆嗜酒，却因病忌饮而不爽。另有“三十篇诗二十年”句，用两个数据浓缩了自己对颍州钟爱的深情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退居述怀寄北京韩侍中二首^[1]

其一

悠悠身世比浮云^[2]，白首归来颍水滨^[3]。
 曾看元臣调鼎鼐^[4]，却寻田叟问耕耘。
 一生勤苦书千卷，万事销磨酒百分^[5]。
 放浪岂无方外士^[6]，尚思亲友念离群。

其二

书殿宫臣宠并叨^[7]，不同憔悴返渔樵。

无穷兴味闲中得，强半光阴醉里销。
 静爱竹时来野寺，独寻春偶过溪桥。
 犹须五物称居士^[8]，不及颜回饮一瓢^[9]。

《茗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三十六引《三山老人语录》：“荆公诗云：‘细数落花因坐久，缓寻芳草得归迟。’六一居士诗云：‘静爱竹时来野寺，独寻春偶过溪桥。’二公皆状闲适，荆公之句为工。”

南宋韦居安云：“七言律诗有上三下四格，谓之折腰句。白乐天守吴门日，《答客问杭州》诗云：‘大屋檐多装雁齿，小航船亦画龙头。’欧阳公诗云：‘静爱竹时来野寺，独寻春偶到溪桥。’……皆此格。”（《梅磻诗话》卷上）

[注释]

[1] 熙宁五年（1072）作，时退居颍州。北京（今河北大名），与西京（今河南洛阳）、南京（今河南商丘）并称三京。韩侍中：即韩琦（1008—1075），字稚圭，天圣年间进士。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时，与范仲淹共事，防御西夏。入朝任枢密副使，支持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，后出知扬、郢、定等州。嘉祐时入朝为枢密使，后拜相。仁宗末年，力请立皇太子。英宗病重，又力请建储。神宗立，拜司空兼侍中。王安石变法时，上书反对。与欧阳修共事于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，关系密切。著有《安阳集》，内有《次韵答致政欧阳少师退居述怀二首》。是年，韩琦以司空兼侍中判大名府，守北京。[2] 悠悠：动荡，飘忽不定。《孔丛子·对魏王》：“今天下悠悠，士亡定处，有德则往，无德则去。”[3] 潢（fén）：涯岸，水边高地。《诗·大雅·常武》：“铺敦淮潢，仍执丑虏。”毛传：“潢，涯。”郑玄笺：“陈屯其兵于淮水大防之上。”[4] “曾看”二句：说当年您理政辅佐国君，今天我种田请教老农。元臣，重臣，老臣，指韩琦。调鼎鼐，传商朝武丁问傅说治国之方，傅以如何调和鼎中之味喻说，遂辅武丁治国。后因以鼎鼐调和喻处理国政。鼎鼐为古代两种烹饪器具。[5] 酒百分：酒满杯。高骈《广陵宴次戏简幕宾》：“一曲狂歌酒百分，蛾眉画出月争新。”[6] “放浪”二句：是说虽有方外之士往来，更思亲朋密友相聚。放浪，放纵而无拘束。方外士，指僧道等超然世外之人。[7] “书殿”二句：是说你我同是曾受恩宠的老臣，

不同的是我老病缠身已归田。书殿官臣，欧以观文殿学士、太子少师致仕，故称。太子居东宫，少师称宫臣。欧《解官后答韩魏公见寄》有“老为南亩一夫去，犹是东宫二品臣”之语。 [8]“犹须”句：欧晚年号“六一居士”，称琴、棋、书、酒、金石遗文五物外，有吾一翁老于五物之间。见《六一居士传》。 [9]颜回饮一瓢：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子曰：‘贤哉，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’”

[点评]

在朝与归田，是两种生活状态。仕宦后期的欧阳修官职荣升，但也遇到不少矛盾，尤其在濮王尊崇典礼的较量中，处于风口浪尖，备受打击和诬陷，情绪低落而急于归田。回到日思夜想的颍州之后，他回顾与韩琦共同参与国家治理的岁月，在表达对老友崇敬的同时，心头也涌起不小的波澜。这两首七律对仗工整而自然，句式新颖，情意深切，韵味悠长。既是对过往从政的追思，又是当前退居生活的写照，悠闲的日子固然充满无穷兴味，而醉酒中消磨岁月也难免有些失意落寞。诗末“不及颜回”的感慨，流露出作者的淡泊情怀和自省精神。

绝句^[1]

冷雨涨焦陂^[2]，人去陂寂寞。

惟有霜前花，鲜鲜对高阁^[3]。

[注释]

[1] 熙宁五年(1072)秋作,时居颍州。题下原注:“临薨作。”胡柯《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》:熙宁五年“闰七月庚午(二十三日),公薨”。 [2] “冷雨”二句:阴冷的秋雨涨高了焦陂的水位,游人离去后,此地分外寂寥。[嘉靖]《颍州志》:“椒陂塘,在州南六十里,广十余顷。唐刺史柳宝积教民置陂润河,引水入塘,溉田万顷。”按:清查慎行《苏诗补注》卷三十五引《颍州志》称“焦陂在州南四十里”,而不称“椒陂”。 [3] 鲜鲜:好貌,鲜丽貌。韩愈《秋怀诗》之十一:“鲜鲜霜中菊,既晚何用好。”钱仲联集释引《方言》:“鲜,好也。”

[点评]

此为欧公绝笔诗。当生命即将逝去的时刻,天是阴的,雨是冷的,美丽的焦陂是寂寞的。“人去”双关,既指已离去的游人,又称将辞世的自己。一代文宗面对鲜丽的秋菊,心里充满了不舍,眼光中尽是留恋。在情景交融的诀别诗中,他以苍劲而悲凉的笔力,为后世留下了气格高远的感人诗作,依然展现出始终热爱生活的自我形象。

词

采桑子^[1]

轻舟短棹西湖好^[2]，绿水逶迤^[3]。芳草长堤，
隐隐笙歌处处随^[4]。

无风水面琉璃滑^[5]，不觉船移。微动涟漪^[6]，
惊起沙禽掠岸飞^[7]。

近代俞陛云：
“下阕四句，极肖
湖上行舟波平如镜
之状，‘不觉船移’
四字，下语尤妙。”
（《唐五代两宋词
选释》）

[注释]

[1]采桑子：词调名。本唐教坊曲《杨下采桑》。欧词《采桑子》有十三首，其中十首皆以“西湖好”起始，属联章体。皇祐元年（1049）欧知颍州，二年（1050）留守南京时，即与梅尧臣相约买田于颍，此后思颍之念不绝，时见于诗。治平四年（1067）知亳州，陛辞时乞便道过颍少留，谋葺居所，为归休之计。熙宁元年（1068）筑室于颍。至熙宁四年（1071）方得以归隐。《采桑子》词第十首，有“平生为爱西湖好，来拥朱轮，富贵浮云，俯仰流年二十春”之语，为以“西湖好”发端的《采桑子》组词作了总结，当为归老颍州时作。前九首当为晚年之作，具体时间不详。 [2]棹（zhào）：船桨。西湖：正德《颍州志》卷

一：“西湖在州西北二里，外湖长十里，广三里，相传古时水深莫测，广袤相齐。胡金之后，黄河冲荡，湮湖之半，然而四时佳景尚在。前代明贤达士往往泛舟游玩于是。湖南有欧阳文忠公书院基。” [3] 逶迤：曲折绵延貌。卢纶《与从弟瑾同下第后出关言别》：“杂花飞尽柳阴阴，官路逶迤绿草深。” [4] 隐隐：盛多貌。《文选》收潘岳《闲居赋》：“煌煌乎，隐隐乎，兹礼容之壮观，而王制之巨丽也。”李善注：“隐隐，盛也，又曰沉沉，隐隐一作殷殷。”笙歌：泛指奏乐唱歌。笙，管乐器，笙管为长短不一的竹管。 [5] 琉璃滑：形容水面似琉璃般光滑。 [6] 涟漪：微细的波纹。左思《吴都赋》：“剖巨蚌于回渊，濯明月于涟漪。” [7] 沙禽：沙洲或沙滩上的禽鸟。

[点评]

此词上片描绘颍州西湖美丽的春色：岸边芳草萋萋，湖中倒映长堤，一叶轻舟，伴随着悠扬的笙歌，在平静的绿水中前行。下片写舟中人的真切感受：目光所及，波平如镜，水天一色，只见舟边的涟漪，未觉船儿前移，却看到被惊动的沙禽飞起。“琉璃滑”的比喻形象而贴切，而禽鸟之动显船儿之静，更是手法高超。全词文笔自然而流畅，词情画意，融为一体，给人以从容自适、境界清空的感觉。

采桑子

画船载酒西湖好^[1]，急管繁弦^[2]。玉盞催

传^[3]，稳泛平波任醉眠。

行云却在行舟下^[4]，空水澄鲜^[5]。俯仰留连，
疑是湖中别有天^[6]。

[注释]

[1] 画船载酒：耐得翁《都城记胜》载西湖舟船“常有游玩人赁假。舟中所须器物，一一毕备，但朝出登舟而饮，暮则径归，不劳余力，惟支费钱耳”。 [2] 急管繁弦：形容节拍急促音色多样的乐奏。白居易《忆旧游》：“修娥慢脸灯下醉，急管繁弦头上催。” [3] 玉盏催传：此为古时饮酒，随乐鼓声传杯，声停杯止，持者饮酒的游戏。玉盏，玉制的酒杯，或作酒杯之美称。 [4] “行云”句：形容白云倒映水中。 [5] 空水澄鲜：谢灵运《登江中孤屿》：“云日相辉映，空水共澄鲜。”澄鲜，澄澈明净。 [6] 别有天：言别有天地，引人入胜。李白《山中问答》：“桃花流水窅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”

[点评]

携酒船上，与客宴饮，又是湖上一景。“急管繁弦”之“急”“繁”，“玉盏催传”之“催”，点出宴饮气氛之热烈与宾主娱乐之欢畅；“稳泛平波任醉眠”是酒酣耳热之后的放松，一动一静，一张一弛，主客随心所欲，何其惬意！下片“云”与“舟”、“空”与“水”上下呼应，营造出无比澄澈明净的氛围，宾主在此间“俯仰留连”，何其快乐！真是“别有天地非人间”。

俞陛云：“湖水澄澈时如在镜中，云影天光，上下一色，‘行云’数语，能道出之。”（《唐五代两宋词选释》）

采桑子

清陈廷焯：“四字（指“始觉春空”）猛省。”（《别调集》卷一）

刘永济：“前结‘垂柳栏干尽日风’，后结‘双燕归来细雨中’，神味至永，盖芳歇红残，人去春空，皆喧极归寂之语，而此二句则至寂之境，一路说来，便觉至寂之中，真味无穷，词义高绝。”（《词论》）

群芳过后西湖好^[1]，狼藉残红^[2]。飞絮蒙蒙^[3]，垂柳栏干尽日风。

笙歌散尽游人去，始觉春空。垂下帘栊^[4]，双燕归来细雨中^[5]。

[注释]

[1] 群芳过后：百花凋零的残春时节。 [2] 狼藉残红：言落花缤纷。狼藉，形容杂乱不堪。 [3] 飞絮蒙蒙：柳絮纷落而飘洒。贾岛《送神邈法师》有“柳絮落濛濛”之句。 [4] 帘栊：窗帘和窗牖，也泛指门窗的帘子。 [5] “双燕”句：冯延巳《采桑子》：“玉堂香暖珠帘卷，双燕来归。”

[点评]

此词写残春景色的萧条，凸显游人去后的清静，景中见情，若有所失又若有所得之感，油然而生。刘永济评云：“盖世俗之人多在群芳正盛之时游观西湖；作者却于飞花、飞絮之外，得出寂静之境。世俗之游人皆随笙歌散去，作者却于人散、春空之后，领略自然之趣。”（《唐五代两宋词简析》）确属别出新意的佳作。

朝中措^[1]

平山栏槛倚晴空^[2]，山色有无中^[3]。手种堂前垂柳，别来几度春风^[4]。

文章太守^[5]，挥毫万字^[6]，一饮千钟^[7]。行乐直须年少^[8]，樽前看取衰翁^[9]。

[注释]

[1]朝中措：调名，一作《醉偎香》。有题作“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”。刘仲原甫，刘敞，字原父（甫），以排行第二，称“仲原甫”。至和三年（1056）出守扬州，欧赠以此作。 [2]平山：堂名。庆历八年（1048）欧知扬州，作堂于蜀冈之大明寺，江南诸山拱列檐下，如可攀取，故名曰平山堂，时与宾客宴饮于此。 [3]“山色”句：语本王维《汉江临泛》：“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。” [4]“别来”句：皇祐元年（1049）欧离开扬州，移知颍州，至作本词，已有八年。 [5]文章太守：指刘敞。欧有《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》赞刘敞博学能文：“其为文章，尤敏赡。尝直紫微阁，一日，追封皇子、公主九人，公方将下直，为之立马却坐，一挥九制数千言，文辞典雅，各得其体。” [6]挥毫：运笔。 [7]千钟：极言酒量之大。《孔丛子·儒服》：“尧舜千钟，孔子百觚。” [8]直须：应当。 [9]看取：且看。取，助词。

[点评]

欧词一般似冯延巳、晏殊之温婉，而此词格调迥异。

清沈祥龙评首二句：“用成语，贵浑成，脱化如出诸己。”（《论词随笔》）

潘德舆：“用前人成句入诗词者极多，然必另有意象以点化之，不能用入排偶或直写偶句也。如欧公长短句云：‘平山栏槛倚长空，山色有无中。’此实别有意象。故坡公复作长短句云：‘记得醉翁语，山色有无中。’以王摩诘语专归之欧，转见别致。”（《养一斋诗话》卷七）

发端即登高望远，气势不凡。“手种”二句，回忆主政扬州的往事，语气豪放，且寓有深情。下片夸奖好友博学能文，才思敏捷，豪饮尤见气概。末二句叹人生易老，因宦海浮沉岁月不居而感慨不尽。如詹安泰《简论晏欧词的艺术风格》所说，此词“写景色，写物象，写生活，写感想，坦率说出，毫无假借，直起直落，大开大阖”，“在艺术风格上是属于疏宕一路的”。

长相思^[1]

花似伊^[2]，柳似伊，花柳青春人别离^[3]。低
头双泪垂。

长江东，长江西，两岸鸳鸯两处飞。相逢知
几时。

“两岸”句：反用花蕊夫人徐氏《宫词》“傍岸鸳鸯皆著对”之意。

[注释]

[1] 长相思：唐教坊曲名，后用为词调名。 [2] 伊：你。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：“勿学汝兄，汝兄自不如伊。”张相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：“伊，第二人称之辞，犹云君或你，与普通用如‘他’字者异。” [3] 青春：草木茂盛百花开的春季。冯延巳《临江仙》：“冷红飘起桃花片，青春意绪阑珊。”人别离：白居易《江楼月》：“明月虽同人别离。”

[点评]

此词以男子口吻述相思之情，以民歌体开头，以第二人称诉说，称花儿似的鲜艳美丽，垂柳似的婀娜多姿，那是心上人姣好的面容与轻盈的体态。可是“人别离”三字一转，情绪突变，他们无法厮守，只能不舍又无奈地垂泪而别。下片以鸳鸯为喻，写有情人被涛澜翻滚的大江所隔，各处东西，不知何时才能相逢。拟人、比喻、反衬等修辞手法的运用和民歌的韵味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。

诉衷情^[1]

眉意

清晨帘幕卷轻霜^[2]，呵手试梅妆^[3]。都缘自有离恨^[4]，故画作远山长^[5]。

思往事，惜流芳^[6]，易成伤。拟歌先敛^[7]，欲笑还颦，最断人肠。

[注释]

[1] 诉衷情：唐教坊曲名，后用为词调名。 [2] 帘幕：用以遮门窗的帘子与帷幕。 [3] “呵手”句：置胶于手，呵气使融化，以贴梅花花钿。呵手，呵气暖手。梅妆，即梅花妆，古时女子描梅花状于额的妆饰。 [4] 缘：因。 [5] 远山：指远山眉。此妆，眉细而长，似雾中远山，含幽愁韵味。长：双关语，言眉长而寓

陈廷焯：“纵画长眉，能解离恨否？笔妙，能于无理中传出痴女子心肠。”（《闲情集》卷一）

俞平伯：“两句（指‘拟歌先敛，欲笑还颦’）蕴藉曲折。后来周邦彦《风流子》词有相似的写法，如‘欲说还休，虑乖芳信；未歌先咽，愁近清觞’，当系拟此。”（《唐宋词选释》）

离恨绵长之意。 [6] 流芳：流水般逝去的时光。 [7] “拟歌”以下三句：言欲放歌先敛眉，欲欢笑却皱眉，伤透了心。

[点评]

此词上片叙事，写一位歌女在轻霜微寒时节，卷起帘幕后梳妆打扮。作者紧扣题意，只写其呵手而成梅花妆的动作，且专注于画眉修长的细节，突出其因离恨太深而故“作远山长”的痴心，于是过渡到下片的抒情。“思往事，惜流芳”是对难忘往昔的虚写，“易成伤”倾诉内心折磨的痛楚，以致出现“拟歌先敛，欲笑还颦”的矛盾心理与尴尬表情。娇羞柔弱、多愁善感的女子形象呼之欲出。尾句似写旁观者的感受，其实正道出了歌女难以割舍的别恨离愁。

金人瑞：“‘残’字、‘细’字写早春如画。‘摇’字不知是草，不知是风，不知是征辔，却便觉有离愁在内。‘离愁渐远渐无穷，迢迢不断如春水’，此二句只是叙愁，却已叙出路程；上三句只是叙路程，却都叙出了愁。其法妙不可言。”（《金圣叹全集》卷六《批欧阳永叔词》）

俞陛云：“‘候馆’‘溪桥’，言行人所经历；‘柔肠’‘粉泪’，言思妇之伤怀。情同而境判，前后阙之章法井然。”（《唐五代两宋词选释》）

踏莎行^[1]

候馆梅残^[2]，溪桥柳细。草薰风暖摇征辔^[3]。

离愁渐远渐无穷^[4]，迢迢不断如春水^[5]。

寸寸柔肠^[6]，盈盈粉泪^[7]。楼高莫近危栏倚^[8]。平芜尽处是春山^[9]，行人更在春山外。

[注释]

[1] 踏莎行：调名，本韩翃诗“踏莎行草过春溪”。 [2] “候馆”

句：杜牧《代人寄远六言》：“候馆梅花雪娇。”候馆，宾客旅居的馆舍。 [3] 草薰风暖：语本江淹《别赋》：“闺中风暖，陌上草薰。”含离别之意。薰，花草的香气。征辔：代称行旅中的马。辔，驭马的缰绳。 [4] “离愁”句：李煜《清平乐》：“离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。” [5] 迢迢：水流绵长貌。 [6] 寸寸柔肠：肝肠寸断，伤心至极。柔肠，言男女间缠绵悱恻之情。 [7] 盈盈粉泪：清莹的泪水沾染了脸上的脂粉。 [8] 危栏：高楼的栏杆。 [9] 平芜：铺满绿草的原野。

[点评]

语淡而情深，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，在此词中可谓绝妙。行人与闺妇的相思，都借助景色描写表现出来。上片写行人离家，“候馆”“溪桥”之景，道出了旅宿与奔波的循环，日复一日，征辔不停。途中见到春水流淌绵延不绝的景象，顿生“离愁渐远渐无穷”的忧虑，孤单之感与惆怅之情与日俱增。下片写闺中人登上高楼遥望，因离别的折磨而满脸泪花、肝肠寸断的她，面对绿草葱茏的原野，心情却变得更加抑郁，因为望尽“平芜”处的“春山”，不仅挡住了她的视线，更堵在她的心间。朝暮思念，难有尽头，这深婉的抒情正是欧词的特色。

减字木兰花^[1]

歌檀敛袂^[2]，缭绕雕梁尘暗起^[3]。柔润清圆，

金人瑞：“‘天上’‘心下’斗成七字，不知是千锤百琢语，不知是天成语。更妙于‘心下事’，定当私昵秽褻，却用‘天上仙音’四字冠之，便妙不容言。”（《金圣叹全集》卷六《批欧阳永叔词》）

百琲明珠一线穿^[4]。

樱唇玉齿^[5]，天上仙音心下事。留住行云^[6]，
满坐迷魂酒半醺^[7]。

【注释】

[1] 减字木兰花：韦庄始作《木兰花令》，冯延巳作《偷声木兰花》，此将《偷声木兰花》前后阙首句减去三字，故称。此词疑作于天圣、明道间，时欧在西京洛阳钱惟演幕府任职。 [2] 歌檀：依檀板节奏而歌。敛袂（mèi）：整理衣袖，作行礼拜谒的准备。韦庄《秦妇吟》：“回头敛袂谢行人。” [3] “缭绕”句：即余音绕梁之意。《列子·汤问》：“昔韩娥东之齐，匱粮，过雍门，鬻歌假食。既去，而余音绕梁榭，三日不绝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十七引《世说》：“虞公善歌，发声动梁尘。” [4] “百琲（bèi）”句：以线串明珠喻歌声清丽圆润。琲，珠串。《文选》收左思《吴都赋》刘逵注：“琲，贯也，珠十贯为一琲。”王嘉《拾遗记》有“赐以真珠百琲”之语。 [5] 樱唇玉齿：唇如樱桃，齿如白玉。李商隐《赠歌妓》：“红绽樱桃含白雪，断肠声里唱《阳关》。”卢照邻《和王奂秋夜有所思》：“丹唇间玉齿，妙响入云涯。” [6] 留住行云：言歌声美妙。《列子·汤问》：“薛谭学讴于秦青，未穷青之技，自谓尽之，遂辞归。秦青弗止，饯于郊衢，抚节悲歌，声振林木，响遏行云。薛谭乃谢求反，终身不敢言归。” [7] “满坐”句：櫛栝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淳于髡（k n）之语：“若乃州闾之会，男女杂坐，行酒稽留，……履舄交错，杯盘狼藉，堂上烛灭，主人留髡而送客。罗襦襟解，微闻芴泽，当此之时，髡心最欢，能饮一石。故曰酒极则乱，乐极则悲，万事尽然。”

[点评]

本词上片写歌女的演唱，渲染其歌声之婉转悠扬与歌喉之美妙动人。下片以“天上仙音心下事”过渡，用夸张的手法，写飘向蓝天的歌声，竟产生了“响遏行云”的效果。最妙是在末尾，隽括汉时滑稽大师淳于髡的言语，让人联想到“男女杂坐，行酒稽留”，“履舄交错，杯盘狼藉”，直唱得“满坐迷魂酒半醺”的故事，显示出歌女美喉的威力。艺术效果如此强烈感人，真是神来之笔！

生查子^[1]

去年元夜时^[2]，花市灯如昼^[3]。月到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

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，泪满春衫袖。

[注释]

[1] 生查子：唐教坊曲名，后成曲调名。此词宋以来曾疑为秦观、李清照或朱淑贞作，但无确切证据。至清代，谓为欧阳修作，已成定论。 [2] 元夜：正月十五日上元之夜，又称元宵、元夕。 [3] 花市：卖花的集市。韦庄《奉和左司郎中春物暗度感而成章》：“锦江风散霏霏雨，花市香飘漠漠尘。”

金人瑞：“前后两提头，只换一字，章法绝奇。”（《金圣叹全集》卷六《批欧阳永叔词》）

金人瑞：“‘月与灯’只三字，便将前第二、第三句缴过。‘依旧’只二字，便将前‘花市’‘如昼’到‘柳梢头’八字重描，真奇绝之笔！”（同上）

[点评]

帘幕重重，与“亭院深深”正相应。

唐圭璋：“‘玉勒’两句，写行人游冶不归，一则深院凝愁，一则章台驰骋，两句射照，哀乐毕见。”（《唐宋词简释》）

清毛先舒评“泪眼”二句：“此可谓层深而浑成，何也？因花而有泪，此一层意也；因泪而问花，此一层意也；花竟不语，此一层意也；不但不语，且又乱落，飞过秋千，此一层意也。人愈伤心，花愈恼人。语愈浅而意愈入，又绝无刻画费力之迹。谓非层深而浑成耶？”（《古今词论》引）

此词用“去年”与“今年”元宵夜的对比，抒写物是人非的惆怅。主人公的诉说，纯属普通自然的口语，而一片深情在对往昔的回忆与不舍中流露无遗。“人约黄昏后”的相会与欣喜，一年后竟被“泪满春衫袖”的失望与伤心所取代，没有具体情节，不知原因何在，但主人公的悲情难抑、愁深似海，从一个“满”字中已达到极限，拨动了多少读者的心弦！

蝶恋花^[1]

庭院深深深几许^[2]，杨柳堆烟^[3]，帘幕无重数。玉勒雕鞍游冶处^[4]，楼高不见章台路^[5]。

雨横风狂三月暮，门掩黄昏^[6]，无计留春住^[7]。泪眼问花花不语^[8]，乱红飞过秋千去^[9]。

[注释]

[1] 蝶恋花：原唐教坊曲名，后成词调名。名本梁简文帝乐府《翻阶蛺蝶恋花情》。 [2] 几许：多少。《古诗十九首》：“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。” [3] 杨柳堆烟：杨柳上弥漫着层层雾气，见杨柳之密、雾气之浓。 [4] 玉勒雕鞍：玉饰的马衔和雕饰的马鞍。庾信《马射赋》：“控玉勒而摇星，跨金鞍而动月。”游冶处：妓院歌楼等寻欢作乐的场所。游冶，艳游。 [5] 章台路：汉长安街名。

《汉书·张敞传》：“敞无威仪，时罢朝会，过走马章台街。”章台街泛指妓院聚集之处。[6]“门掩”句：门户不开，直至黄昏。柳媛《长门怨》：“花落黄昏空掩门。”[7]“无计”句：化用薛能《惜春》：“无计延春日，何能留少年。”[8]“泪眼”句：意出严恽《落花》诗：“尽日问花花不语，为谁零落为谁开。”[9]秋千：《荆楚岁时记》引《古今艺术图》：“秋千，本北方山戎之戏，以习轻翘者也。后中国女子学之，乃以彩绳悬木立架，士女炫服坐立其上，推引之。”

[点评]

此词抒写闺怨。上片从处所着眼描述：深深的庭院，为密密杨柳和重重帘幕所遮蔽，孤寂的少妇终日独守空房，而她的丈夫却艳游在外，寻欢作乐。下片深入少妇的内心世界：青春转瞬即逝，无计可施；泪眼问花，花岂解语，徒增伤感；见花凋谢，飞过秋千，更是悲从中来。全篇写景抒情，融为一体，下片层深而浑成，尤见卓绝的艺术功力。

蝶恋花

越女采莲秋水畔^[1]，窄袖轻罗^[2]，暗露双金钏^[3]。照影摘花花似面^[4]，芳心只共丝争乱^[5]。

鸂鶒滩头风浪晚^[6]，雾重烟轻，不见来时伴。隐隐歌声归棹远^[7]，离愁引着江南岸。

金人瑞评“窄袖”二句：“九个字，只写得上句中一个‘采’字耳，却亦只须写一‘采’字，便活画出越女全身。此顾虎头所谓‘须向阿堵中落笔’也。”（《金圣叹全集》卷六《批欧阳永叔词》）

金人瑞：“上‘影’是水中面，下‘花’是水中花，造语灵幻之极。”（同上）

金人瑞：“因其着岸，而知其心愁也。却反云愁心引之着岸，此则练句之妙也。”（同上）

[注释]

[1] 越女：自古越地多美女，以春秋越国的西施最为著名。此泛指江南水乡美女。 [2] 窄袖：宋时民间女子襦衣窄袖的打扮，便于劳作。轻罗：质地轻软细薄的丝织品，多用作春夏时的单衣。王维《秋夜曲》：“桂魄初生秋露微，轻罗已薄未更衣。” [3] 金钏：金手镯。 [4] “照影”句：临水顾影摘花，花面交相辉映。孟浩然《高阳池送朱二》：“池边钓女自相随，妆成照影竞来窥。”花似面，萧纲《采莲曲》：“江花玉面两相似。” [5] “芳心”句：越女的情思像莲丝般纷纭。芳心，美女之心。丝，莲丝，暗指情思。 [6] “鸂鶒(xī chì)”句：暮色中鸂鶒嬉戏的滩头突起风浪。鸂鶒，形似鸳鸯而稍大的水鸟，多紫色，喜偶游。 [7] “隐隐”句：从远处归舟上隐隐约约传来同伴悠扬的歌声。棹，船桨，借指小舟。

[点评]

这首词生动地刻画出采莲少女活泼可爱的形象。上片写少女和她的同伴在水上采莲，既显出她动作的灵巧、穿戴的特色和水中花面倒影的姣好，又道出她微妙的“芳心”。下片写水面上景色已变，一个“晚”字点出暮色降临；“风浪”“雾重”与白天的“照影摘花”，显出环境大变；从“不见来时伴”看出眼下的情绪与前截然不同，由采莲群体的欢欣变为落单少女的忧心。在“离愁”的驱使下，她终于让小舟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岸边。鲜明的形象，变化的场景，迥异的心态，无不在词人的笔下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。

渔家傲^[1]

花底忽闻敲两桨^[2]，逡巡女伴来寻访。酒盏旋将荷叶当^[3]，莲舟荡，时时盏里生红浪^[4]。

花气酒香清厮酿^[5]，花腮酒面红相向^[6]。醉倚绿阴眠一饷^[7]，惊起望，船头阁在沙滩上^[8]。

[注释]

[1] 渔家傲：此调宋人始作。范仲淹“塞下秋来风景异”一首极为著名。 [2] “花底”二句：花下忽然传来两桨击水的声音，采莲女伴们的艇子顷刻间聚了过来。《乐府诗集·清商曲辞·莫愁乐》：“艇子打两桨，催送莫愁来。”逡（qūn）巡，顷刻。张祜《偶作》：“遍识青霄路上人，相逢只是语逡巡。” [3] “酒盏”句：倒装句，当读为“旋将荷叶当酒盏”。旋，漫然，随意。白居易《失题》：“石榴枝上花千朵，荷叶杯中酒十分。” [4] “时时”句：摇晃的荷叶杯里时时映入红色的荷花与采莲女们泛红的两腮。 [5] “花气”句：荷花与美酒的清香相融汇。厮，相互。酿，调和。 [6] “花腮”句：艳如女子面腮的莲花与女子酒后的醉脸交相辉映。 [7] 一饷：一会儿。 [8] 阁：搁浅，停靠。

[点评]

以采莲女群体的形象出现在词中，这是写得活灵活现令人击节赞叹的一首。先是从花下传来“敲两桨”声响，这是采莲女动作的暗示，一叶小舟出现了。片刻间

“花底”“闻敲”，未写人而见人；“女伴”“寻访”，未写舟而见舟。

“生红浪”与“红相向”，“花气酒香”与“花腮酒面”皆前后关联，效应叠加，韵味更浓。

由“醉”入“眠”而“惊”，神态逼真，过渡自然，末句之“阁”点出缘由，可谓一气呵成。

热闹了，女伴们划舟靠拢，响起一阵阵笑语欢声。荷塘水波荡漾，姑娘们以荷叶为杯，畅怀痛饮，花香伴着酒香，一个个两腮泛红。在热烈的气氛中，她们沉醉了，安静了，但没多久又都醒来，惊起一望，她们的小舟都已搁浅在沙滩上了。这是采莲女们水上狂欢的生动写照，过程历历在目，人物活泼可爱，格调清新健康，用语准确传神，真是精心构撰的佳作。

渔家傲

腊月天寒地冻。十二月严凝天地闭^[1]，莫嫌台榭无花卉。惟有酒能欺雪意^[2]，增豪气，直教耳热笙歌沸^[3]。
 壮士豪气冲天。陇上雕鞍惟数骑^[4]，猎围半合新霜里。霜重尽现非凡武功。鼓声寒不起^[5]，千人指^[6]，马前一雁寒空坠^[6]。

[注释]

[1] 严凝：严寒。《礼记·乡饮酒义》：“天地严凝之气，始于西南，而盛于西北，此天地之尊严气也，此天地之义气也。”天地闭：谓严冬天地阴阳之气闭塞不通。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孟冬之月，……天气上腾，地气下降，天地不通，闭塞而成冬。” [2] 欺：压倒，胜过。方干《鉴湖西岛言事》诗：“偶斟药酒欺梅雨，却著寒衣过麦秋。” [3] 耳热：酒酣耳热的模样。杨恽《报孙会宗书》：“酒后耳热，仰天抚缶而呼呜呜。”笙歌沸：笙歌鼎沸，热闹非常。

鲍溶《怀仙》：“十二楼上人，笙歌沸天引。” [4]“陇上”二句：写边塞冬季狩猎。陇上，旧称陕、甘及以西一带，此泛指边塞。雕鞍，雕饰华美的马鞍。猎围半合，谓打猎时包抄合围以追捕猎物。 [5]“霜重”句：李贺《雁门太守行》诗：“半卷红旗临易水，霜重鼓寒声不起。” [6]“千人”二句：张祜《观徐州李司空猎》：“万人齐指处，一雁落寒空。”

[点评]

此词发端即展示寒冬腊月冰天雪地的强大威力，昔日赏心悦目的所有花卉荡然无存。妙在酒的出现使严冬的威压顿时化解，神奇的酒竟能“欺雪意”而“增豪气”，以致陇上健儿酒酣耳热，笙歌震天动地。一个“沸”字道出了壮士蔑视严寒的大无畏气概和向“天地闭”发起的强劲冲击。词的下阕，只见数位壮士已骑上快马，“惟数骑”显示了壮士们惊人的胆魄和无穷的力量，他们在雪地上急速地驰骋、包抄、合围，捕捉猎物。战功赫赫，不多费笔墨，仅以千人所指、寒空雁落，显示其卓绝武功，即戛然而止。全词先抑后扬，抑之愈甚，扬之愈力，无畏的壮士豁人眼目，豪放的词情震撼人心。

玉楼春^[1]

樽前拟把归期说^[2]，欲语春容先惨咽。人生自是有情痴^[3]，此恨不关风与月。

明沈际飞：“风月特寄情，而非即情，语超然。”（《草堂诗余》续集）

离歌且莫翻新阕^[4]，一曲能教肠寸结。直须看尽洛城花^[5]，始共春风容易别。

[注释]

[1] 玉楼春：调名当取白居易“玉楼宴罢醉和春”之意。据“直须”二句，此词作于景祐元年（1034）三月，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任满，离开洛阳往襄城（今属河南）之时。 [2] “樽前”二句：饮饯行酒前真想说何时归来，正要开口，她姣好的面容已满是悲切而哽咽不语。樽，盛酒器。李白《前有樽酒行》：“春风东来忽相过，金樽绿酒生微波。”春容，青春女子的容貌。南朝佚名《子夜歌》：“郎怀幽闺性，依亦恃春容。” [3] “人生”二句：人生本来就是多愁善感的，这离别的遗憾与男欢女爱的情怀无关。有情痴，执迷于用情的人。据《世说新语·纰漏》载，相貌俊秀的任瞻南渡后，神情有异，流涕悲伤，王导谓之曰：“此是有情痴。”风与月，即风月，指男女间情爱之事。韦庄《多情》：“一生风月供惆怅，到处烟花恨别离。” [4] “离歌”二句：惜别之歌且莫按旧曲唱新词，那一曲将让寸肠紧紧地纠结。翻，演唱，演奏。孟浩然《美人分香》：“舞学平阳态，歌翻《子夜》声。”肠寸结，寸肠纠结。《吴越春秋》：“肠千结兮服膺。” [5] “直须”二句：定当看尽洛阳的牡丹花，与我们共有而即将逝去的春风告别。容易，变化极快。戴叔伦《织女词》：“难得相逢容易别，银河争似妾愁深。”

[点评]

早年任职西京，公务之余，欧阳修与众多年轻友人登山临水，意气风发，文酒诗会，相互切磋，还少不了

歌舞助兴，度过了十分难忘的岁月。离别之际，对友朋歌女他都一往情深，并留下了充满不舍之情的诗词佳作。此词抒离别之悲情，上片由“拟”说而“未语”至“惨咽”，曲折吞吐地写悲，而“人间”二句借理性的反思加以排解。下片由“离歌”“一曲”让人寸肠纠结，继续写悲，又以“直须”二句所展现的达观与豪兴，再度加以排解。全词写足哀伤与惆怅，而在两度以豪兴排解悲情之中，更见深深的惆怅与哀伤。王国维评曰：“永叔‘人间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’，‘直须看尽洛城花，始与东风容易别’，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，所以尤高。”（《人间词话》卷上）

玉楼春^[1]

西湖南北烟波阔，风里丝簧声韵咽^[2]。舞余裙带绿双垂^[3]，酒入香腮红一抹。

杯深不觉琉璃滑^[4]，贪看《六么》《花十八》。明朝车马各西东，惆怅画桥风与月^[5]。

[注释]

[1] 此词作于皇祐元年（1049）。调名一作《木兰花令》。此年正月，欧由扬州移知颍州，二月至颍。翌年七月，改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。苏轼于元祐六年（1091）知颍，作《木兰花

宏大的西湖，感人的乐声，蔚为壮观。

“杯”与“酒”、“看”与“舞”相承相接，上下片浑然一体。

情怀融入西湖的美景中，与开头遥相呼应。

令·次欧公西湖韵》，有“佳人犹唱醉翁词，四十三年如电抹”，由皇祐元年至元祐六年，从头至尾恰好四十三年。欧词云“明朝车马各西东”，当是参加钱别的歌舞酒宴后由颍州赴南京（今河南商丘）之时作。[2]“风里”句：风中湖面上回荡着琴簧等乐器悲切凝滞之声。丝簧，指琴瑟笙簧等管弦乐器。咽，声音滞涩，多用于形容悲切。徐陵《山池应令》：“猿啼知谷晚，蝉咽觉山秋。”[3]“舞余”二句：女子舞毕，一双绿色的裙带下垂，洁白秀丽的腮边因饮酒泛出一抹红色。舞余，舞罢。[4]“杯深”二句：杯深不觉晶莹碧透的美酒在晃动，是因为贪看《六么（y o）》舞曲中《花十八》那动人的一节。《六么》，又名《绿腰》。白居易《听歌六绝句·乐世》：“管急弦繁拍渐稠，《绿腰》婉转曲终头。”王灼《碧鸡漫志》谓《六么》“曲内一叠名《花十八》，前后十八拍。又四花拍，共二十二拍”。[5]“惆怅”句：站在画桥上，面对清风明月，因即将离别而惆怅不已。画桥，雕饰精美的桥梁。阴铿《渡岸桥》：“画桥长且曲，傍险复凭流。”

[点评]

这首词写得非常流畅又充满深情画意。由烟波浩渺的西湖导入，用美妙的管弦乐声带出一场歌舞盛宴，引出绿色裙带双垂、红色一抹香腮的舞女。那节奏急促而逐渐趋缓的歌舞，让观者忘情到酒杯在手而不觉。想到将要离别美丽的西湖，无限的惆怅不由涌上心头。湖美、乐美、舞美、酒美、人美，美不胜收，竟让中年欧公如此陶醉，如此动情！作品气象宏大，布局巧妙，语言精美，描摹传神，抒情和婉，不乏蕴藉。前半生历尽风波，转徙各地任职，唯钟情颍州，离别未免惆怅不舍，但对

未来并不悲观，可见优雅的转身与从容的气度。

玉楼春^[1]

别后不知君远近，触目凄凉多少闷。渐行渐远渐无书^[2]，水阔鱼沉何处问。

夜深风竹敲秋韵^[3]，万叶千声皆是恨。故欹单枕梦中寻^[4]，梦又不成灯又烬。

[注释]

[1] 皇祐元年（1049）或二年在颍州作。 [2] “渐行”二句：你渐行渐远，渐渐地连书信也没了，水面开阔，递信的鱼儿游在水底，我到底去何处寻问呢？汉乐府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：“客从远方来，遗我双鲤鱼。呼儿烹鲤鱼，中有尺素书。”双鲤鱼，指古时递信所用的鱼形木函。 [3] “夜深”二句：夜深沉，风儿紧吹竹叶发出了秋声，那阵阵声响都在诉说着别愁离恨。秋韵，秋声。庾信《咏画屏风诗》：“急节迎秋韵，新声入手调。” [4] “故欹（y）”二句：所以我倚靠在孤单的枕头上往梦境中寻觅，可惜梦未做成而灯烛已燃尽了。欹，通“倚”。烬，灯芯燃尽留下的残灰。

[点评]

此词上片写离别的情形，空守家中，凄凉愁闷，音信全无，而无处寻问；下片写别后的期待，期待一再落空，令愁闷转向怨恨。期待愈迫切，失望愈强烈，离愁

三个“渐”字，见逐日等待而落空，焦虑之极而又无奈之极。

恨由心生，却累及无辜的“风竹”，无理之中见情何以堪。

别恨，不断叠加，已到极致，情何以堪！唐圭璋评曰：“此首写别恨，两句一意，次第显然。分别是一恨。无书是一恨。夜闻风竹，又搅起一番离恨。而梦中难寻，恨更深矣。层层深入，句句沉著。”（《唐宋词简释》）

“走来”二句，写新妇笑对夫婿，娇嗔相问，神态毕出。

贺裳评“弄笔”二句：“真觉俨然如在目前，疑于化工之笔。”（《皱水轩词筌》）

“等闲”句承接“描花”，“笑问”句与“弄笔”呼应。

南歌子^[1]

风髻金泥带^[2]，龙纹玉掌梳^[3]。走来窗下笑相扶。爱道画眉深浅、入时无^[4]。

弄笔偎人久^[5]，描花试手初。等闲妨了绣功夫^[6]。笑问双鸳鸯字、怎生书^[7]。

【注释】

[1] 南歌子：唐教坊曲名，后用为词调名。清代陈廷焯《词坛丛话》谓欧词“香艳之作，大率皆年少时笔墨，亦非近、后人伪作也”。当为早年之作。[2] “风髻”句：高翘的发式形似凤鸟，金饰的头绳闪闪发光。风髻，又称“凤凰髻”，凤形，唐时流行。金泥带，金屑为饰用以束髻的头绳。[3] “龙纹”句：刻有龙纹的带柄玉梳。掌，指梳掌，即梳子之柄。段公路《北户录》有“通犀”条云：“制梳掌多作禽鱼。”[4] “爱道”句：语本唐人朱庆馀《近试上张水部》：“洞房昨夜停红烛，待晓堂前拜舅姑。妆罢低声问夫婿，画眉深浅入时无。”画眉，典出《汉书·张敞传》：“敞无威仪，……又为妇画眉。”入时，合乎时宜。[5] “弄笔”二句：

新妇久久依偎着郎君摆弄手中之笔，先在绣布上勾画图案以便依样刺绣。试手，试手艺。 [6] 等闲：无端，平白。刘禹锡《竹枝词》：“长恨人心不如水，等闲平地起波澜。” [7] 怎生：口语，意为怎样、如何。

[点评]

此词以新婚夫妇甜蜜生活为主题，着重刻画年轻活泼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新妇。引人注目的时尚头饰让她靓丽现身，接着是“走来窗下”，与夫婿“笑相扶”的动作，一个“笑”字突出了内心的欢愉。在向夫婿发问中，她巧用脍炙人口的“画眉深浅入时无”的唐人诗句，纯然是活灵活现的俏皮模样。下片转入“弄笔”“描花”的细节描写，一个“偎”字显出新妇小鸟依人般的娇柔与可爱。当新妇搁下绣针，拿起彩笔，“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”之时，那含情脉脉的挑逗，将新婚的喜悦一展无遗。作者文笔细腻传神，确如潘游龙所评：“首写态，后描情，各尽其妙。”（《古今诗馀醉》）

临江仙^[1]

柳外轻雷池上雨^[2]，雨声滴碎荷声^[3]。小楼西角断虹明^[4]。栏干倚处^[5]，待得月华生。

燕子飞来窥画栋^[6]，玉钩垂下帘旌。凉波不

“断虹明”至“月华生”，见时间的转移；彩虹的灿烂和夜月的明亮，写视觉的享受；“待得”二字，显赏美的执着。

清许昂霄评末三句：“不假雕饰，自成绝唱。”（《词综偶评》）

动簟纹平^[7]。水精双枕^[8]，傍有堕钗横。

[注释]

[1] 临江仙：唐教坊曲名，后用为词调名。此词作于天圣九年（1031）三月欧阳修抵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后，至明道二年（1033）九月钱惟演罢西京留守前。《词林记事》引《尧山堂外纪》云：“钱惟演宴客后园，一官妓与永叔后至，诘之，妓对：‘以失金钗。’故钱曰：‘乞得欧阳推官一词，当即偿汝。’永叔即席云：柳外轻阴池上雨，雨声滴碎荷声小。” [2] 轻雷：隐隐的雷声。高适《陪窦侍御灵云南亭宴诗得雷字》：“新秋归远树，残雨拥轻雷。” [3] “雨声”句：雨落荷叶的细碎声，响过荷叶的晃动声。 [4] 断虹：残虹。庾信《奉报赵王出师在道赐诗》：“雨歇残虹断，云归一雁征。” [5] “栏干”二句：倚靠在栏杆旁边，直等到月亮升起。月华，月光，月色，又指月亮。庾信《舟中望月》：“舟子夜离家，开舸望月华。” [6] “燕子”二句：燕子飞来，在画梁间窥视着，她从玉钩上放下门帘。帘旌，帘端所缀之布帛，亦泛指帘幕。白居易《旧房》：“床帷半故帘旌断，仍是初寒欲夜时。” [7] “凉波”句：竹席纹路像清凉的水面一样平展而不起微澜。簟（diàn），竹席。 [8] “水精”二句：床头有水晶双枕，旁边横放着她发上掉下的金钗。此化用李商隐《偶题》：“水文簟上琥珀枕，傍有堕钗双翠翘。”水精，即水晶，汉时传入中国。《后汉书·西域传·大秦》：“宫室皆以水精为柱，食器亦然。”

[点评]

上片抒写外景：轻雷响，雨声作，断虹明，月华生。

夏日之声之景相交织，境界何其美妙！下片转向室内，画栋美，燕子来，何以“窥”，帘旌垂。李商隐诗一经化用，闺人卧室入画，境界美而不俗。俞平伯曰：“下片只写景，不言人物情致，和晚唐韩偓诗《已凉》一篇写法亦相似。”（《唐宋词选释》）

临江仙^[1]

记得金銮同唱第^[2]，春风上国繁华^[3]。如今薄宦老天涯^[4]。十年歧路^[5]，空负曲江花。

闻说阆山通阆苑^[6]，楼高不见君家。孤城寒日等闲斜^[7]。离愁难尽，红树远连霞^[8]。

[注释]

[1] 庆历六年、七年（1046—1047）间秋作。诗云“红树远连霞”，属秋季。庆历五年十月欧到滁州履职，八年闰正月改知扬州，皆与秋季无关，故此二年可排除。本词为来访且将赴阆（làng）州（今四川阆中）任职的同年及第友人而作。文莹《湘山野录》载：“欧阳公顷谪滁州，一同年将赴阆倅，因访之，即席为一曲歌以送，曰（见本词）。其飘逸清远，皆白之品流也。” [2] “记得”句：记得当年金銮殿上我们同被唱名登进士第。金銮，即金銮殿，唐朝宫殿名，后为皇宫正殿的泛称。唱第，科举考试后在正殿宣唱及第进士的名次。 [3] “春风”

“记得”三句实写登科及贬谪的经历，胸怀磊落，依然大气。

“闻说”二句虚写同年的行踪，充满想象，饱含关切的深情。

句：春风得意，置身京都繁华之地。上国，京都，此指汴京开封。 [4] 薄宦：官职卑微。天涯：天边，指被贬至僻远的滁州。 [5] “十年”二句：分别十年，我辜负了当初及第时朝廷赐予的荣光。歧路，岔路，指分别处。王勃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：“无为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。”曲江，在唐长安城东南（今陕西西安长安区东南）。韩鄂《岁华纪丽》：“还往既捷，列名于慈恩寺，谓之提名；大宴于曲江亭子，谓之曲江会。” [6] “闻说”二句：听说您要去阆州，有阆山可通阆苑，我即便登上高楼，怕也看不到您的家。阆山，即阆中山，在阆州之南。阆苑，在阆州。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：“阆苑，唐时鲁王灵夔、滕王元婴以衙宇卑陋，遂修饰宏大之，拟于宫苑，由是谓之隆苑。其后以明皇讳隆基，改谓之。” [7] 等闲：无端。 [8] 红树：叶经霜而变红之树。杜牧《秋晚早发新定》：“凉风满红树，晓月下秋江。”

[点评]

郁闷与离愁是全词的基调。上片着眼时空的转换，将金殿唱名与远贬“天涯”加以对比，见昔时的得志与今日的失落，如云泥之别，至为不堪。下片目光投向友人出任副职的阆州，地方更是遥远，虽有宏大富丽的阆苑，但说与君无涉，“不见君家”。处“孤城”已难堪，“寒日”无端又西斜！景语即情语，郁闷加离愁，绵绵无尽，似萧瑟秋风中的红树，远远连接天边的红霞。全词境界开阔，感慨深沉，郁闷中仍露出豪气，叹息中见心有不甘，离愁中寓热烈的关怀，已突破婉约词的藩篱。

浪淘沙^[1]

把酒祝东风^[2]，且共从容。垂杨紫陌洛城东^[3]。总是当时携手处，游遍芳丛^[4]。

聚散苦匆匆，此恨无穷。今年花胜去年红^[5]。
可惜明年花更好，知与谁同？

[注释]

[1]浪淘沙：唐教坊曲名，后用为词调名。天圣九年（1031），欧与众多文士在洛阳聚合。至明道二年（1033），或离去，如尹洙、梅尧臣等；或病故，如张汝士。最不舍的是胥夫人，年方十七，生子未逾月，即病逝。惜别友朋的伤感与诀别胥氏的悲痛相叠加，故有“聚散苦匆匆，此恨无穷”之叹。此词当为是年春欧外出返洛后作。 [2]“把酒”二句：语本司空图《酒泉子》：“黄昏把酒祝东风，且从容。”欧又有《鹤冲天》：“花好却愁春去，戴花持酒祝东风。”祝，祝祷，祈求。东风，春风。《礼记·月令》谓孟春之月“东风解冻”。 [3]“垂杨”句：西京洛阳城东道路两旁杨柳低垂。紫陌，京都郊区的道路。 [4]芳丛：丛生的繁花。晏殊《凤衔杯》：“凭朱槛，把金卮。对芳丛、惆怅多时。” [5]花：当指牡丹花，名闻天下。欧有《洛阳牡丹记》。

沈际飞：“末三句虽少含蓄，不失为情语。”（《草堂诗余》正集卷二）

[点评]

由聚合到离散，使人生充满悲情，更何况是诀别！饱含对友人的深情和对妻子的挚爱，此词展现了欧阳修西京生活艰难时刻的内心世界。上片是记事，“把酒”祝

祷的热闹场面，漫步“垂杨”大道的欢声笑语，遍赏洛城牡丹争奇斗艳的情景，依然历历在目。下片是抒情，“苦匆匆”“恨无穷”的直白，“花更好”而人难圆的感叹，分外令人心酸。聚合欢欣之事越是美好与难忘，分离或诀别的痛楚就会加倍与不堪。在作者疏放的词笔中，不难感受到如此隽永的意味。

浪淘沙

五岭麦秋残^[1]，荔子初丹。绛纱囊里水晶丸^[2]。可惜天教生处远，不近长安。

往事忆开元^[3]，妃子偏怜。一从魂散马嵬关^[4]，只有红尘无驿使，满眼骊山。

[注释]

[1]“五岭”二句：五岭地区麦收将尽时节，荔枝刚刚成熟。五岭，位于赣、湘、粤、桂省际的大庾、越城、骑田、萌渚、都庞诸岭的总称，为长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。麦秋，《礼记·月令》谓孟夏之月“靡草死，麦秋至”。《岁华纪丽·四月》谓“麦秋，百谷初生为春，熟为秋，故麦以孟夏为秋”。荔子初丹，荔枝刚成熟。[2]“绛纱”句：宋人用以比喻荔枝。绛纱与水晶丸喻荔枝的果皮与果肉。刘攽《荔枝》：“相见任夸双蒂美，多情莫唱水晶丸。”[3]“往事”二句：唐开元年间，国家富饶，玄宗只顾享乐，宠幸杨贵妃，岭南荔枝由飞骑传送至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，博红

难得妙喻，难怪“妃子偏怜”。

“荔子初丹”却“不近长安”引出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的故事，构思精巧。

颜一笑。杜牧《过华清宫》：“长安回望绣成堆，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[4]“一从”以下三句：自从马嵬关兵变杨贵妃被缢杀，驿路上只有车马扬起的尘土而没有传送荔枝的差使，满眼望去徒有一座骊山罢了。马嵬关，在今陕西兴平。天宝十四载（755），安史乱起，玄宗奔蜀，卫队止步于马嵬关，逼玄宗赐死杨贵妃。骊山，在今陕西临潼东南，玄宗曾置华清宫于此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有“春寒赐浴华清池”之句。

[点评]

杜牧《过华清宫》是咏史诗，欧公借此作咏史词。上片写荔枝产地、成熟季节、内观外形，赞美有加，却惜其“不近长安”，埋下伏笔。于是，“往事忆开元”的过片，顺理成章地续上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，从“妃子偏怜”荔枝的奢侈享受，引出“魂散马嵬关”的悲剧。“只有红尘无驿使”是对昏庸帝王的讥嘲，此时的“满眼骊山”对玄宗而言是满目的凄凉和哀伤。本词从小小的荔枝入手，巧用杜牧诗，说到唐明皇的骄奢淫逸，以及所引发的安史之乱和大唐的衰败，叙议结合，构思绝妙，教训深刻。林宾王《荔子杂志》云：“诗余荔子之咏，作者既少，遂无擅长。独欧阳公《浪淘沙》一首，稍存感慨悲凉耳。”（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六）

浪淘沙^[1]

今日北池游^[2]，漾漾轻舟^[3]。波光潋潋柳条

明潘游龙：“别病不可，病酒何妨。快甚。”（《精选古今诗余醉》卷三）按：欧之“病酒”，实见愁绪。

柔^[4]。如此春来又春去，白了人头。

好妓好歌喉，不醉难休。劝君满满酌金瓯^[5]。

纵使花时常病酒^[6]，也是风流。

[注释]

[1] 庆历五年（1045）春，欧阳修权知真定府时作。时新政已告失败，欧阳修仍上书为杜、范等鸣不平，内心非常苦闷。 [2] 北池：镇阳北潭，亦称潭园，池台之胜著称于时。 [3] “漾漾”句：小船在水波上飘荡。 [4] 潏潏（liàn yàn）：水波连绵荡漾貌。《文选》收木华《海赋》：“潏潏潏潏，浮天无岸。”李善注：“潏潏，相连之貌。” [5] 酌金瓯：斟酒。金瓯，酒杯的美称。 [6] 花时：花开之时。病酒：饮酒沉醉。《晏子春秋》：“景公饮酒，醒，三日而后发。晏子见曰：‘君病酒乎？’公曰：‘然。’”

[点评]

镇阳北池之游，因新政失败致情绪欠佳。放眼皆是美景，词人却深忧国事，诉说“如此春来又春去”的无奈，发出“白了人头”的慨叹。下阕面对“好妓好歌喉”，自言当一醉方休，但劝友人斟酒举杯之时，政治上的失意仍难以解脱，心怀隐痛而借酒浇愁。以美景反衬悲凉，以乐事突出抑郁，见徒有抱负而面临困局的苦闷。陈廷焯云：“放开笔写，字字凄楚，字字痛快。风流蕴藉，令读者忍俊不禁。”（《云韶集》卷二）既是“字字凄楚”，而仍称“纵使花时常病酒，也是风流”，应是陈氏“忍俊不禁”的原因。

浣溪沙^[1]

堤上游人逐画船，拍堤春水四垂天^[2]。绿杨
楼外出秋千。

白发戴花君莫笑，《六么》催拍盏频传^[3]。
人生何处似樽前。

[注释]

[1]浣溪沙：唐教坊曲名，后用为词调名。 [2]四垂天：天幕四垂连水面。 [3]《六么》：琵琶舞曲名。

[点评]

此词应是欧公颍州西湖记游。以欢愉之笔写景：踏青的游人在堤上追逐着画船，春水随意地拍打着堤岸，蔚蓝色的天幕四垂而下，绿杨楼的秋千不时荡出墙外而夺人眼目，这是充满勃勃生机的画面。过片“白发戴花君莫笑”句，见当年“篮舆酩酊插花归”的滁州太守，兴味依然不减，画船上饮酒观舞之际，欲与游人同欢共乐的情怀犹在。然而时过境迁，醉翁老矣，难有作为，而身体又欠佳，一句“人生何处似樽前”，以排遣愁绪略带感伤的情调为全词作结。唐圭璋评曰：“起记堤上游人之众；次记堤下春水之盛；‘绿杨’句，记临水人家之富丽。下片，触景生感，寓有及时行乐之意。”（《唐宋词简释》）

梁启勋：“写的是习见景物，只将动词活用之，意境便新。……佳处只在一‘出’字。”（《曼殊室词话》）

欧《丰乐亭游春》诗：“行到亭西逢太守，篮舆酩酊插花归。”

“六么”亦作“绿腰”，恰与上句“白发”相对。

少年游^[1]

咏草

栏干十二独凭春^[2]，晴碧远连云^[3]。千里万里^[4]，二月三月，行色苦愁人。

谢家池上^[5]，江淹浦畔，吟魄与离魂。那堪疏雨滴黄昏^[6]，更特地、忆王孙。

两句巧嵌数字，简洁明了：一述空间，紧扣‘远’字；一见时间，正逢春天。

唐圭璋：“‘那堪’两句，深入一层，添出黄昏疏雨，更令人苦忆王孙游衍也。”（《唐宋词简释》）

[注释]

[1]少年游：词调本晏殊词中“长似少年时”句。 [2]“栏干”句：春日里，独自倚遍曲折的栏干远远地眺望。十二，言栏干曲折颇多。南朝乐府《西洲曲》：“栏干十二曲，垂手如明玉。” [3]“晴碧”句：晴空下，绿草绵延至远处，似与天边的云彩相连。 [4]“千里”以下三句：千里万里之遥，二月三月之间，远行人的情状令人愁苦交加。 [5]“谢家”以下三句：谢灵运离乡有“池塘生春草”的感悟之咏，江淹远游有“送君南浦”的伤别之赋，这是他们诗魂和离情的表达。谢家池上，《诗品》引《谢氏家录》：“康乐每对惠连，辄得佳语。后在永嘉西堂，思诗竟日不就。寤寐间，忽见惠连，即成‘池塘生春草’。故尝云：‘此语有神助，非吾语也。’”谢灵运，曾袭封康乐公，故称康乐。惠连，灵运的族弟。吟魄，下文“吟魄”指谢吟诗“池塘生春草”。江淹浦畔，江淹《别赋》：“春草碧色，春水绿波，送君南浦，伤如之何。”此指下文“离魂”。 [6]“那堪”二句：怎受得了那稀疏的雨点黄昏时还滴滴答答地下着，更何况此时忽又想起那远游人。

孟浩然有句：“微云淡河汉，疏雨滴梧桐。”“疏雨滴黄昏”之意本此。特地，突然，忽然。罗邕《大散岭》：“岭头却望人来处，特地身疑是鸟飞。”王孙，古时泛指贵族子孙，也用以尊称青年男子，此指远游人。

[点评]

题曰“咏草”，上片写景，首句“春”字已点明季节，凭栏远眺，正值“二月三月”，所见即无边的碧草，迎来无尽的思念。想着“千里万里”之外的远行人，能不牵肠挂肚？下片抒情，连用谢灵运、江淹咏草的故实，渲染离别的悲凉；更以黄昏疏雨滴在心头，进一步道出对远行人的思念。如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所云，上片“语语都在目前，便是不隔”。下片“谢家”二句“则隔矣”。笔法虽异，巧用故实，同样精彩。全词紧扣“咏草”，写景抒情，境界阔大而深远，情意含蓄而悠长，女主人公对远行男子的关爱与不舍跃然纸上。

文

送梅圣俞归河阳序^[1]

至宝潜乎山川之幽^[2]，而能先群物以贵于世者，负其有异而已。故珠潜于泥^[3]，玉潜于璞，不与夫蜃蛤、珉石混而弃者，其先膺美泽之气，辉然特见于外也。士固有潜乎卑位^[4]，而与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，然卒不混者，其文章才美之光气，亦有辉然而特见者矣。然求珠者必之乎海^[5]，求玉者必之乎蓝田^[6]，求贤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^[7]，据其会^[8]，就其名，而择其精焉尔。

以“负其有异”“能先群物以贵于世”的“至宝”发端，夺人眼目。

何为“至宝”，由物写到人，由珠玉写到“贤士”，暗伏梅氏。

[注释]

[1] 明道元年（1032）作。时梅尧臣在河阳县（今河南孟州）主簿任上，常赴洛阳。七月，尧臣北归河阳时，欧偕友朋为之饯行，遂作此文，又有《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饮饯梅圣俞分韵得亭皋木叶下五首》诗。梅尧臣《新秋普明院竹林小饮诗序》云：“酒既

酣，永叔曰：‘今日之乐，无愧于古昔。乘美景，远尘俗，开口道心胸间，达则达矣，于文则未也。’命取纸写普贤佳句，置坐上，各探一句，字字为韵，以志兹会之美。……顷刻，众诗皆就，乃索大白，尽醉而去。” [2] “至宝”以下三句：言无价之宝，为世人所贵重，靠的是它有特异的價值。 [3] “故珠”以下五句：言珍珠美玉虽潜藏不露，但有美丽的光泽闪耀而外现。璞，含玉之石。蜃蛤，蚌类，小为蛤，大为蜃。珉（mín）石，似玉之石。膺，承受，拥有。 [4] “士固有”以下五句：言士人固然有身居卑贱之位，但他们的文章才气，也是闪耀而外现了。 [5] 之乎海：到海边去。所求之珠在蚌中，故云。 [6] 蓝田：山名，在今陕西西安蓝田县东，产美玉。 [7] 通邑大都：四通八达的大都会。 [8] “据其会”以下三句：于都会中，依其名声，选取精英。

洛阳，天子之西都，距京师不数驿^[1]，搢绅仕宦杂然而处^[2]，其亦珠玉之渊海欤！予方据是而择之，独得于梅君圣俞，其所谓辉然特见而精者邪！圣俞志高而行洁，气秀而色和，崭然独出于众人中^[3]。初为河南主簿^[4]，以亲嫌移佐河阳，常喜与洛之士游，故因吏事而至于此。余尝与之徜徉于嵩洛之下^[5]，每得绝崖倒壑、深林古宇，则必相与吟哦其间，始而欢然以相得，终则畅然觉乎薰蒸浸渍之为益也，故久而不厌。既而以吏事讫^[6]，言归。余且惜其去，又悲夫潜乎下邑^[7]，

西京洛阳为“珠玉之渊海”。

梅氏即“渊海”中“辉然特见”之“珠玉”。

与开头呼应，谓梅氏之光辉“岂能掩之”。

混于庸庸。然所谓能先群物而贵于世者，特其异而已，则光气之辉然者，岂能掩之哉！

[注释]

[1] 不数驿：仅有几个驿站的距离。 [2] 搢绅：插笏于衣带，与“仕宦”同指官员。 [3] 嶄然：山势高峻，形容超出一一般。 [4]“初为”二句：梅尧臣先是由桐城县主簿调任河南县主簿，后妻兄谢绛调任河南府通判，为避嫌又调任河阳县主簿。主簿的职责为主管文书簿籍及印鉴等，故称“佐”。 [5]“余尝”以下六句：见前《书怀感事寄梅圣俞》诗的描写。绝崖倒壑，险峻的山崖沟壑。熏蒸浸渍，熏陶感化。 [6] 吏事讫：任职结束。 [7] 下邑：小县。

[点评]

梅尧臣是欧阳修最亲密的朋友，又是宋诗革新的创始人之一。欧《答梅圣俞寺丞见寄》称：“文会忝予盟，诗坛推子将。”视梅氏与自己为诗文革新的领军人物，对梅诗有很高的评价。这篇赠序中，以珠玉比喻梅氏，即指梅氏为“辉然特见”的至宝，钦佩与赞美已无以复加。嘉祐五年（1060）欧有《依韵奉酬圣俞二十五兄见赠之作》云：“念君怀中玉，不及市上珉。珉贱易为价，玉弃久埋尘。”足见作者近三十年的岁月里，始终视圣俞为美玉，极其珍惜与爱护。孙琮评曰：“一篇纯作期许之词，起处以珠玉之难掩，形容士之难掩，写得何等贵重；中间叙其遇知于京师，见得当时有一无两，写得何等荣耀；

后幅叙其相游于河阳，见得知己独深，写得又何等爱慕。此是欧公倾心嘉与之词。”（《山晓阁选宋大家欧阳庐陵全集》卷三）

非非堂记^[1]

权衡之平物^[2]，动则轻重差，其于静也，锱铢不失。水之鉴物^[3]，动则不能有睹，其于静也，毫发可辨。在乎人，耳司听，目司视^[4]，动则乱于聪明^[5]，其于静也，闻见必审^[6]。

以权衡、水与人之耳目为博喻，强调静的重要，气势不凡。

[注释]

[1] 明道元年（1032）作，由文作于“居洛之明年”可知。天圣九年（1031），欧至洛阳。 [2] “权衡”以下四句：意思是用秤来称物，晃动就有误差，稳定则准确无误。权衡，我国古代就有天平作权衡之器，称量小物。秤是常见的衡器。权，秤锤。衡，秤杆。平，均平，齐一。《史记·范雎蔡泽列传》：“平权衡，正度量，调轻重。”锱铢（zī zhū），古时极小的重量单位。 [3] 鉴：映照。 [4] 司：掌管，负责。 [5] 聪明：耳聪目明，指听觉与视觉。 [6] 审：确实无误。

处身者不为外物眩晃而动^[1]，则其心静，心静则智识明，是是非非^[2]，无所施而不中。夫是

不惑于外物，方能心静；心静方能“是是非非”。

君子如有失误，宁愿“非非”，不取“是是”，即“宁讪无谄”。

是近乎谄^[3]，非非近乎讪^[4]，不幸而过^[5]，宁讪无谄。是者^[6]，君子之常，是之何加！一以观之^[7]，未若非非之为正也。

[注释]

[1] 处身者：立身处世之人。外物：身外之物，如名利、地位等。 [2] “是是”二句：肯定正确，否定错误，那么没有什么行为会是不对的。 [3] 谄(chǎn)：阿谀奉承。 [4] 讪(shàn)：讥笑，诽谤。 [5] “不幸”二句：意思是万一出现失误，宁可失之“讪”，而不要失之“谄”。 [6] “是者”以下三句：言行正确，君子视为常态，肯定它不能增加君子的光荣。 [7] “一以”二句：意为总的来看，是是不如非非更为正当可取吧。

以“静”结尾，与篇首言“静”相呼应。

“非非”名堂，在于明志。

予居洛之明年，既新厅事^[1]，有文纪于壁末。营其西偏作堂^[2]，户北向，植丛竹，辟户于其南^[3]，纳日月之光。设一几一榻，架书数百卷，朝夕居其中。以其静也，闭目澄心^[4]，览今照古，思虑无所不至焉。故其堂以非非为名云。

[注释]

[1] “既新”二句：谓重修河南府官署，并在厅壁上写了《河南府重修使院记》。 [2] “营其”句：在官署的西边营建非非堂。 [3] 辟户：开了扇窗。 [4] 澄心：静心之意。陆机《文赋》：“罄澄心以凝思，眇众虑而为言。”

[点评]

本文阐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。从权衡、水与耳目三个比喻入手，说明心静的重要。“心静则智识明”，只有保持冷静与理智，才能分清正确与错误，给予表扬和批评。作者认为，“非非”更重于“是是”，批评错误比表扬正确更为重要。君子视言行正确为理所当然，而批评错误则是煞歪风、扬正气所必须，这显示了初入仕途的欧阳修意气风发，具有勇敢否定错误并坚决与之斗争的批判精神。

述梦赋^[1]

夫君去我而何之乎？时节逝兮如波。昔共处兮堂上，忽独弃兮山阿^[2]。呜呼！人羨久生，生不可久，死其奈何！死不可复，惟可以哭。病予喉使不得哭兮，况欲施乎其他^[3]？愤既不得与声而俱发兮，独饮恨而悲歌。歌不成兮断绝，泪疾下兮滂沱。行求兮不可过，坐思兮不知处。可见惟梦兮，奈寐少而寤多^[4]。

首段写悼亡而追梦：既“生不可久”又“死不可复”，欲哭不能又悲歌“不成”，“行求”碰壁而“坐思”无用，“可见惟梦”却“寐少而寤多”。诸多不顺的叠加，令悲伤臻于极致。

[注释]

[1] 明道二年（1033）作。是年二月，因吏事赴汴京开封，又至湖北随州探望叔父欧阳晔。三月，回洛阳，胥氏夫人已卒，

欧无限伤感，遂有此悼亡之赋。 [2]“忽独”句：陶渊明《拟挽歌辞》之三：“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。” [3]“况欲”句：意为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倾诉我的悲情呢？ [4]寐：睡着。寤：睡醒。

或十寐而一见兮，又若有而若无，乍若去而若来，忽若亲而若疏。杳兮倏兮^[1]，犹胜于不见兮，愿此梦之须臾。尺蠖怜予兮为之不动^[2]，飞蝇闵予兮为之无声。冀驻君兮可久^[3]，况予梦之先惊。梦一断兮魂立断，空堂耿耿兮华灯^[4]。

次段写追梦之艰难：“十寐”方可“一见”，又“若有”“若无”，“若去”“若来”，“若亲”“若疏”，恍惚无定，惊醒梦断，何等痛楚，何等惆怅！

[注释]

[1]“杳兮”以下三句：梦境难觅，不可捉摸，稍纵即逝，但有极短暂的梦还是胜于无梦。杳，杳渺。倏，倏忽。 [2]“尺蠖(huò)”二句：因怜悯梦中的我，昆虫、苍蝇亦不敢蠕动或乱飞，寂然无声。尺蠖，尺蛾幼虫，细长，爬行时屈伸似拱桥。闵，通“悯”。 [3]“冀驻”二句：希望你能在我梦中久留，可是恍惚间我却已惊醒。况，同“恍”。 [4]耿耿：明亮貌。

世之言曰：死者澌也^[1]。今之来兮，是也非也？又曰：觉之所得者为实^[2]，梦之所得者为想。苟一慰乎予心，又何较乎真妄？绿发兮思君而白^[3]，丰肌兮以君而瘠。君之意兮不可忘，何憔悴而云惜。愿日之疾兮^[4]，愿月之迟，夜长于昼

兮，无有四时。虽音容之远矣，于恍惚以求之。

末尾表达日疾月迟、夜长昼短的祈愿和“无有四时”、恍惚以求的追梦，极写伉俪间依依不舍之深情。

[注释]

[1] 澌(s)：尽，灭。 [2] 觉：睡醒。 [3]“绿发”以下四句：表思君而自甘憔悴之意。绿发，古时称乌黑而有光泽的头发。李白《游泰山》诗：“偶然值青童，绿发双云鬓。”瘠，瘦弱。 [4]“愿日”以下六句：意为但愿太阳快走，月亮滞留，终年夜长昼短，能在梦中与亡妻相聚。

[点评]

本篇以细腻的文笔，展现寻觅亡妻的梦境和哀悔交加的内心活动。如泣如诉，情深意切，追梦不止，悲叹无尽，感人至深。此赋可与前《绿竹堂独饮》诗并读，堪称欧公悼亡之双璧。

樊侯庙灾记^[1]

郑之盗^[2]，有人樊侯庙刳神象之腹者^[3]。既而大风雨雹，近郑之田麦苗皆死。人咸骇曰：“侯怒而为之也。”

人曰：樊侯庙灾引发郑灾。

[注释]

[1] 约明道二年（1033）作。樊侯：樊哙，以屠狗为业，随

刘邦起兵反秦，以军功封舞阳侯，《史记》有传。 [2] 郑：指宋时郑州（今属河南）。春秋时，郑国建都郑州新郑长达 395 年。 [3] 剝（k）：剖开后挖空。

余谓樊侯本以屠狗立军功，佐沛公至成皇帝^[1]，位为列侯，邑食舞阳^[2]，剖符传封^[3]，与汉长久，《礼》所谓有功德于民则祀之者欤^[4]！舞阳距郑既不远，又汉、楚常苦战荥阳京、索间^[5]，亦侯平生提戈斩级所立功处^[6]，故庙而食之^[7]，宜矣。方侯之参乘沛公^[8]，事危鸿门，振目一顾，使羽失气，其勇力足有过人者，故后世言雄武称樊将军，宜其聪明正直，有遗灵矣^[9]。然当盗之俾刃腹中^[10]，独不能保其心腹肾肠哉？而反贻怒于无罪之民^[11]，以骋其恣睢^[12]，何哉？岂生能万人敌，而死不能庇一躬邪^[13]？岂其灵不神于御盗，而反神于平民以骇其耳目邪？风霆雨雹，天之所以震耀威罚有司者，而侯又得以滥用之邪？

转：樊侯以功封侯，“民则祀之”，非害民者。

再转：侯之庙在其立功处，岂有害民之理？

三转：鸿门宴雄武樊将军，聪明正直，当能自保，岂会“贻怒于无罪之民”？“岂生能万人敌，而死不能庇一躬”！

四转：樊侯之灵，岂不神于御盗，反神于骇民？

[注释]

[1] 沛公：汉高祖刘邦起兵沛县（今属江苏），故称。 [2] 邑